

前漢紀

二

前漢孝武皇帝紀四卷第十三 荀悅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公孫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逾烏盭討濮連陟狐奴歷五國生獲匈奴單于子轉戰五日過鄔耆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斬虜侯王執混邪王及相國都尉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去病者衛青姊少兒子也父霍仲孺爲縣吏給事平陽公主家與少兒私通生去病去病初以侍中爲嫖姚校尉從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冠軍侯及至是也增封一千二百戶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烏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畧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將兵出右北平廣將四千餘騎付之與張騫異道匈奴數萬騎圍廣廣軍士震恐廣乃使其子敢從數十騎直貫突胡騎中出其左右而還謂廣曰胡騎易與耳軍士心乃安稍爲營陣外向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射矢且盡廣乃持滿無發廣身自以大箭射其裨將殺數十人胡虜稍稍解去會日暮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明旦復力戰而張騫以萬騎至匈奴乃解去廣騎畧盡獨得以身免亦殺虜三千餘人廣旣歸以其所殺獲自當無罪無賞張騫以後期當

斬贖爲庶人廣亦爲庶人廣常夜遊田間飲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幾何匈奴入遼西召拜廣右北平太守廣請尉俱至軍所而斬之江都王建有罪自殺初易王薨建居服外舍召易王所幸淖姬等十九人及女弟信臣等與姦通建遊章臺令子乘小船建蹈覆其舩四人皆溺二人死復遊雷陂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舩覆郎溺投水乍見乍沒建臨視之大笑以爲樂卒皆死宮人女子有過輒裸令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從狼齒殺之建觀而笑之或閉人令餓死凡殺人無辜者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令宮人與牝羊及狗交自知罪多國中人欲告之建遂謀反作黃屋蓋刻皇帝璽作漢節賂閩越約有急相助建時載其父所賜天子旌旗出入後事祭覺有司奏建無道雖桀紂之惡不至於是當以謀反法誅廷尉宗正即問建建自殺本傳云魯哀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雖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是以古之人以宴安爲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諸侯王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於放恣之中居勢使之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俗何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澗獻王

近之矣膠東王寄薨淮南王謀反時寄漸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後治淮南王事上令下吏辭出之寄後自傷悔餐病死不敢置祠後上立寄長子賢為王秋混邪王率眾四萬餘人來降封為列侯單于怒曰混邪王休屠王數為漢所破單于欲誅之故二王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混邪殺之并其眾以降合四萬餘人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而休屠王子曰日磾與毋闕氏及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休屠王祭天作金人故曰金氏上遊後庭視馬後宮滿殿堂養事數十人莫不竊視碑獨不敢視馬又肥好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麗麗上異而問之以狀對即日拜為馬監後為光祿大夫侍中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參乘入則侍帷幄貴戚左右皆曰陛下安得一胡兒而反貴重之上益厚焉日磾母教二子有法度毋病死上圖毋形於甘泉宮日磾每朝見母晝像常拜泣而後去日磾二子皆為上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見之即殺之上大怒日磾言其狀上為泣而心敬日磾侍左右數十年未嘗忤視上賜守宮女不敢近之其謹慎如此三年春有星孛於東方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原王少子慶為六安王慶寄之愛子也上憐焉故立之封蕭何曾孫慶為酈侯先是慶父則嗣有罪免故

以弟子騰嗣有罪免侯故以兄子慶嗣何後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累千餘人遣謁者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一以名聞是時混邪王新降縣官費眾倉庫空竭貧民流徙皆仰給貸於縣官縣官無以賑之河南人卜式以錢二十萬與太守助賑貧民時富民多匿財者唯式願出家財上召拜為郎中賜爵左庶長復田十頃布告天下以諷百姓式以田畜為事有羊千餘頭先是時擊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以助邊上問式欲官乎對曰不願又問家有寬乎曰無也以爲天子誅匈奴賢者宜盡節有財者宜輸之則匈奴可滅也時丞相公孫弘以爲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不許之及式爲郎中上乃使式牧羊上林苑中羊肥息上見問而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之無令欺羣上奇其言拜緣氏令吏民便之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是歲發讀史卒穿昆明池

四年春有司言關東流民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無以衣食賑廩用度不足請收銀錫以白鹿皮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繒爲皮幣直三十萬王侯宗室朝觀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以銀錫爲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圓之其文龍者白撰直三千其二

差小而方之其文曰馬直五百其三復小墮之其文曰龜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五銖錢重如其文又盜鑄作弊罪死於是孔僅爲大司農丞領管鹽鐵桑弘羊洛陽賈人予以能心計年十三爲侍中言利事皆刺秋毫而始筭鑄錢及車船矣其後私羊請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王郡國各得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商賈所販賣爲賦而相準輪置平準官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諸物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富商大賈無所侔大利物皆反其本而物不得踴貴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又請令民得以粟補吏罪人得以贖死及入粟爲吏復各有差於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足乃賜私羊爵左庶長黃金二百斤會天大旱上令百官請兩太子傅卜式言於上曰縣官當衣食租稅而已今私羊令吏坐市列肆販賣求利獨烹私羊天乃雨是時董仲舒說上曰古稅民不過什一使民歲不過三日民財用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畜妻子故民悅而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攻帝王之道除井田之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人專川澤之利營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邑有人君之尊里有王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有吏卒征衛屯戍一歲力役四十倍於古田稅口賦二十倍於古或

耕豪傑之田見稅什五故常衣馬牛之衣食犬豕之食又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行民無所聊生逃亡山林並爲盜賊斷獄一歲以十萬數漢興遵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占田塞兼弁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徭役以寬民然後可治也其言未施行有星孛於東北夏有長星出於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伐各萬餘騎步兵數十萬青到漠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單于遁走追至真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前將軍李廣右將軍趙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廣與大將軍別道迷而後期大將軍遣長吏責問廣今詣幕府對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迷而失道豈非天邪且廣年已六十餘終不能使復對刀筆吏矣遂自刎死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莫不垂泣廣初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文帝奇其才曰使廣遭高帝高戶侯豈足道哉及吳楚反時戰昌邑下顯名後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助廣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出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告廣廣曰此必匈奴射鵠者乃從百餘騎馳射殺二人生得一人匈奴數千騎望見廣以爲誘騎驚出兵上山而陣廣直

前來至匈奴二里止令皆下馬解鞍有白馬將軍出
讓兵廣射殺之復還解鞍縱馬胡兵怪之卒不敢擊
會日已暮胡以為漢有伏兵乃夜遁走嘗獵見草中
石以為伏虎射之入石没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
不能入廣之軍吏士卒多以軍功封侯者而廣終不
得封初西羌反廣誘降者八百餘人而同日盡殺之
望氣者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
侯也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賜奠地陽陵
二十畝盜取長陵三畝又侵神道墻地一畝莫其中
行五銖錢徙天下大姦猾吏民於邊關內侯郎中令
李敢怨衛青之恨其父也乃擊青傷之諱而匿之居
無幾何敢從上甘泉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上為
諱云鹿觸殺之夏四月乙丑太子太傅嚴青翟為丞
相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夏四月乙巳朔立皇子闕為
齊王賜策曰惟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
大夫張湯廟立皇子闕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闕受茲
青土朕承天序唯崇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
漢藩輔嗚呼念之哉龔朕之詔惟命不干常人之好
明德顯厥有不臧無乃凶于乃國害于爾躬嗚呼保
國有民可不慎歟王其勗哉立皇子旦為燕王胥為

廣陵王皆賜策六月乙卯詔遣博士六人分巡天下
存孤寡恤廢病賑窮乏勸孝悌舉獨行之君子秋七
月大司馬驃騎大將軍霍去病薨發屬國玄甲陣自
長安至茂陵為塚塋象祁連山諡曰景桓侯去病為
將敢深入赴利不顧其難然士卒或乏糧食上嘗教
之孫吳兵法對曰匈奴不減臣何以家為去病後甚貴
上為治第對曰匈奴不減臣何以家為去病後甚貴
寵而衛青稍衰賓客故人皆去青而事去病唯故益
州刺史任安不肯去初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為霍仲
孺子會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乃迎見仲孺
大為置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之仲孺小子光字子
孟時年十餘歲因將光西入關仕光為郎遷侍中去
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同車入侍左
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
信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六月得寶鼎於
河東汾水上薦見於宗廟藏於甘泉官鼎大八尺一
寸高三尺六寸羣臣伏賀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光祿
大夫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王怒召而問之對曰周
有明德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為周寶今陛下恢崇
大業天瑞並至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縣而不能
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所以與漢乃漢寶非

周寶也上曰善賜金五十斤初公孫弘奏禁民無持弓弩曰一賊寧弩百吏不敢前此盜賊所以難容也上下共議番王對曰大射之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之道也臣聞聖人合射以教人不聞弓矢以爲禁也攻奪之罪死而猶不禁人姦之重誅而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吏不能止良民自衛而抵罪犯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今學之者不得修其業不甚便上以難弘弘屈服焉壽王字

子贛冰郡人也後生事誅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博士徐偃使循行天下郡國矯制膠東魯國鼓鑄擅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奏偃法至死偃對曰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存萬民者專之可也湯不能屈其義有詔使中謁者終軍問其狀終軍語偃曰古者諸侯國異政家殊俗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專已之義今天下爲一春秋之義王者無外偃修封域之中而辭以出境何也且擅鐵郡國有餘藏且二國廢不足爲害而以安社稷爲辭也偃以前三士不許而直矯制作威福此明王所必加誅也凡偃鑄鐵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今魯之鼓鑄當先具其器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倍也枉尺直尋孟子猶稱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少偃自以爲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採名也偃辭屈下御

史大夫服罪終軍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爲博士到府受遣太守賢而友之軍揖太守而去從而入關關吏與繻曰還常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徒還棄繻去及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前葉繻生也

二年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郗湯所厚吏會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發事事下湯治論殺文而德厚謁居謁居病湯親爲之摩足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謁居摩足疑與爲大姦丞相長史朱買臣等素怨湯亦言湯且欲爲請奏所愛幸賈人田信等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上以問湯湯不服罪於是上使使追責湯湯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湯毋曰湯爲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之有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毋不生此子乃盡誅買臣等初湯好文涉深刻與太中大夫趙禹共定律令禹官至少府亦深刻然禹意在奉公孤立而湯佞智以諛世主接士大夫造請諸公不避寒暑以得聲譽上甚信用之每朝奏事日盱忘食丞相充位而已天下事皆決於湯湯嘗病上親問疾匈奴嘗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以和親爲便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不若湯詐忠也上

作色曰吾使山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又曰不能復曰居一郡山自度窮且下吏因曰能遣山乘一輅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畏湯莫敢言矣湯子安世少爲郎給事中尚書精勤於職休沐未嘗出行後上方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本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爲尚書郎中令安世寬仁與行異十有二月丞相嚴青翟下獄死春起栢梁臺三月大雨雪辛亥太子太傅趙周爲丞相夏大雨水關中餓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江陵饑寒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分循天下吏民有能救饑困者具舉以聞

三年冬十月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十有一月令民有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春正月戊子陽陵園災夏四月雨雹關東郡國七十餘縣飢人相食常山王舜薨諡曰憲王王子勃嗣有罪廢徙房陵立憲王中子平爲真定王徙代王義爲清河王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東行幸汾陰十有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禮畢行幸榮陽還至洛陽詔問周王後得孽子嘉封爲周子南軍以奉周祀春二月中山王勝薨諡曰靖王勝樂酒好內色有男子百二十餘人夏封方術士樂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樂

大膠東人也以方術言於上曰臣嘗往東海中見安期奚門之屬臣師曰黃金可成河水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効文成將軍則方術之士掩口不能言矣文成將軍者齊人也姓李字少翁以方術進拜爲文成將軍上以客禮待之於甘泉宮中畫太一諸鬼神像所設祭祀欲以致其神歲餘其方不効乃爲帛書以飯牛僞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而視之上識其手書問之果服乃誅上旣殺文成而悔之及得樂大甚喜乃大敢爲之言處之不疑上使驗小方闔婁基自相觸大言能致其師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今有親屬以客禮待之上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凡四將軍四印賜列侯甲第同十人乘輿廐馬帷帳器物以克其家以衛長公主妻之膏黃金萬斤上親至其家自公主大臣將軍卿相已下皆致酒其家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者衣羽衣夜立白芾上大亦衣羽衣立白芾上受印綬以示不臣於是五利將軍嘗夜祠其家欲下其神後裝欲入東海中云求其師至大山不敢入海上使人隨而驗之皆妄言不効先是方士李少君乃言能致物却老少君嘗坐武安侯家有老人年九十餘少君及言與人大夫遊獵處老人爲兒時識其家處一坐盡驚上有古銅器以問少君少君對曰此

器齊桓十年陳於栢寢下案其刻銘果齊桓公器時皆謂少君數百歲人也少君言祠竈可致物如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而蓬萊仙人可得見也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其後方多不効而少君病死道士以爲化去不死也齊人公孫卿言黃帝得寶鼎而神化登於天誠書言漢興正當黃帝之運漢之聖德者在高祖之孫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爾拜卿爲郎使候神於太室是時言神怪方術者以萬數入海求仙人者數千人上幸東萊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大人迹諸方士後皆無驗上益厭倦然猶羈縻不絕冀望其真上嘗疾病有巫爲上致神君貴者曰太一其次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云非可見但聞其言言與人音等也時去則若風肅然嘗以夜至或以晝至或居室帷幄中上禮之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闢通飲食所欲言又置禱官張羽旗設祭具以祀神君所上使人記之其言世俗所知亦無餘殊者而上心甚善之其事秘亡其傳也而信以爲神矣

荀悅曰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後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爲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髮鬚在於人間言語音聲此精

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類感因應而然善則爲瑞惡則爲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血失其節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災矣且其人不自知其所然而然况其能爲神乎凡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讎起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當武帝之世賦役煩衆民力凋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並集皆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於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蓋怨讎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通於道正身以應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秋馬生渥洼水中九月辛巳丞相趙周下獄死丙申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立常山憲王舜少子喬爲泗水王

前漢孝武皇帝紀四卷第十三

前漢孝武皇帝紀五卷第十四 荀悅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登隴崆峒而還十有二月辛巳朔旦冬至始立泰時於甘泉夏五月諫議大夫終軍使者安國少季使南越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大冠衣長纓必羈越王之頸致之闕下軍既至越王聽命上大悅賜南越王大臣印綬令一用漢法使者留鎮撫之王太后皆莊嚴將入朝越相呂嘉不欲內屬初尉他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休好言入見亡國之勢也故他欲入朝而不果王太后置酒請使者及嘉等欲因使者權謀因以誅嘉使者相倚伏莫敢發嘉覺之則趨出稱疾陰謀作亂令國中曰王少年太后中國人與使者安國少季私通專欲內屬無顧我越民社稷萬世之計遂攻殺太后及王盡殺使者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將兵死南越以盡臣節上不遣而賢之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丁丑晦日有食之秋有蛙蝦蟇闕闕下上遣伏博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戈船將軍嚴助下濶將軍祖廣明因擊南越別道出咸陽會番禺城下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十人樂大樂通侯坐誣罔腰斬西羌衆十餘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安定圍枹罕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遣將軍李息征西羌上將幸緱氏至安邑桐鄉聞南越破因攻桐鄉爲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呂嘉首因以中鄉爲獲嘉縣以南越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又遣將軍韓說平西南夷以其地爲武都牂牁越雋沈黎文山五郡秋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等擊之又遣浮海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強弩將軍趙破奴出今居擊匈奴皆出塞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郡置張掖燉煌徙民以實之是歲齊相卜式爲御史大夫元封元年冬十月上自帥師巡邊置十二部將軍勒兵十八萬騎連旌旗徑十餘里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安城北登單于臺望朔方臨北海威震匈奴遣使者郅吉告烏維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矣今天子自將待邊單于能戰亟來不能則臣服何但逃伏漠北寒苦之地爲單于壘焉單于怒囚吉遷之北海上然終不敢出上還祠黃帝於泰山迺歸甘泉東越殺其王餘善以降遷其民於江淮之間遂空其地春正月行幸緱氏登崇高閣聲稱萬歲者三羣臣吏卒莫不稱皆聞之於是封太室以三百戶爲奉邑禁民無伐其山木復其民遂東巡海上御史大夫卜式貶爲太子太傅內史倪寬爲御史大夫夏四月癸卯上

遂登封太岳初議封禪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故有遺書言封禪事上以問內史倪寬寬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繼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嚮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瑞符著明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人人自晝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玉振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上乃自制禮儀採儒術以文焉拜寬爲御史大夫從封禪行自太山復東巡海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初梁相有楮大通通五經爲博士時倪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上徵大通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寬爲之大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通不及寬乃退而服曰上誠知人賜太山所過民年七十以上及孤老帛秋無出租算賜天下民爵爵女子百戶牛酒五月歸甘泉秋有星孛於東井又學於三台本志以爲其後衛太子亂之應齊王閔薨無子國除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正月行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祠太山至甄子臨泇河令從臣等將軍已下皆負薪塞河作輶子之歌教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行還築通天臺于甘泉作飛廉館於長安公孫卿言仙人可見陛下每在常處故不見故作通天臺

以候神朝鮮王反殺遼東太守慕天下死罪擊朝鮮朝鮮本秦時屬遼東漢與以爲其遠難守故遼水爲塞廬縮之反也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在遼居秦故地稍稍侵屬其東小蠻夷而王之地方數千里保塞外爲臣傳子到孫至右渠抗命不賓故於是而伐之六月甘泉宮中生芝草九莖上嘉之乃赦天下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於太山下遺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等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餘里內人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以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貞番四郡楊僕坐失亡多免爲庶人荀彘坐爭功棄市秋七月濟西王瑞薨瑞數犯法有司請誅瑞上不忍凡再創國去大半瑞怨讎瑞杜其南門從一門出入官室府庫壞漏財物以巨萬計盡腐終不復收省吏二千石欲以法治瑞瑞輒求其罪詰之無罪者藥之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無子國除武都互人反分徙酒泉郡十二月兩電如馬頭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至代而還行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有神光集于靈壇一夜三見夏大旱民多渴死秋匈奴寇邊遣將軍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上南巡至于咸陽望祀虞舜于九嵎登滂天
 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鮫魚于江中獲之遂北至琅
 邪傍瀟浪海所過禮祀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
 增封甲子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因朝諸侯王列侯
 受郡國計夏四月赦天下賜祿寡帛貧窮者粟所幸
 縣無出租賦大司馬大將軍衛青薨謚曰烈侯青既
 尊貴而平陽侯曹宇有惡病就國薨長公主問列侯
 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公主笑曰此常騎從我柰
 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主諷太后太后白之
 上乃詔青尚平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家像廬山初置
 刺史部十二州詔曰蓋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至千里士
 或負俗之累而立成功名其今州郡察吏民有茂才
 異等可謂將相及使絕國者以聞

六年冬幸回中春作首山宮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赦汾陰殊死已下賜天下貧民帛益州昆明反遣將
 軍郭昌擊之夏京師民觀角觝于上林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太山十有二月甲子朔旦冬
 至祠上帝於明堂已酉栢梁臺災夏侯始昌先言其
 災日始昌魯人也明於陰陽以術進而為梁王太傅

上甚重之以遷為昌王大傳十有二月禮蒿里祠后
 上東臨渤海望祀蓬萊還受計於甘泉宮春二月起

建章宮夏五月正律曆以寅月為正首色尚黃數用
 五定官名正律曆協音樂音夏以寅月為正殷以丑
 月為正周以子月為正承三統十一月乾之初九其
 位在子天氣始起生陰陽之化故子為天統六月坤
 之初六其位在未陰受陽任成剛柔之刑其衝在丑
 故十二月為地統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湊出於地人
 奉之而承之故寅為人統自夏殷及周三變而復故
 漢用夏正天統始施化於子半日萌生而色赤地統
 受之於丑始化而色黃半日色化而白人統受之於
 寅始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色青故夏色尚黑殷色
 尚白周色尚赤律曆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
 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校之氣物
 和之心耳以達自然之數以順性命之理數者一十
 百千萬也本起黃鍾之數始於一積之無窮以周備
 事物之數職在太史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所以諧
 八音正情性移風俗也八音者土曰缶匏曰笙皮曰
 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歌角者觸
 也物出於地戴芒角也徵者祉也物感而繁祉也宮
 者中也商者量也物感而可量度也羽者宇也物聚
 而覆宇之也合之五行則角為木於五常為仁於五
 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
 為智為聽官為土為信為思為心官為君商為臣角

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六律律法也以統氣類物子曰
 黃鍾實曰太族辰曰姑洗午曰蕤賓申曰夷則戌曰
 無射六呂呂助也以助陽宜氣未曰林鍾酉曰南呂
 亥曰應鍾丑曰大呂卯曰夾鍾巳曰中呂黃鍾黃中
 色也鍾種也言以中色布種物也大呂呂助陽也太
 族族湊也言湊地上爾也夾鍾夾輔陽也姑洗姑固
 也洗潔也言固潔物也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
 陽也蕤賓蕤繼也實導也言陽導物而繼之也林鍾
 林居也言陰受陽任居鍾物也夷則夷傷也則法也
 言陽正法使陰夷當傷之物也南呂南任也陰受陽
 任成物也無射射厭也陽究陰成終而復始無厭之
 也應鍾陰應陽而後鍾物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黃
 鍾之律長九寸為管或損或益以定五聲九六相生
 陰陽之應故三分黃鍾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
 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
 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
 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
 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
 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
 黃鍾始而左轉八八六十四為位其法皆用銅職在
 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寸引也所以度長短也
 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秬黍之中者一黍廣度之九十

分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尺十
 尺為丈十丈為一引而五度審矣職在內官廷尉掌
 之量者籥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本起黃鍾之籥
 以秬黍之中者千有二百實為一籥十籥為合十合
 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為嘉矣籥者與也
 合者合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也職在太倉
 大司農掌之權衡者所以平輕重銖兩斤鈞石也本
 起黃鍾之重籥容千有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
 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銖者從微
 至見可殊異也兩者兩鍾之重也二十四氣為象斤
 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為易二篇之文陰陽變動之
 象十六兩為斤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以平
 均物也三十斤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
 四鈞四時之象也重一百二十斤十二月之象也而
 五權備矣物與權均而生衡衡運而生規規圓而生
 矩矩方而生繩繩直而生物定矣是謂五則君臣用
 焉以定國禮百工由焉以為法式職在鴻臚鴻臚掌
 之夫推曆生律制器權衡規矩準繩度量探頤索隱
 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匈奴單于好殺伐左右大都尉
 欲殺單于以降漢於是使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受降
 城於塞外事覺左右大都尉誅死秋八月行幸安定
 發天下謫民遣二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秋大蝗自

東方飛至燉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石慶薨慶即奮之小子世以淳厚爲行奮四子皆以孝謹位至二千石故景帝并其號曰萬石君萬石君過官門闕必下車步走見輅馬必軾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侃侃如也唯謹爾上賜食於家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而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敬謹聞于郡國奮長子建爲郎中今建奏事事下建讀之而馬字少一點建驚恐曰死罪矣其畏懼如此有言於上屏人言極切廷見若不能言慶爲太僕從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鞭數馬畢乃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輕易然猶如此諸孫皆孝唯建最甚萬石君卒建在喪扶杖乃能行歲餘亦死初慶爲齊相齊相墓其家行不言而治及爲丞相厚謹而已太僕公孫賀爲丞相二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腰五日祠門戶比臘夏五月藉吏民馬補車騎馬秋蝗遣峻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爲匈奴八萬騎所圍遂沒其軍破奴居匈奴中十餘年後亡歸漢冬十有二月御史大夫倪寬卒初寬以儒學進家貧受業博士常爲弟子都養時行債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爲廷尉卒吏以不習吏事除爲從史從之北地視畜數年還廷尉適有疑奏以再見御史掾

吏莫知所爲寬言其意事即得可後上問張湯前奏事非掾吏所爲誰爲之湯對曰臣從史倪寬湯由是以寬爲奏讞掾徒爲侍御史見上問尚書經義數事爲太中大夫遷左內史民甚信重之後有軍發左內史果負租課殿當免吏民聞之輪租襁負不絕課更以最

三年春正月行巡狩海上膠東相王延廣爲御史大夫夏四月遷修封泰山禪石闕遺光祿大夫徐息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到蘆胸山遊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強弩將軍路博德築居延城秋匈奴黎湖塗單千入定襄雲中殺畧數千人入張掖酒泉殺都尉四年春正月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初廣利將騎六千步兵數萬人至貳師城下取善馬西至祁夷城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食乏而遷往來二歲到燉煌士卒十遺二三上書請罷兵上大怒乃益發兵卒六萬人負從者不豫牛十萬馬二萬驢騾駝以十萬數多資糧轉運奉軍天下騷動廣利遂進兵當道小國皆送迎給廩食徑到大宛城圍宛三十餘日宛中貴人共殺其王毋寡奉其首出食給軍悉出善馬漢擇取其善馬十四匹中馬三千餘匹乃共興立宛貴人妹察爲王與盟而還諸所過小國皆遣子弟從入獻見因爲質焉還玉門關死者萬

餘人馬數千餘匹行乏食戰死甚多將吏食不愛士卒故死亡者多上以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封廣利爲海西侯封騎士趙弟殺郁城王爲新時侯拜卿三人二千石數百人千戶以下千有餘人廣利者李夫人兄也廣利弟延年性知音善歌舞上愛之乃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而李夫人亦善舞甚姣麗有寵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上問而謝曰妾聞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宴墮見上曰夫人病甚始將不起宜見我囑託兄弟乎將加賜千斤而與兄弟尊官乎李夫人答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固欲見之夫人遂轉向壁歔歔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見囑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見帝者乃所以深託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衰則愛弛愛弛則思絕上所戀戀者乃以爲平生容貌今見我顏色毀壞必有咄棄我意當復肯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厚禮葬之圖畫其形於甘泉宮而尊重其兄弟廣利爲將軍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燭設帷幄陳酒食而令上居他帷遙見好女子如李夫人還帳坐而眇然不得就視初上發讖書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後得烏孫好馬名曰天馬及得宛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

也名曰天馬更名烏孫馬曰西北極馬上甚好宛馬每使使者相望於道率十輩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一歲中使多者十餘輩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五六歲而還不能無侵盜弊物及使失旨者輒案重罪以激怒之因復求使自贖而是使無窮已而輕犯法募吏民自占使者無問所從來皆遣之而漢使窮河源矣外國朝貢並至上乃悉從外國客巡行至海上大都多人民則過之觀名人府庫之饒厚賞賜作角觥戲出奇戲酒池肉林以觀示之秋起明光宮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吏卒食大宛旣破外國振恐上欲遂困匈奴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齊桓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於是復圖匈奴矣遣中郎將蘇武至匈奴匈奴留武不得歸武固執漢節不肯降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使使來獻大羽白雉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秋發謫戍屯五原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宇軍正丞胡建欲誅之陰約其從卒監軍御史與諸校尉列坐建趨至拜謁因令卒引御史斬之諸校尉驚愕不知所謂建遂上奏曰監軍御史穿北軍垣以爲賈利於使文吏議不至重高皇帝法曰壘壘已

定穿險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之臣謹按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鬪二千石二千石以下行軍法焉臣謹案以法斬上壯其節制書答曰國容不入軍容軍容不入國容何文吏也建有何疑焉是歲濟南太守王延年爲御史大夫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匈奴斬首虜萬餘級因行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與輿汗單于戰斬首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陵者李廣孫敢兄當戶之子上使陵爲貳師將軍督輜重陵稽首曰願得自當一隊上曰吾無騎與汝陵曰不用騎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至峻稽山與單于相遇以騎三萬攻陵陵千餘弩俱發應統皆倒虜還走上山陵追擊之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賢王馳兵八萬騎攻陵陵且戰且却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復大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燒陵陵亦令軍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自步鬪樹木間復殺虜數千因發連弩射單于下走是日捕得生口言單于曰此漢精兵也曰引吾南行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軍長皆曰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勝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

匈奴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日戰數十合復力戰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中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軍無後救射失且盡單于大喜進兵使騎並擊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趨降遂遮道攻陵四面射矢下如雨陵矢且盡即棄軍去士卒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入山谷單于入遮從山上墜石下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兵敗吾死矣軍吏或勸陵降陵曰吾不死非壯士也陵嘆曰使人有數十矢足以免矣今無兵復戰令軍士人持三升糒一片冰今各散去遮虜都相待陵與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數十人虜千騎追之延年死陵曰無面目以報陛下遂降士卒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虜去塞百餘里單于以大女妻陵立爲右校王上聞降大怒大臣憂懼太史公司馬遷上言陵功以陵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將軍出時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持而貳師無功上以遷欲沮貳師爲陵游說後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單于爲兵法上怒乃族陵家而下遷腐刑陵聞之曰教單于爲兵者乃緒也非陵也李緒者故塞外都尉先是降匈奴陵痛其家以緒誅乃使人刺殺緒司馬子長既遭李陵之禍喟然而嘆幽而發憤遂著史記始自黃帝以

及秦漢爲太史公記後爲中書令專寵任職益州刺史任安與遷書責以不推賢貢士遷報書曰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三十餘年矣嘗聞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未議不能引綱維盡思慮今以虧形在蘭茸之間當何言哉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爲之寒心童子參乘素絲變色自古而耻之柰何使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少負不羈之氣長無鄉曲之譽幸得奉薄伎出入周衛而事乃有大謬夫僕與李陵趣舍異路素非相善也然觀其爲人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痛心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挫億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給悉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軍士無不奮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捲胃白刃北首爭死敵場雖古名將不見過也身雖陷敗其所摧破亦足暴功於天下僕以爲陵之不死貞欲得富報漢也時主上聞陵敗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量欲効其款款之愚因推此意以言之欲以廣

主上之意上以僕非沮貳師而爲陵遊說遂下之於史奉奉之忠終不能自明列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僕聞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色其次不辱辭令且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僕所以隱忍苟活身陷糞土之中而不辭者私心有所不盡疾沒世而名不稱於後世也昔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足兵法修列僕竊不自量託於無能之辭欲網羅天下放逸舊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後人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太史公記凡百三十篇五十餘萬言遷父談亦爲太史公自叙其先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官也本傳曰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採世家戰國策逮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摭經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畧或有抵忤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姦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則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奉山琅邪群盜徐勃等阻山攻城斷道路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仗斧鉞分

都逐捕刺史郡守已下皆伏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延年有罪自殺執金吾杜

周為御史大夫初推酒沽三月行幸太山修封禪寺

明堂因受計還北海祠恒山瘞玄玉夏大旱四月赦

天下所過無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

市

四年春正月朔諸侯王於甘泉宮貳師將軍李廣利

將六萬餘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厥

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遊擊將軍韓說將步兵

三萬人出五原強弩將軍路博德將步兵萬餘人與

貳師將軍會與匈奴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

體為昌邑王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

等

前漢孝武皇帝紀五卷第十四

前漢孝武皇帝紀六卷第十五 荀悅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杆將軍公孫敖坐妻為巫蠱屢

斬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空在雲陽已巳晦日有

餘之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秋大旱九月募死罪入贖錢

五十萬減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周南陽人也

為吏深刻為廷尉詔獄繁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

不減百餘人郡國一歲或千餘章大者連罪證案數

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詔獄

因責章告不服以掠笞而定之於是聞有罪者皆亡

匿繫獄久者十餘年赦而相告言大抵盡誣以為不

道廷尉及中都官詔獄罪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

餘萬人嘗冬獄未竟會立春有寬大今周躅地數日

復假吾數十日足吾事矣其酷暴如此及為御史大

夫兩子夾河為郡守實累巨萬治民皆酷暴而少子

延年字幼公行寬厚云光祿大夫暴勝之為御史大

夫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首起池陽谷口尾入

櫟陽渭中廣袤一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

白渠民得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谷口鄭國在前白

渠在後舉錡成雲決渠為兩水流竄下魚跳入釜涇
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
萬餘口言此兩渠之饒也鄭國昔韓國之小水土也

韓惠秦東伐欲罷勞之乃遣鄭國說秦令鑿渠引涇水自中山以西抵壺口爲渠緣北山東注洛水三百餘里以溉田中作而情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計然渠成亦秦之利臣爲韓延數年之命而爲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溉田四萬餘頃收皆一畝一鍾於是關中沃野無凶年之憂秦以富強因以名爲鄭國渠昔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祝曰今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畝鄴獨以三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傍西門豹不知用之若知而不與是不仁也若其不知是不智也夫仁智而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遂決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令名爲史公決漳水兮溉鄴傍終古斤鹵兮生稻糧百姓豐足民用寧康皆言水之大利也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官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祀日成山登之罘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錢五千緡寡孤獨帛人二匹

四年春二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修封禪丙戌禮石闕夏四月辛亥行幸不其山祀神於文門宮

若有神饗坐拜者五月行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地有蛇自鄆外入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有二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春正月行還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盜敬肅彭祖巧佞足恭心刻好法律常以詭詐求相二千石言語微短輒書以迫劫之及汗以姦利二千石無能滿歲者輒被罪刑夏大旱冬十有二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之十有一日乃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公孫賀下獄死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初賀頓首流涕不受印綬上不聽賀懼曰禍從此始矣賀子敬聲有罪下獄是時詔捕京師大俠陽陵朱安世不能得賀自請遂捕安世以贖子罪上許之果得安世安世大笑曰丞相禍及族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者祭祀馳道埋桐偶人呪咀上事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俱死獄中而家族矣涿郡鐵官鑄冶銷金皆飛上天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夏四月大風發屋拔樹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行幸甘泉官秋七月使使者江充掘巫蠱於太子宮巫蠱之禍始自朱安世成於江充充趙人也爲敬肅

王上客趙太子丹疑充以已陰事語王收捕充不得盡殺其父兄充亡入關上書告趙太子罪至死會赦得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初上見充望而異之謂左右曰燕國固多奇士以充為直指使者督三輔盜賊充從上至甘泉還逢太子家人乘車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奏沒入其車馬太子使人謝罪不聽遂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遷水衡都尉後上使充治巫蠱事充將胡巫掘地求桐人及為他姦怪徵驗輒收拷燒金鉗灼強服之民輒相引以巫蠱劾以大逆不道死者數萬人莫敢訟其寃充與太子有隙恐上一旦晏駕為太子所誅因言官中有巫蠱氣上令案道侯韓說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官希幸御夫人以次及皇后遂及太子官云得桐木人太子少傅石德謂太子曰上疾甚在甘泉皇后諸吏家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獨不念秦扶蘇邪今無以自明乃收充窮治姦詐壬午太子詐令客為使者收捕充等韓說格死蘇文亡歸甘泉太子使人白太后太后發武庫兵長樂宮衛士太子親臨罵充曰趙亡虜亂趙國父子未足邪今乃亂吾父子遂斬充以徇告百官曰江充反爰胡巫於上林中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聞怒詔丞相發三輔近縣兵捕反者太子懼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

武庫兵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而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因而驅四市人合數萬人逢丞相合戰五六日死者數萬人流血入溝中庚寅太子敗出走南奔覆盆城門得出皇后自殺司直田仁部不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之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二千石當先請之丞相乃止上聞之大怒責問勝之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是也大夫何敢擅之勝之自殺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與田仁皆腰斬諸太子賓客皆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之吏士刻掠者皆徙燉煌荀悅曰任安之斬也是開後人遂惡而無變計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城諸城門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節加以黃毛上怒甚羣臣憂惶莫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曰臣聞父猶天母猶地子猶萬民也天平地寧陰陽和調萬物乃茂父慈母愛室家得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家喪亡昔孝已孝而被謗伯奇仁而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則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繼祖宗之重親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問閭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御至尊之命以迫蹴太子造飾姦詐親戚隔絕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含冤結憤而無告訴不勝忿念

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者欲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云饒人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趙太子天下誰不聞其罪固宜誅戮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威怒舉大兵而攻之又使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無患太子之罪亟罷兵甲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眷眷出一日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上感悟之八月辛亥太子死於湖太子亡到主人家貧織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陰使求之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閉室自經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踰戶開新安全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格鬪死皇孫二人皆遇害後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之無罪也乃封李壽爲抱侯張富昌爲躡蹠侯而高廟令田千秋復訟太子寃曰臣夢見一白頭翁教臣上言曰子弄父兵罪當可赦天子之子過慢教人何罪哉上悟曰是高廟之靈臣使公覺朕也公當遂爲吾輔佐乃擢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湖加兵於太子皆族之作思子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癸亥地震九月大鴻臚商丘成爲御史大夫立趙敬肅王子子偃爲平干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畧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時至安定北地匈奴入酒泉殺兩都尉二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十萬人出五

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城至峻稽山多斬首虜通至天柱山虜引去因招降車師皆引還廣利兵敗降匈奴夏五月赦天下六月壬寅丞相屈釐下獄腰斬屈釐者中山靖王子也貳師初與屈釐辭曰願君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太子若立君有何愛哉屈釐許諾屈釐女爲廣利子妻而昌邑王李夫人子也故欲共立之上聞其言而惡之後屈釐妻坐爲巫蠱呪咀屈釐腰斬妻梟首廣利妻子亦見收廣利聞之懼降于匈奴遂族矣秋大蝗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有隕石于雍二時天晴晏然無雲有紅氣蒼黃色若飛鳥集成陽宮南隕星于雍聲聞四百餘里墜而爲石其色黑如礬三月上行幸鉅鹿還幸泰山修封禪庚寅祠高祖于明堂癸巳禮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丁巳大鴻臚田千秋爲丞相千秋無他材能術學敦厚有智居位自稱逾於前後數公是時天子疲於兵革上亦悔之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大夫奏言故輪臺以東皆故國處有溉灌田其旁小國少錐刀貴黃鐵綿繒可以易穀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輪臺置校尉二人通利溝渠田一歲有積穀募民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爲產業稍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

輔烏孫爲便事上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則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田輪臺曩者朕之不明與師遠攻遣貳師將軍古者出師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適召羣臣又筮之卦得大過又在九五曰匈奴困敗方士占星氣大卜蓍龜皆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卜諸將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謬貳師軍敗士卒離散畧盡悲痛常在朕心今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是唯益擾天下非所以憂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農無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封丞相爲富民侯而勸耕農自是田多墾闢而兵革休息本志曰孝武之世圖利制匈奴患其薰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絕南羌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漢北而漠南無王虜遭直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積羣貨觀犀象璆瑁則開捷爲朱崖七郡威茹督竹杖則開牂牁越雋聞天馬葡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貝犀象翠羽之珍盈於後宮瓊璣瑠璃蒲萄龍文魚目汗血名馬充於黃門巨象獅子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園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

通天之臺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荆璧天子負黼黻襲翠被憑玉几而居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碣極漫演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及路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以摧酒沽管鹽鐵白金造皮幣算至船車租及六畜民力屈財貨竭因之以凶年羣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衣持斧鉞斬斷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聖人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隴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分別區域隔絕內外也書曰西戎即序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無以致其貢物也西戎諸國各有君長兵衆貧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徒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總帥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尤遠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威德在我無取於彼夫匈奴之爲患久矣漢興已來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筭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始終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婁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單于反加驕慢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

厚賜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東邊地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感惟前後無益於邊乃赫然發憤遂身貫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師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要約以爲義感君子利動貪人又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議也獨可說者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厚利以敦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要實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臣父兄緩帶稚子含哺胡馬不關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未有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武帝時雖征伐剋暴而士馬物故畧與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之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此安肯以愛子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旣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不選守邊境武畧之臣修郵隧備塞之具礪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冠雉信

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闕不亦過乎及至後世匈奴衰弱乃遣子入侍而單于或棄其子苟貪財利不顧言約虜掠所獲歲億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斤安肯不棄質而重利也仲舒之言於是過也夫先王度中土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均土貢制內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奸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食飲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師勞而致寇得其土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撫而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內踈而不戚政教不及其民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以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首獻則接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人制禦蠻夷之常道也秋七月辛酉晦日有蝕之不盡如鉤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遂幸安定昌邑王麟薨謚曰哀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侍中僕射馬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驃騎都尉上官桀討之初何羅與江充善而通以誅太子時有功封之及上滅充家何羅兄弟懼日磾視其志意非常陰察其動靜羅亦覺之不敢發上幸林光宮日磾疾卧廬中何

羅與弟通及小弟安成謀殺使者矯節制以發兵明
旦上卧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日磾心動入坐戶內
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入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
內欲入觸寶瑟而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何羅反
左右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上曰勿格日磾捧投何
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秋七月地震往往踊
出水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宗室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
行幸盤屋五作宮上疾篤侍中光祿大夫霍光周嗣
馬上曰君未喻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矣
先是上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光頓首讓
曰臣不如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將令匈奴輕漢三
月乙卯拜光祿大夫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
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
夫皆拜牀下與丞相田千秋俱受遺詔輔少主燕王
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不得為嗣少子弗陵者鉤弋
夫人趙婕妤之子也初上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
邑中有奇女子氣上使召之既至兩手皆捲上自捫
之即時伸由是得號為捲夫人居鉤弋宮大有寵姪
身十四月而生子土曰昔堯十四月而生鉤弋子亦
然名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初上欲立鉤弋子為太子
以其母年少女主持政心難之會鉤弋有過乃譴以

憂死乙酉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丁丑帝崩於五柞
宮入殯於未央宮

讚曰本紀稱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
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之初立
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藝遂疇咨海內舉其俊乂與
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禮樂
建封禪禮百神紹國典發號令文章粲然可述後嗣
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
文帝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前漢孝武皇帝紀六卷第十五

皇帝戊辰即位年八歲謁高廟三月甲申孝武帝葬茂陵帝姊鄂邑公主益陽沐邑為長公主共養省中大將軍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濟北王寬坐諄人倫祝詛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刎死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趙婕妤為皇太后起雲陵冬匈奴入朔方殺畧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己亥上耕于鈞盾弄田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夏為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繡牂柯談指同並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奔命擊益州大破之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大雨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不疑發覺皆伏誅還不疑為京兆尹賜錢百萬金日磾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諡曰敬侯閏月遣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冬無米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侍中僕射莽阿羅重合候馬通功封光為博陸侯桀為安陽侯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以宗室母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蚕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弄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冬十月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詞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初桀子安娶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鄂邑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驪有詔外人付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稱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命內之光以為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于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

安女入為婕妤女為野都尉月餘遂立為皇后以后

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夏六月皇

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列侯中二千以下及郎吏

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秋

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

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各遣大

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為順成侯夏陽有男子

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上使公卿中二千石

雜識視之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

常丞相已下至者並不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

從吏收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衛蒯

賁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美之今衛太子得罪

先帝亡不即死今自來此是罪人也遂送詣獄窮治

姦詐遂訊服本夏陽人也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

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祝方遂卜謂之曰子之貌甚

似衛太子遂緣其言乃詣闕廷尉還召其鄉里張椽

者皆識知之方遂坐誣罔腰斬一云姓張名延年霍

光曰大臣當用經術士方明於大義光欲以女妻不

疑固辭畏盛滿也後以病免於家夏六月封皇后父

獲首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二月詔有司舉賢良文學
問民疾苦議罷鹽鐵榷酤中郎將蘇武自匈奴還武
京兆人故將軍建之子初使匈奴張勝為副及假節
使常惠等從是時渾邪王姊子勾町王及長水盧常
皆前歸漢後降在匈奴中復欲歸漢謀殺匈奴近臣
衛律律者本長水胡人也生在漢中後降匈奴常惠
素與勝善勝知其謀會事發覺勝乃語武武驚曰事
如此必及我見禍乃死後矣欲自殺常惠等止之單
于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何面目以生引佩刀自
刎絕半日復蘇單于嘉其節欲降之後疾愈單于將
殺盧常等召武皆會欲因此際降武先擊盧常等今
衛律以劔擊勝勝請降律後以劔擬武武不動律曰
律前有漢歸匈奴賜號稱王擁眾數萬蘇君今日降
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君因我降與君
為兄弟今不聽吾計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怒罵
律曰汝為人臣不忠背叛於夷狄何用見汝為兄弟
平律知武終不可脅單于欲必降之乃置武大窖中
絕不與飲食七日天雨雪武啣雪與旃毛并咽之數
日不死單于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有
乳乃得歸漢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
起操持節毛盡落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戈獵海上

見武能結網紡繳擊治弓弩於軒王愛之陰給衣食賜武馬畜三歲餘於軒王死丁零盜武牛羊武復窮厄會李陵降匈奴單于使陵降武謂武曰陵來時子卿太夫人已死妻已更嫁昆弟或抵罪或疾病死室家已盡今單于必欲降子卿子卿終不得歸矣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來時忽忽如狂自以痛負漢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酒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己分死久矣少卿必欲降武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子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罪上通天因泣下沾衿與武決去後武聞武帝崩南向號哭數日嘔血及上即位與匈奴和親漢使至匈奴常惠數私見使教之曰陛下親射上林中得白鴈足有繫帛丹書言武等在荒澤中使者以語單于單于驚謝使者曰武等實在許遣之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名揚於匈奴功顯於漢朝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足以遇子卿陵雖驚怯漢且賈陵罪得全其老母得奮大恥之節志在庶幾乎曹劌於柯之盟此陵宿昔所不忘也今漢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當復何顧乎吾已矣今子卿知吾意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經萬里兮渡沙漠爲將軍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石

推士衆滅兮名已顯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兮單于遂遣武歸漢而陵終匈奴中初武使出百餘人在匈奴十九年凡從還者九人詔武謁孝武陵園廟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公田十二頃宅一區常惠徐勝趙終王良等拜郎中賜帛各二百匹其六人賜錢各十萬歸家復終身夏大旱零秋七月罷權酷官取水隴西張掖各二縣以爲金城郡鈞町侯無波帥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無波爲鈞町王元鳳元年春立泗水戴王子援爲泗水王戴王立前薨以無子國除後宮有遺腹子援相內史不以奏言上聞而憐之乃立援爲王相內史下獄武都氐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等將三輔太常徒皆兄刑擊之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上官桀父子驕放長公主供養上於內桑弘羊爲國興利自伐其功各欲爲子

弟黨類求官以私于光光不聽由是與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邸羽林道上稱驚蹕太官先置又擅調發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休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上不肯下及光光入上曰此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下曰以

將軍之廣明都肆邸皆道屬耳調校尉未滿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益幕府校尉時上年十四左右尚書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禁等數毀光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躬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禁等不敢言乃謀令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殺之因廢帝誘迎立燕王燕王至殺之因立桀為帝燕王與驛者書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諸郡國郡國豪傑以千數燕王以為事必成令羣臣皆裝是時天大雨虹下屬燕王官宮中井水皆竭有黃鼠舞燕王殿前殿門中視之不去一日一夜死者數千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廁中豕羣出壞竈御釜六十枚置殿門前烏鵲自闕宮中烏死天火燒燕南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板樹木流星墜地后妃已下皆恐王驚病燕占災者言當有兵圍城其在十月漢當有大臣殺死者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太司農楊敞敞告諫議大夫杜延年以聞桀等伏誅燕王聞之謂相平曰事已敗遂發兵乎相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會賓客羣臣置酒會使者至賜王璽書曰與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族異姓謀害杜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醪見高祖之廟乎且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王死者二十餘

人詔赦燕太子建為庶人諡且曰刺王赦燕吏民杜延年燕倉皆封侯楊敞以大臣不即以聞不封其為桀等所誤未發覺者除其罪本志以為烏鵲闕燕王官中烏死近黑祥也楚王戍時烏鵲羣闕於野而白者死燕王一烏一鵲闕於宮而黑者死俱誅反亂之祥同占理合此天人之明表也楚冗陽舉兵於外大敗於野故眾烏白而金色者死燕王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內故一烏如水色者死此天道精微之效也無南城門者通漢道也天火燒之者燕往來通言茲謀之戒也豕出者近豕禍也聽之不聰暴急之咎也壞竈陳釜於庭者示不復用也而宮室將廢焉黃鼠舞舞端門者近黃祥也思心務亂之應將敗死亡之象也庚午右扶風王詡為御史大夫

二年夏六月赦天下問民所疾苦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為足石自立後有白頭烏數千下集其旁昌邑社中枯木復生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今魯人畦弘治春秋曉災異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為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孟意亦不審知其所

在孟坐誤妖言惑衆伏誅及宣帝起民間而立以弘子爲郎冬遼東烏丸反天子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

四年春正月甲戌丞相車千秋薨千秋者本齊田氏也以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上殿故世謂之小車丞相因氏焉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爲丞相訢始爲范陽令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欲斬之訢解衣伏蹶仰曰使者專殺生之柄威振郡國今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特有所寬以明恩貸今盡死力勝之遂赦之不誅薦訢徵爲右輔都尉遂進至丞相大司農楊敞爲御史大夫夏四月渡遼將軍范明友以破烏丸功及前定益州功封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使持節誅樓蘭王是時樓蘭殺漢使者介子自請於霍光曰願往殺之以威示諸國於是資金幣揚言以賜外國樓蘭王不承之介子陽引而西曰天子以金幣賜諸國而不來我將西矣多出金幣以示其驛使樓蘭王貪漢物因往見使者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隨介子入帳中屏人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於胷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大矣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太子前在漢者漢兵方至無敢動動則滅國矣遂立其王子安師持斬王首歸懸北闕封介子爲義陽侯五月丁亥孝文廟正殿災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秋罷衆郡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午丞相王訢薨

六年夏赦天下右將軍光祿勳張安世以宿衛忠謹封富平侯烏丸復犯塞渡遼將軍范明友擊之冬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爲丞相敞華陰人也以謹厚爲霍光所親少府蔡義爲御史大夫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庚辰有流星大如月西行衆星皆從之乙丑有雲如狗朱色尾長三丈俠漢西行本志以爲大星如月者諸大臣之象也天以東行爲順西行爲逆此大臣將行權以安社稷星占曰太白散爲天狗爲卒起卒起身禍無時大臣運柄將安社稷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宮無嗣大臣議所立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心計不安郎有上書言周大王廢太伯而立王季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雅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心光以書示丞相敞等乃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六月壬申皇帝葬於平陵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恐及禍以問大司農田延年議欲以廢王延年曰伊尹廢太甲以安殷宗廟後世稱忠將軍若如此即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爲給事中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定謀是時

天陰晝夜不見日月二十餘日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光以爲安世泄語安世實不知乃召問勝勝曰在洪範皇之不極厥罰恒陰即有下伐上光與安世大驚由是重經術士遂召丞相已下羣臣會議未央官光曰昌邑王行淫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失色莫敢對者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者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危如使漢家絕嗣將軍雖死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今日之議不可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以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叩頭唯大將軍命光遂白皇太后皇太后被珠襦坐武帳中羣臣已下皆以次上殿召昌邑王聽詔奏曰昌邑王與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人子女私內傳舍引昌邑從官騶奴三百人常與居禁園內戲笑殿中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御史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贈君卿娶妻十人本大行在前殿發樂府器引納昌邑樂人鼓吹俳倡歌舞乘法駕驅馳北宮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與孝昭官人蒙等淫亂取諸侯王列侯墨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即位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九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

惑失帝王義五刑之屬莫大於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絕之於天下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當廢臣請有司以大牢告祀高廟皇太后詔曰可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遂下解玉璽組綬奉上皇太后王出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臣愚戇不任漢事遂起就乘輿副車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下臣等負王不敢負社稷光涕泣而去王歸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訓悉誅三百餘人唯中尉王吉字子暘郎中令龔遂字少卿以忠真數諫得減死罪一等河南王式字翁思爲賀師治事使者責問式何以無諫書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詩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覆爲王言之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言之臣以三百五篇詩諫王何以爲無書亦得減死爲世儒宗初賀之在國也好遊獵無節度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經術而好逸遊伏軾搏銜馳騁不止口捲於叱咤手勤於彎筆身勞於車輿朝則冒霜露晝則犯埃塵夏則爲大暑之所燥炙冬則爲風雪之所偃薄非所以養性命隆仁義也夫廣廈之下旃茵之上明師在前勸頌在後上及唐虞之隆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忻然發憤忘食日新其德其樂豈徒銜鑣

之間哉王每放縱失道吉輒諫爭冀遂亦數直諫陳禍福號泣寒寒無已王曰郎中今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趨走曰郎中今善愧人及國中皆畏懼焉及王之徵也吉遂又數納諫王不能用遂至於廢於是迎衛太子之孫病已而立焉是爲孝宣帝

荀悅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絕於天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王有存主有哀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爲人不以爲己是謂王主尅已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守業不耽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悖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哀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遊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制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信權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致興平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國哀主遭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死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爲人而後已利焉治主從義而後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後私立焉故遵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

蹈哀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爲善之至易莫易於人主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主至禍之所隆莫大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至易以立至難便計也興至禍而隆至禍厚實也其要不遠在乎所存而已矣雖在下才可以庶幾然迹觀前後中人左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沉於宴安誘於諧導放於情欲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昔者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勞謙日昃夙夜不怠誠達於此理也故有六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與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順理處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犯顏逆意抵失不撓直諫遇非不避死罪是謂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是謂具臣便辟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嬖臣傾險讒害誣下惑上專權擅寵唯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尊則治同惡則亂雜則交爭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

讚曰本紀稱昔者周成王以孺子繼統而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以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卒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孽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

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元始元
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克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
苦議益鐵罷權沽尊號爲昭不亦宜乎

前漢孝昭皇帝紀卷第十六

前漢孝宣皇帝紀一卷第十七 荀悅

宣帝初生數月遭巫蠱事幽於郡邸獄廷尉監魯國
邸吉字少卿治巫蠱事於郡邸獄憫曾孫之無辜擇
女徒謹厚者使保養曾孫置閑燥處望氣者言長安
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中
繫者欲盡殺之及使者至郡邸獄官閉門拒使者曰
皇孫在此他人無辜死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自
夕至明不入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
然也赦天下郡邸獄巫蠱者亦不決曾孫拘繫五年
吉私給衣食占視甚有厚恩後收養於掖庭令張賀
嘗事衛太子奉養曾孫甚謹以私財供給之既壯爲
取暴室喬夫許廣漢女爲妻因依廣漢兄弟及祖母
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漉中翁高才好學足下有毛居
止數有神光照曜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此
自怪秋七月庚申徵入未央殿封武陽侯遂即皇帝
位見於高廟年十八八月己巳丞相楊敞薨九月大
赦天下戊寅御史大夫蔡義爲丞相年老短小兩吏
扶下乃能行衆庶咸曰大將軍苟可用專制者光聞
之曰以爲天子師宜爲丞相何謂乎初義以詩受昭
帝其人守學無咎而已戊辰左馮翊田廣明爲御史
大夫冬十有一月立皇后許氏羣臣方議所立上乃
求微時故劔韋臣知其旨乃奏立許婕妤爲皇后父

廣漢自以刑人不宜居位封爲昌城君後封平恩侯
皇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

本始元年春正月遣使者持節詔諸郡國謹牧養民
以風化大將軍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聽遂委任
焉事皆先聞光然後奏御益封光萬七千戶賞賜黃
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綵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
馬三千匹甲第一區將軍張安世封萬戶侯其餘各
以次受封夏四月庚午地震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
赦天下賜吏民爵勿收田租賦六月詔曰故太子在
湖未有謚號歲時祀其謚謚具置園邑有司奏請禮
爲人後者爲人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
也陛下爲孝昭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逾闔臣愚以
爲親謚父宜曰悼考母曰悼后此諸侯國置奉邑三
百戶故皇太子曰戾園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姊號曰
戾夫人置守冢四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太
子有妃有良姊有孺子凡二等皆稱皇孫史良姊者
魯國人也兄曰恭有三子曰高曾玄後皆封列侯悼
后王氏涿郡人兄曰無辜封平昌侯次曰武封昌樂
侯賜外祖父母號曰博平君食邑萬一千戶追尊外
祖父母乃始爲恩成侯詔涿郡治塚置園邑四百家
長丞奉守如法秋七月立燕刺王太子建爲廣陽王
廣陵王胥少子弘爲高密王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

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桓公以與晉有驪姬之難
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又爲太
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以開有德也昭帝即世無嗣
大臣憂憊昌邑即位淫亂而廢是乃皇天所以開至
聖也夫繼變亂之後必有雋異之德此賢所以推天
命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
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受始之統蕩滌煩
文除民疾苦存亡繼絕以應天意夫獄者天下之大
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者皆欲人死
非憎之也上下相繼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
後患故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自安之道在人
之死也夫人之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播楚之下何
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妄辭以示之吏治者
利其殺則指導以明之上秦長抑則銀鍊而周密內
之蓋奏者當成之時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
何則文致之法明也語曰畫地爲獄誓不入刻木爲
吏議不對此皆嫉吏悲痛之辭故曰天下之患莫不
甚於獄上善其言遷廣陽王和府長史後爲臨淮太
守治有異述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延年齊人也以定
策安社稷封陽城侯官發僦民車牛三萬乘載沙便
橋下送置陵上車直錢一千延年詐增車直二千坐

益益三千萬御史大夫田廣明謂霍光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實大事莫成今縣官出三千萬錢與之何苦乎光曰然子實曾勇士當發大義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撫心曰使我至今日病悻曉大司農通住就獄得與公卿議之延年曰幸得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而死夏四月詔有司議孝武廟樂六月庚午尊孝武廟曰世宗泰感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凡武德昭德感德之舞所以尊祖宗也諸帝廟皆當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當立廟告祠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廟復有鴈五采集殿前西河郡立世宗廟有神光輿於殿側又與於房中如燈火狀廣川郡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房戶自開夜有光殿上盡明初議立世宗長信少府夏侯勝以爲武帝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侈無度不宜立廟勝坐毀謗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不舉劾皆下獄久繫霸欲從勝受業勝辭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受霸尚書繫更再冬講不怠會赦勝出爲諫議大夫給事中薦霸楊州刺史霸字次公淮陽人勝字長公夏侯始昌之族子勝爲人質朴無威儀見上時誤謂上爲君或自稱字上前上欲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之勝

爲人質朴無威儀見上時誤謂上爲君或自稱字上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之勝曰陛下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誦之臣以可傳故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初皇太后聽政霍光以令太后從勝受尚書及勝卒太后編素五日儒者以爲榮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初霍光夫人顯有小女欲貴皇后當產疾顯陰使醫淳于衍行毒藥後有人上書告諸醫治疾無狀者皆收繫顯恐急具狀詔光因曰旣已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後奏上置衍勿論事不發覺夏大旱五月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與蒲類將軍趙充國虎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兵十五萬與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並擊匈奴初匈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武帝欲與烏孫共擊匈奴故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昆彌昆彌以馬千匹爲聘禮漢爲公主備屬官內官侍御數百人公室自爲宮室居歲時與昆彌飲食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上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遺之甚厚細君卒復以楚王戊之孫女解愁爲公主以繼之於是匈奴復侵烏孫昆彌昆彌與公主上書請共擊匈奴烏孫自將五萬騎常惠與烏孫獲匈奴父行與嫁名王都尉已下四萬餘級

牛馬駱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其虜獲時匈奴聞漢大出兵皆將老弱驅畜產遠遁逃故漢軍所得少而祁連將軍虎牙將軍有罪皆自殺常惠封長罷侯匈奴由是人民畜產死亡者衆而國虛耗矣其冬單于自將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一丈餘匈奴人民畜產凍死還者十無一二於是丁零乘弱攻其北烏丸入其東烏孫入其西又重以饑餓死者十三匈奴大困諸國霸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治匈奴遂弱矣六月乙丑丞相蔡義薨甲辰長信少府辜賢爲丞相大司農魏相爲御史大夫

四年春正月遣使賑貧民減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三月乙亥立皇后霍氏光女也賜丞相以下至郎吏金帛各有差赦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泉出宗廟墮落上素服避正殿五月大赦風凰集北海安丘秋廣川王去有罪廢徙上庸自殺去者惠王越之孫初事師受易師數諫正之去後以師爲內史掾師數使內史禁切王家欲以示正之去怒陰使人殺師父子不發覺其後用幸姬昭信等之讒殺姬昭平等二人恐語泄復殺婢三人昭信又曰夢見昭平等去曰虜乃敢復見不畏我邪掘屍皆燒之爲灰後立昭信爲后又陰譖幸姬望卿疑與郎吏有私去即探望卿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

走投井未死割其脣鼻斷其舌昭信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又取桃灰毒藥并煮之連日復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之飲酒昭信讒之投井中出之未死燒兩灼潰兩眼生割兩股銷鉛錫灌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得幸者昭信皆讒殺凡十四人皆埋官中昭信又謂去曰諸姬淫泆難禁請閉諸舍門無令得妄出入使其大婢爲僕射主外永巷盡閉封諸舍門上鑰於太后太后置酒乃召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婢傳歌遊戲望卿毋求二女屍昭信令奴殺之後捕奴得辭伏狀內史相劾狀奏之有司請捕誅去上不忍致法廢徙之蜀昭信棄市

地節九年春正月有星孛於西方太白二丈本志云太白爲天之將軍孛孛加之掃滅之象也三月假郡國貧民田夏六月詔宗室屬籍未盡而罪絕者復屬使得自新冬十有一月楚王延壽謀反自殺十有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二年春正月庚午大司馬將軍霍光疾病上自臨問爲之涕泣及薨皇太后親自臨喪太中大夫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墓府墓塚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玉珠璣玉舍梓棺便房黃腸題漆各一具椁木外藏椁一十五具東園溫明秘器皆如乘輿制度載光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

車北軍五校士軍陣至茂陵以送葬謚曰宣成侯疇其爵邑復其後世如蕭相國子禹嗣爲左將軍復使光兄子雲侍中奉車都尉雲弟樂平侯山領尚書事示不專政以優崇霍氏也夏四月戊辰立皇太子大赦天下霍光既薨光夫人顯改光生時所造坐制而更奢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臺南出單愷盛飾輦道通屬未央而幽良人婢妾以守之廣治第舍作乘輿駕輦加畫繡茵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綵絲輓顯於第中遊戲與光所幸監奴馮子都淫而禹山等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及山兄冠軍侯雲當朝謁數稱疾私出遊獵或遺蒼頭代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無度及上立太子顯怒不飲食嘔血三日曰此乃民間子安得立后有子反當爲王邪後教皇后鴆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阿保必先嘗之後挾毒藥不得行霍氏與御史大夫家爭道欲踟大夫門御史叩頭謝奴乃去其放縱如此御史大夫魏相上書言霍氏驕奢恐浸大不可制宜有損奪其威權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後又故上事皆有二封其一封錄尚書副當先發所言不善輒不奏相復白去副封以防壅塞上善之詔相給事中相字弱翁濟陰人也於是上親政事羣臣得以徑奏封事上五日一聽朝丞相以下各依職奏事

采納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雖功勞當遷輒厚加賞錫不數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具備是以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郡守輔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上嘗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怨恨嘆息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長吏者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上久不敢欺罔則民從化故二千石不可數遷徙有治理之効者輒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輒選所長而遷次用之故民安其土吏勤其業矣時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任用能吏諫議大夫王吉上書曰今世俗吏治民者非有禮義仁信稱旨可世世通行者也徒設刑以守之欲以爲治者不知其所由意以爲穿鑿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國異政人殊俗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朴日消恩愛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虛言也願陛下承天心發大義與大臣公卿延及儒生述禮樂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致於仁壽之域則治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以條奏吉又以世俗嫁娶太早未知有爲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人多夭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恥不相及故有不舉

子者夫得任子弟爲官失舉賢之義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列國入承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皆宜改正時上不納吉言乃謝病歸

荀悅曰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降釐二女於媯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男替女凌則淫暴之變生矣禮自上降則昏亂於下者衆矣三綱之首可不慎乎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中務以正其本也凡吉所言古之道也

三年春正月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至者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夏四月戊辰車騎將軍光祿勳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如故京師大雨雹大行治禮丞蕭望之上疏願口陳災異上在民間時素聞蕭長倩名曰此東海蕭生邪問其狀對曰春秋魯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孫專權卒逐昭公向使魯公察其變宜無此害附枝大者敗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此堯舜之用心也然祥瑞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惟明主親萬機舉賢良以爲腹心公道立則姦邪塞姦邪塞則私權廢矣對奏拜望之爲謁者是時招賢良納直言多上書言便宜者輒下望之問狀或用或罷所獻奏皆可

望之遷諫議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初霍光秉政長史郗吉薦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時吏民見光者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之望之獨不聽自引出閣光令吏勿持既見責曰將軍輔翼幼君將流大化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今士見者皆露索挾持恐非周公輔相成王之禮致白屋之意也於是光獨不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吏二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而望之以對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長仲翁出從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木望之曰各從其志望之復失郎至是乃得用焉是時光兄子中郎將冠軍侯雲樂平侯山皆以過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書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寬有功於齊皆嚆其官位延及子孫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專魯仲尼作春秋迹感衰譏世卿尤甚今朝臣皆明言陛下褒寵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宜罷王侯皆就國明詔以恩德不聽群臣以義固爭之久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以朝臣爲知禮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能相遠也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寬計也上善其言五月甲申丞相韋賢以老病錫金鞍車駟馬薨

於家子弘為太常丞賢以弘當為嗣太常職當陵廟
 煩劇多過勅令自免弘懷讓不去官及賢病篤弘坐
 宗廟事繫獄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悲恨不肯
 言於是門下生與賢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
 書言大行以小子河南都尉玄成為後玄成聞當嗣
 即祥狂驗不得已乃使封爵上高其行以玄成為河
 南太守弘為大都尉遷為東海太守後玄成為列侯
 侍祠孝惠廟雨淖不駕馬車而騎馬至廟下削爵為
 關內侯玄成自傷貶父爵乃為詩自責曰惟我小子
 不肅會同墜彼輿服黜此附庸赫赫顯爵自我墜之
 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為忍愧寄之我顏孰將遐狂
 從之夷蠻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人終焉其度
 誰謂華高跋其齊而誰謂德廣厲其庶而嗟我小子
 不貳其尤墜彼令爵由此擇辭四方群后我監我視
 威儀輿服唯肅是履六月壬申御史大夫魏相為丞
 相太子太傅邴吉為御史大夫少傅東海踈廣字仲
 翁為太子太傅平恩侯許伯為太子少傅以太子尚
 幼伯欲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事上以問廣廣對曰
 太子國儲副君官屬師友必取天下英俊不宜獨親
 外家且太子有太傅有少傅官屬以備今復取舜監
 護家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而止
 廣兄子受為太子家令亦恭謹而好禮上幸太子宮

受迎謁應對及置酒侍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
 歡悅頃之拜受為少傅父子並為師傅每朝太傅在
 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為榮九月壬辰地震冬十月詔
 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詔
 池死未幸御者假與貧民郡國官館勿修治流民還
 鄉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冬十有一月詔郡國
 舉孝弟有行義者各一人十有二月初置廷尉平四
 人秩六千石諫議大夫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
 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
 令律令一定愚民知其所避畏姦吏無所弄權柄今
 不正其本而救其末世衰毀則廷尉平招權而為亂
 首矣省汶山郡并蜀郡

四年春正月封蕭何孫建爲郁侯詔民有太父母父母喪勿得事夏五月山陽濟陰電如鷄子地深一尺五寸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詔曰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太父母皆勿治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太父母匿孫罪殊死以下皆請廷尉以聞立廣川惠王孫文爲廣川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誅初霍氏顯殺許后事頗漏泄而未察上乃徙霍氏諸女婿在內及爲將校者皆爲郡守更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屯兵霍氏由是恐懼而顯乃以許后告禹等禹等驚恐曰縣官所以斥逐諸女婿必以是故也霍雲所親張放謂雲曰可令太夫人言於太后先殺丞相及平恩侯移徙陛下在太后耳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霍山及張放等後有詔勿捕山等愈恐曰惡端已見之久尤未發發即族我矣不如先之遂謀反今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因令其女婿光棹勸范明友等承太后制引斬丞相平恩侯因廢帝而立禹會餐覺雲山明友等自殺禹具五刑顯腰斬先是禹夢見第門皆壞有人祭第端門屋瓦投之地就視之則不見先是茂陵徐福上疏曰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割無令亡書三上輒不報聞霍氏既誅而告霍氏反者金安王等五人皆封侯

或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旁有積薪客曰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恐有火患主人不聽俄而其家失火降人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隣灼爛者在上其餘以功次坐而言曲突者不得與焉或謂主人曰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請客不及曲突徙薪曲突徙薪反無恩澤焦頭爛額復爲上客邪主人乃悟而請之向使徐福之言早行國無列土之費而臣亡迎亂之敗矣上乃賜福帛千疋以爲郎中初禹與張安世長子千秋俱爲郎中將兵從擊匈奴還霍光問千秋戰關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對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才乃歎曰霍氏世表而張氏興矣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廢昭臺宮九月詔曰今繫者或以笞無辜饑寒凍死獄中何爲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笞掠若病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十有二月清河王延年有罪廢遷防陵渤海太守龔遂以治民有績徵先是渤海左右數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禁遂以選爲太守時年七十餘形貌短小上望而心輕之問遂曰渤海擾亂將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曰渤海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卹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

兵於潢池中爾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邪上聞遂對甚悅曰選用賢良故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陛下詔丞相御史且勿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行事上許之加錫黃金未至郡郡界遣兵以迎遂遂於是移書罷追捕盜賊吏民諸持鋤鉤田器皆為良民吏無得阿持兵者乃為盜賊悉遣迎兵還單車至府郡中翕然盜亦皆罷又多劫掠聞教令即時解散皆持鋤鉤於是郡內悉平民安土樂業乃開倉廩假貸貧民選用良吏慰安收養焉齊俗奢侈好為末伎不作田種遂乃躬率以節約使民賣刀劍買牛犢曰何為帶牛而佩犢乎勸民農桑課民收斂數年之間民皆富足而獄訟息止上徵遂到將見議曹掾王生謂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為理者君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嘉其言有讓歎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也遂對曰議曹掾教戒臣上拜遂為水衡都尉而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龜茲夫人即烏孫公主女也自以得尚漢外孫故請朝上納之贈賜甚厚焉號夫人曰公主龜茲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國治宮室作徹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為之語曰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所謂驪也

以杜陵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皆百萬者於杜陵鳳凰集太山陳留甘露降於未央宮三月赦天下徙勤事者賜吏民爵鰥寡孤獨帛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國百戶為奉明縣有司奏言禮父為天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考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置縣尊戾夫人曰戾太后置園廟奉邑益戾園各滿三百家復高祖功臣絳侯周勃等三十六人子孫世世勿絕嗣其無敵後者復其次秋八月詔舉通文學者冬置建章衛尉

二年春正月詔曰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能有稱朕甚憫焉其赦天下厲精更始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錦帛各有差王氏之先有功於高祖賜爵關內侯至王皇后父奉光上在民間時與相識有女當適人夫輒死及上即位乃納之後宮為婕妤是時諸愛寵婕妤皆有子上懲霍后之欲鳩太子也以王婕妤無子有寵乃立之以毋養太子封父奉光為圜城侯夏五月詔曰吏用法式或以心巧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無由得知或擅興徭役飾厨傳稱過客越職逾法以取名譽二千石比察官屬勿用此人今民頗被疾疫之災其令郡國被災甚者無出今年租詔曰聞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而今

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朕甚憐之其改諱詞觸諱
在今前者赦之冬京兆尹趙廣漢有罪腰斬廣漢字
子都涿郡人也坐殺人不辜丞相按驗之廣漢疑丞
相夫人殺侍婢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
將吏突之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堂下收奴婢十餘人
考問其事丞相上書自陳曰妻實不殺婢婢有過自
殺耳丞相司直劾奏廣漢擅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
不道上乃下廣漢廷尉獄又坐殺人不辜治罪吏民
守闕號泣者數萬人初廣漢爲京兆尹廉明抑強扶
弱小民得職而吏士盡心其盜賊姦邪纖微皆知之
長安少年數人會駱里空舍謀欲劫人語未及竟廣
漢知之使吏捕治之且伏富人蘇回爲郎二人私劫
質之有頃廣漢至曉賊曰釋質束手善相遇幸逢赦
賊驚愕即出叩頭廣漢爲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遂
送獄勅吏謹遇之給酒肉冬當斷預爲調官飲具皆
曰死無所恨矣廣漢嘗召湖都亭長湖亭長西經界
上界上亭長戲曰爲我通問趙君湖亭長至廣漢曰
界上亭長謝我何故不爲致問其摘姦發伏如神皆
此類也廣漢奏令長安遊徼獄秩百石其後百石吏
皆羞自重不敢枉法京兆清正長老稱之以漢與京
兆尹無及廣漢者百姓追思而歌之初爲潁川太守
誅大姓首惡郡中震慄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匈奴及

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然好用新進少年率
多果敢之計侵犯貴戚大臣卒以此敗焉車師王烏
貴靡初和於匈奴後降漢又恐匈奴攻之懼而奔烏
孫漢使者鄧吉田於渠黎乃迎車師妻子傳送長安
賞賜甚厚四夷朝會常尊顯而示之乃立車師太子
軍宿爲車師王徙居渠黎而吉等田車師故地匈奴
爭之而攻漢屯田者趙克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
兵擊之丞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
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
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
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
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
事乃天道也自頃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
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田車師故地不足以置意中
國今諸將軍欲與兵入奪其地臣愚不知此兵欲何
名也今邊境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
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兵出雖勝必有後憂
今郡國守相率多不精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郡國
盜賊繁多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讎微之忿於遠
夷此乃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顛更而在蕭牆之內也
上乃棄車師之地丞相又奏言古有義和之官以承
四時之節以敬授民事人君動靜奉順陰陽則和氣

應而災害不生自高皇帝時有主四時之官臣願陛下選用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事明言所職以順陰陽上從之丞相勃掾吏案事郡國若休告還府輒白四方得失異聞盜賊災變輒奏言之以廣視聽是歲烏孫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楚公主子元貴靡爲嗣得復尚漢公主上以楚公主弟子相夫妻之送至燉煌聞烏孫昆彌死元貴靡不得立乃還荅公主侍者馮嫪常持節爲漢公主使外國外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上乃徵馮夫人問烏孫狀而遣謁者送馮夫人輅車持節詔昆彌烏孫就居以爲小昆彌而立元貴靡爲大昆彌兩昆彌之號自此始也

三年春神雀集泰山有烏五色以萬數飛過京師朔翔屬縣賜諸侯王將軍列侯二千石至郎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殫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子爲海昏侯又曰御史大夫邴吉中郎將史魯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厥功茂矣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賀子侍中中郎彭祖爲陽都侯追諡賀爲哀侯吉魯玄舜延壽皆列侯故人及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以差受祿賜是時掖官婢名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下掖

庭令問則則辭引御史大夫邴吉知狀吉識之謂則曰汝嘗坐養皇孫不謹督咎之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詔求組徵卿皆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見其問則乃知吉有舊恩賢其不言會吉病篤封吉爲博陽侯就加印綬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者吉未獲報而病甚非其死疾也後吉瘞上書固辭封上不聽及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上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遂爲京兆尹後至廷尉遂孫尊字孟公以好賓客著名身長八尺餘容貌甚偉貴戚豪傑咸敬重之所在輻湊莫不震動爲河南太守作私書與京師故人召筮書吏十人於前遵憑几口授與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義河南人大驚性善書與人尺牘莫不藏之以爲榮然好酒奢放不拘禮度與張敞之孫張竦字伯松相善而竦好學問節約自守並著名字仕官相及遵謂竦曰足下苦身自約而我放意自恣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我獨差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長短子欲學我亦不能吾欲效子亦敗矣

夏六月立皇太子欽爲淮陽王欽者張婕妤之子也好經學法律聰達有才上甚愛之而張婕妤最幸有寵上有意欲立張婕妤子欽然以太子起於細微上少時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不忍廢也是歲皇太子冠既學通論語孝經太傅疎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即日廣受俱謝病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賜黃金各二十斤而皇太子贈以金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祖道於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及道路觀者莫不歎息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漢既歸東海令其家供酒食諸族人鄉里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盡未昆弟諸老謂宜爲子頗立產業廣曰吾自有舊田廬子孫勤力於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之但教子孫息情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人之所怨吾既無以教化其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其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老臣也故樂與其鄉黨宗族共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可乎於是宗正陽成侯劉德者辟強之子也亦抑損自守家產不過百金餘與昆弟賓客終不積財霍光秉政欲以女妻德德不敢娶畏盛滿也好黃老術有智畧少時數召見武帝謂之千里駒德治淮南獄盡得淮南秘書德小子向字子政幼而誦習之以爲

奇奏言黃金可成上令向典向萬鑄作事費金甚多不驗向坐僞鑄黃金下獄當死德上書訟向有司奏德訟子罪失大臣之體會德病卒上亦奇向有才德減死後論立穀梁春秋上因令向受穀梁春秋傳與諸儒講五經於石渠拜郎中給事黃門遷諫議大夫給事中向後爲宗正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清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精思於經術晝讀書夜觀天文或寢不達旦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耄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困圍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已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遺太中大夫李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在問孤寡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論之士二月河東霍徵史等謀反誅三月詔曰乃者神雀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厚德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吏民爵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秋八月賜功臣嫡後黃金人二千斤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翁歸字子沉其清潔語不及私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然任刑威京師畏之其奸斜遊俠皆有名藉盜賊祭其比伍輒使以類推迹其所過抵率常如其言初田延年爲河東太守召見故

更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延年乃與語大奇之自以為不及翁歸遂舉孝廉後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

于定國欲以邑子二人囑托且令坐後堂待見及與

翁歸語終日不敢見之已而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

不任事也且不可干以私丙寅大司馬衛將軍張安

世薨安世以大司馬領尚書事職典樞機謹慎周密

再定大政已決輒稱病出聞有詔令乃大驚使吏之

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預議也常有所薦

其人來謝安世安世大恨之以為舉能達賢豈有私

謝耶後絕不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曰以

君之功高明主所知絕不許已而郎果自遷幕府長

史或謂安世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議者

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人臣自修而

已安知士而薦之其匿名迹遠權勢皆如此然安世

家僮七百人各有伎巧積累纖微故能值其貨富將

擬過霍氏然身衣戈綰夫人紡績車服甚節安世薨

子延壽為嗣自以身無功德何以久堪先人大國數

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從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彭

祖初上徵時與同硯席讀書上親之上以延壽為有

讓乃徙封平原侯戶口如故租稅減半遣使至烏孫

求車師前王是歲車師王烏貴靡自烏孫至賜第舍

今與妻子居是時比年豐嘉穀玄稷降於郡國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獻其皮骨爪牙神雀仍集

前漢孝宣皇帝紀二卷第十八

前漢孝宣皇帝紀三卷第十九 荀悅

神雀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祭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天下勤事吏及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所賑貸貧民勿收行所過無出田租詔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今闕無祀其令祠官以時祠江海及洛水膠東王相張敞為京兆尹敞字子高河東人先是敞為山陽太守郡內清治上書自請曰山陽戶九萬三千計盜賊未得者十七人他課皆如此臣久居閑處而忘國事非忠臣也請治劇郡時膠東盜賊並起長吏不能治乃拜敞為膠東王相至郡明設購賞開賊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人國中清平王太后數遊獵敞上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曲楚莊王好畋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甘旨耳非惡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慾者將欲率二君全宗祀也禮君毋出門則乘駢輜下堂則從傳毋進退則鳴佩玉內飾則結紉網繆此則至尊至貴所以自欲制不自恣縱之義也今后姿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之而少以畋獵縱恣為名於是以此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合行於來今皇后姬有法則臣下有所稱頌及為京兆尹長安多盜賊自趙廣漢後守尹皆不稱職敞到則求問長安父老偷長得數人皆

溫厚出從僮騎間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赦其罪令致諸偷偷長曰今君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散請一切受署敞皆捕為吏遣歸休置酒諸小偷悉賀飲酒醉偷長陰以赭土汗其衣吏坐里門閱出衣赭汗者悉收一旦乃得數百人由此桴鼓希鳴市無偷盜敞治京兆修廣漢之迹其方畧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以輔其政不純用刑故能免於戮西羌及夏四月後將軍趙充國討西羌充國字翁孫隴西人也時年七十六初出兵上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逾老臣願陛下以兵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既行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有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於是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能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策也今虜朝夕為寇胡地苦寒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已上可以悉發以七月上旬糞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之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出雖不盡誅且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軍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振壞上下其書於充國充國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為兩道出張掖酒泉回遠千里以一馬自馱負二十日食為米二斗四

升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必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而武賢以為可奪畜產虜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張掖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其郡兵尤不可悉發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劫略故臣欲捐罕開闇昧之過隱而勿彰先行先零之誅以振動之宜悔過反善因捨其罪選良吏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長策也上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開之助不先破罕開則先零亦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奏因以書勅切讓充國曰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畜食多藏匿山林中依險阻將軍士卒寒手足皸痲罕有利乎將軍不念中國之費而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擊罕開將軍其自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勿復有疑夏六月有星孛于東方秋七月大旱充國上書曰臣前奉詔告諭罕開宣天子至德以解其謀罕開之屬皆知明詔今先零已為寇日久而罕開未有所犯今先擊罕開釋先

零赦有罪誅無辜去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欲為背叛故與罕開解仇結約其心恐漢兵至而罕開背之先擊罕開而先零必救之以堅其交迫脅諸小國種附者稍集虜兵浸多用力數倍恐國家憂累四十年數不一二歲而已臣之愚計先誅先零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之矣以今進兵誠未見其利上乃璽書報從充國計擊先零充國引兵至先零虜久屯娶解弛望見大軍乘車重欲渡湟水水道阨狹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乃徐行驅之虜赴水溺死數百人乃降斬首五百餘級虜遂敗走獲牛馬羊十萬餘頭車四十餘兩兵至罕開地今軍無燔燒聚落芻牧田中罕開羌聞之喜曰漢兵果不擊我蒙靡忘使人來言願得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自來歸充國充國以聞賜飲食遣還論種人罕開竟不煩兵而降上賜充國書令破羌將軍為充國副進兵擊先零時先零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留屯田或諫曰將軍數不奉詔一旦繡衣來責將軍身且不能保何國家之能安今此利病之間又何足爭充國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今漢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事也諸君徒欲自營不為國計也吾固以死爭之明主可以忠言遂上屯田罷兵狀奏

曰虜易以計破難以用兵臣愚以為擊之不便今吏士馬牛穀糧芻葉之費甚衆轉輸不能給願罷騎兵留屯田兵士屯要害處益畜積省大費謹上屯田處器用簿上報曰如將軍計虜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其熟計復奏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今虜亡其美地茂草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叛志散師屯田以待其變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屯田便宜十二事分步兵九校吏士各萬人留屯田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排抑羌虜使不得肥饒之地分破其衆成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漕運穀至臨羌以示胡虜揚威武折衝之具五也以閑暇時伐材木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不乘危徼倖不出使虜因窺於風寒之地催於疾疫霜露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險阻遠追死傷之患八也內無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日無驚動河南大小罕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申威西極使師從枕席上過十一也既省大費僅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詔復報曰將軍獨不計虜兵將攻撓屯田者及殺略人民將何止之大小罕开前言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久不

往得無不分別人而并擊我耶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無變生於先零為一熟計復奏充國素曰虜失地速客分散飢寒皆聞天子明詔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其勢自壞今留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塹臺木樵便兵飾督烽火相連勢足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大利騎兵雖罷虜見屯田為必擒之具必有土崩以歸之意宜不久矣今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來為寇又見屯田兵精必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若為小寇勢不足患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釋坐勝之道乘從危之勢兵不見其利而內自疲弊敗重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不可空如是徭役自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見轉運煩費傾國家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且校尉臨衆宣明威德奉厚幣撫循罕开羌衆喻以明詔必無異心不足以疑故出兵臣今奉詔出塞引軍遠攻罷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敢避斧鉞之誅謹昧死以聞充國初奏事議臣非難充國十七人中十五人最在後十三人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於是詔報聽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充國兵

在外已經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給輸田事廢業無餘積雖羌虜必破來春民必困乏願令諸有罪非盜賊受財殺人犯不道者皆得以差入數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備預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曰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利慾之心在上之教化雖堯舜在上不能去民利慾之心而能令其利慾不勝仁義也雖桀紂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利慾也故堯舜桀紂之分在於義利而已矣故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民以粟贖罪則富室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已死如此則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不可卒復古者藏財於人不足則取之有餘則與之故詩云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兩我公田遠及我私下惠上也今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用古之通道也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上復下其議敞曰今罪人出錢減死便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又諸盜賊及殺人犯不盜者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犯所不當得爲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不可蠲除今因此

今贖甚明何傷教化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其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今涼州方秋饒之時民尚饑乏況至來春必將大困不早慮賑卹必全之策而引常經以難常人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從權也望之復對曰先帝聖明賢良在位立憲垂法爲無窮之基故今布令曰邊郡數被兵難饑寒天絕天年父母相失天下共給其費故爲軍旅卒暴之事臣聞天漢四年常使罪人贖罪出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借至爲盜賊以贖罪姦邪並起臣以爲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御史大夫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累足相給遂不施行敞議賜大司農朱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邑字仲卿廬江人身爲列卿居處節約俸祿以供九族鄉黨家無餘財敦厚公正不可交以私上甚重之將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嗇夫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祀不如桐鄉桐鄉民爲起立祠歲時常祭之是歲韓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封龍額侯

二年春正月乙丑甘露降鳳凰集於京師群鳥從之有萬數夏五月西羌平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首以降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赦天下後將軍充國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督將軍出擊斬首復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

不出必自服矣雖然將軍即見上宜歸功於二將軍
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之功哉兵
弊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余命一為陛下言
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
計武賢由是怨充國上書告充國中郎將卬前從
軍在西羌時言車騎將軍張安世常不快上意上數
欲誅之卬家將軍為上言安世事孝武皇帝數十年
稱忠謹宜見全恕由是得免卬又坐禁止而入至充
國幕府司馬中亂屯兵卬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
金安車駟馬免罷就第充國初以司馬從二師將軍
擊匈奴大為虜所困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
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一師引軍隨之遂得解身
被二十餘瘡武帝歎之擢為車騎將軍長史太始之
際與霍光定策要宗廟封營平侯秋匈奴大亂日逐
王先賢單于來降時衛司馬會稽人鄭吉使護鄯善
西南道以攻破車師日逐王請降於吉吉發諸國兵
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及河
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封日逐王為歸
德侯吉為安遠侯使吉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
護都護之號自吉始也於是吉始中西域而立幕府
治鳩壘城鎮撫諸國漢之號今頒於西域始自張騫
而成於鄭吉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下獄自殺寬饒

魏人為儒學者所宗剛直公清數千犯上意在位久
不遷越先之者多寬饒自伐其行能意終不滿時上
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
儒術不行以刑獄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
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
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不得其人不居其位書奏
上以寬饒為怨誘下其書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旨
意欲求禪大逆不道遂下獄諫議大夫鄭昌上書曰
司隸校尉食不求飽居不求安進有憂國之心退有
死身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全張之託職在司察
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諫國事下有司劾以大辟
臣幸得與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
遂下廷尉寬饒引佩劍自殺寬饒為司隸京師肅清
居貧子弟常步行自戍北邊然性頗深刻刺舉無所
迴避貴戚大臣人人相與為怨平恩侯許伯入第丞
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賀許伯請之乃
往從西階上東向特坐許伯自酌寬饒曰無多酌我
我有酒狂丞相笑曰次公醒而如狂何必酒也坐皆
屬目卑下之酒酣作樂長信少府擅長卿起舞舞為沐
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悅仰視屋而歎曰富貴
無常忽輒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者得久
矣君侯可不戒之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

而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請乃止寬饒初為衛尉司馬先是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嘗為衛尉使役使市買寬饒按舊令遂揖衛尉衛尉私使寬饒寬饒以令詣府門謁辭尚書尚書責問衛尉由是不敢私使而司馬不拜寬饒為司馬斷其單衣令短躬按行士卒撫循之甚有恩信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士卒數千人皆扣頭請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始和親

三年春起樂遊苑二月丙辰丞相魏相薨四月戊辰御史大夫邴吉為丞相吉起刑法小吏及為丞相以禮讓臨下掾吏嘗有罪輒與長休假無按驗吉曰丞相府有按吏之名竊陋焉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御史嗜酒醉嘔吐吉車茵西曹白命斥之吉曰以醉之失去士此人將安所容乎西曹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後邊虜入塞發奔命卒至此馭吏習邊事見驛騎持赤白囊知虜入塞遽白吉因曰恐虜復入長吏皆老不任兵馬宜可預視吉即按省未畢有召問至吉具對御史大夫不能詳知所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吉歎曰士無不可容向不聞馭吏之言何見勞勉之有吉嘗逢見郡關死傷橫道邊不問前行見人逐牛牛吐血喘息吉使騎問逐牛行幾里已喘操吏獨謂丞相前後失問以譏吉吉曰人關相殺

長安令京兆尹之職歲盡丞相課其殿最奉行賞罰而已丞相不親小事非所以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暑恐牛近行用暑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陰陽職當所憂是以問之吉子顯為議曹掾從禮高祖廟至夕牲曰乃使出取齊衣吉怒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亡吾爵者必顯也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五十斛是歲光祿大夫梁丘賀為少府賀字長翁琅邪人初以能心計為武騎後為郎上祠孝昭廟先驅旋頭大劔挺墜於地首陷泥中刃向上乘輿馬驚於是上召賀筮之曰有兵不吉上還乃使有司代祠祠是時霍氏外孫任宣為代郡太守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夜亡乃玄祛服入廟執戟郎間欲為逆發覺伏誅其後明而入廟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由是近幸為大夫至少府為人心周密上信重之賀明易賀子臨亦精於易為黃門侍郎

講論於石渠

四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典五帝太一后土之祠鸞鳳翔降集於旁齊戒之暮神光顯著及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登於天或降於池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饗海內承福其

赦天下賜民爵鰥寡高年帛夏五月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加賜黃金百斤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其真潔順女賜帛霸為政尚先教化而後刑罰務農桑節用殖財去食穀馬聰明盡知下情嘗使吏人有所按察吏還霸勞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鳥所盜肉吏大驚以為神以霸且知其委曲毫釐不敢有隱民有鰥寡孤獨死者霸告吏曰某處大木可為棺某亭楮子可為祭吏往皆如其言吏民不知所出皆稱神明姦人去入他境郡丞老病耳聾督郵自欲逐之霸不聽或問其故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乃為姦吏因緣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新長吏又未必賢凡治道去其太甚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五月詔郡國舉賢良匈奴遺弟呼留若勝之來朝冬十月有鳳十一集杜陵十有一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有罪棄市延年為治嚴酷冬月傳屬縣囚會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府丞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實親厚之而丞愈自恐自筮得死封乃求告至京師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有此數事延年坐誹謗政理不道先是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母怒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行矣去汝東歸除掃

墓地待汝耳母還歸復為宗族昆弟言之後嚴餘而誅矣延年雖酷然敏於政事令行禁止郡國肅清先是為涿郡太守豪強放縱盜賊橫行吏民皆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強大家延年至則按誅大姓高氏等所殺十人郡中畏懼道不捨遺初上即位延年為御史劾奏霍光擅廢立主上無人臣禮大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之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才至二千石大官東海賢於嚴母號曰萬石嚴孀延年次弟彭祖有才藝學春秋明傳經注記即名嚴氏春秋也官至左馮翊太子太傅不求當世為儒者宗或謂彭祖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修小禮曲意無貴人左右之助經義雖高不至宰相矣願少自勉彭祖曰大凡通經術故當修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卒以太傅官終十有二月鳳凰集上林

前漢孝宣皇帝三卷第十九

前漢孝宣皇帝紀四卷第二十 荀悅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宮郊大時皇太子冠賜列侯嗣子爵王大夫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蝕之左馮翊韓延壽有罪棄市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先是為東郡太守放散官錢奢僭逾制御史大夫蕭望之按驗之丞相邴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按問東郡事望之因令併得問之延壽聞之即按劾望之在左馮翊時放散稟議官錢數十萬吏掠治急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望之按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得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果無事實而御史按驗東郡具得延壽事

事都肆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雀延壽駕駟馬車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駕駟馬載祭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正假司馬十人持幢傍轂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階列衛騎士兵車四面管陣被甲鍍整居馬上抱弩負簡又使騎士戲車弄馬又取官銅物侯月蝕鑄作劍鉤鐸放效尚方取官錢帛私假徭役吏民及飾車騎甲用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事下公卿公卿議以延壽前既無狀又誣訴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坐棄市死然延壽為治甚得吏民心吏民數千人送至渭橋老小

扶持車轂莫不涕泣初延壽以父義諫燕刺王而死霍光顯賞其子權延壽為諫議大夫遷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初廣漢患郡俗名黨大族相依以憑凌長吏乃陰交構之以生其隙於是吏民多相怨讐風俗凋薄延壽乃道之以禮讓和輯其俗俾有制度為之禮節養生送死不逾禮法百姓遵用其教賈偁人車馬下埋為物者棄之市道徒為東郡太守政理大行吏民畏而愛之其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

之何以至此吏民聞之自傷悔不復欺犯其縣尉至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之不死因失瘡不能言延壽聞之自傷對掾吏涕泣遣醫治之甚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

謂府門卒當車前願有所言因曰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今旦明府早駕久駐而不出騎吏父至府門騎吏趨出父適返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受罰得無毀大化乎延壽車中舉手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還舍召見府門卒遂特用之卒是老書生聞延壽賢故自隱於門下以延壽在東郡治為天下最及守馮翊行縣至高陵邑人有兄弟訟田自言者延壽大傷之深自責稱病不聽事卧傳舍而縣令承三老亦自繫待罪於是訟者深自悔皆髡鉗肉袒謝罪請以田相讓及死不復敢爭延壽見勉勵之乃起視事

郡中翕然轉相勸勵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也治官茂矣

二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薨增者故韓王信之曾孫安道侯說之子增爲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歷事三主甚重於朝廷五月將軍許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道人倫之大者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爲苛禁匈奴掘衍單于爲其衆所叛兵敗而自殺於是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議者多云匈奴爲害日久今可因其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丐與兵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義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和親夷狄莫不聞矣不幸爲賊臣所殺而今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兵不以義動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若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義之盛也上從之壬午御史大夫蕭望之貶爲太子太傅太傅黃霸爲御史大夫是時邴吉年老上重之望之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光不明今歲星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在輕丞

相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後丞相司直奏言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廷中差處丞相後丞相謝御史大夫稍揖進之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會廷中與丞相均禮又望之自擅使守吏自給車馬至杜陵視家事小吏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買實私所附益凡十三萬三千上由此策貶之冬十一月有二月平通侯楊惲坐怨望不道腰斬惲丞相敞弟以發霍氏反事封光祿勳公廉好義讓千萬財分昆弟宗族然自伐其賢能性好刻害發人陰伏輕慢士人卒以此敗太僕戴長樂與惲有隙告之曰安昌侯乘車奔入北掖門惲曰嘗聞奔車抵殿門門闕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惲觀西闕上指桀紂畫像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爲師矣人有堯舜不稱而言桀紂又曰天久陰不雨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上行必不至河東矣上以爲戲語悖逆絕理下廷尉廷尉奏大逆不道請捕治之上不忍致法免爲庶人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智畧之士也與惲書戒之以爲大臣廢退當闔門恐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也惲報書曰自惟罪過已重長爲農夫故修買豎之事料桑以給公上不意當復以此爲讖也夫西河郡地魏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遠

風尚節儉明去就之分今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山谷
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習俗移人於今乃親子之
志矣方今感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憚兄子安平侯
譚為憚曰西河太守杜侯前以過細今復徵為御史
大夫候罪薄又有功勞且復用憚曰有功何益懸官
不定為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俱盡力
吏皆坐事誅騶馬隈佐成告之下廷尉按驗得憚與
會宗書上惡遂誅憚妻子徙合浦譚坐不諫止憚與
相應咎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公卿奏收用黨友皆免
官京兆尹張敞亦被奏獨寢不下會敞使捕賊掾吏
繁舜有所按驗以敞當免曰五日京兆尹耳不肯為
按事敞聞之即收舜強致之死罪舜家自告上欲令
敞自便利即先下敞坐楊憚事免敞詣闕上印綬因
從闕下於是京兆吏民解施桴鼓起而冀州都中有
大賊上思敞功效即下詔所在召敞拜冀州刺史廣
川王同族劉調等為賊窟藏於王家敞自將吏民兵
車數百兩圍王官果得調等於殿屋重轅中乃斬調
懸其首於王宮門因劾奏王上不忍致法削其戶冀
州盜賊禁止遷太原太守郡中清淨所在治理
荀悅曰天子無私惠王法不曲成若張敞之比以議
能之法宥之可也使之亡非也

三年春正月癸卯丞相邴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有

畢上不忍絕創爵為關內侯二月壬辰御史大夫黃
霸為丞相霸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綱紀風采不及魏
相邴吉于定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神光並見燭
耀齊宮十有餘刻辛丑鳳凰集長樂宮文章五采留
十餘刻吏民並親賜民爵一級餼寡孤獨帛令民大
酺五日時天下殷富數有嘉應益州刺史王褒欲宣
風化於其民王褒作中和樂宣布歌詩選好事童子
何武等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上召武等觀之皆
賜帛曰此感德之事吾何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王
褒有逸才能為文上乃徵之待詔後召褒為領頌聖
主得賢臣之意褒對曰春秋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
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越舍省而
功施普器用利則事力少而成效多故工之用鈍器
也勞筋苦骨終日斲斲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朴清水
淬其鋒越砥斂其鏑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慧泥
畫塗如此乃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
慶百尺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
苦盛夏之鬱德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慘何
則有具者易其備夫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
內也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周室之隆齊桓設庭
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是觀之明君人者勤於求
賢而佚於得人臣亦然故世必有仁聖之王而後

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起龍興而致雲螭蟬侯秋
吟蟬蟬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
多士生此王國故聖王必待賢臣而弘功業雋士亦
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愉
悅無數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大
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何令不行化溢四表橫
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闕望而
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思從祥風逮德與和氣
遊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
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
啗噓呼吸如喬松耶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
及之頃之拜褒爲諫議大夫數爲辭賦方士言益州
有金馬碧鷄之寶可祭致之使褒祠焉褒道病死六
月辛巳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安和寬裕論
議持平稱爲名臣是歲置西河屬國都尉以處匈奴
降者

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有罪自殺胥好倡樂逸遊力
能扛鼎空手搏羆豕猛獸動作無法度昭帝時數使
巫祝禱上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祝詛如
前楚王延壽謀反胥與私通書延壽既誅辭連及胥
有詔勿治後復祝詛胥官中棘生十莖莖赤葉白如

素池中水變赤魚死有鼠舞王後庭中後祝詛事發
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自殺蓋曰厲王其子爲庶人匈
奴單于臣道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無寇減戍卒十
二大司農丞耿壽昌爲算能商功利奏言故事歲漕
關東穀四百餘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
弘農河南上黨太原郡穀足給京師可以省關東漕
卒半又奏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糴
貴時減價出糴以贍貧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乃賜
壽昌爵關內侯是時糴穀甚賤農人少利故設常平
倉而蔡揆以好農而爲使者勸農於郡國昔李悝爲
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
除山澤邑居三分減一爲六萬頃治田勸農則畝益
三斗不勸損亦如之增減轉爲穀百八十萬石矣故
農事不可以不勸糴甚貴則傷民糴甚賤則傷農民
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爲
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五口之家治田百畝歲
常不足以自供若不幸即有疾病死喪之費則至於
甚困是以民不勸耕而糴至於甚貴也是故善平糴
者必視歲上中下上熟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饑
亦如之故上熟官糴三而舍一中熟官糴二而舍一
下熟官糴一而舍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
小熟之所斂而糴之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而糴之

太僕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糴之以相贍補故雖遭饑饉糴不甚貴而民不散救價常平行之魏國魏國強富夏四月辛丑朔日有蝕之是謂正月朔應未作春秋左氏傳以為重遣丞相御史掾吏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寬狹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王單于遣子右賢王鉢婁渠堂入侍而呼韓邪兄左賢王自立為郅支單于遣子入侍三月丁巳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延壽亮夏四月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鍾及筍簾銅人皆生毛長二寸許甲申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上素服五日冬呼韓邪單于遣弟左賢王朝貢

二年春正月立皇太子賢為定陶王後徙為楚王詔曰乃者鳳凰甘露降集黃龍登典醴泉滂流枯槁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祥其赦天下減民筭三十賜諸侯王丞相將軍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朱崖郡亂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御史大夫杜延年賜安車駟馬免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國為御史大夫秋九月立皇太子宇為東平王冬十月幸雲陽官營平侯趙充國薨謚曰壯武侯以功德與霍光等圖畫相次於未央宮第一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次曰衛將軍富

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頰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陵侯邴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楊德侯劉德次曰少傅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以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邵虎仲山甫焉至成帝時西羌常有驚成帝思特帥之臣詔黃門侍郎楊雄即充國畫像而頌之曰明靈惟先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我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尅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管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赴西戎旅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之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糾糾桓桓亦紹厥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官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為郅支所破遂稱臣來朝上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以為聖王先諸夏而後夷狄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其下太子太傅蕭望之議曰單于夷狄禮儀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蠻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鬻糜之義譙厚之禮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往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不闕於朝饗不為叛臣信讓行乎蠻

夷福祚延於無窮此萬世之長策也上令單于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繒絮使有司導單于先行就邸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書曰西戎即序言皆順從其序也道理遠遠人物介絕人事所不至血氣所不沾不告諭以文辭故正朔不及禮義不加非導之也其勢然也王者必則天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故威德之主則亦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藩國蠻夷之君列於五服詩云彼氏羗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地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故遠不問親狄不亂華輕重有序賞罰有章此先王之大禮故舞四夷之樂於四門之外不備其禮故不見於先祖獻其志意音聲而已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以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二月單于罷歸遣衛將軍車騎將軍騎都尉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歸幕南保光祿城而到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詔曰乃者鳳凰集新蔡衆鳥四面行列而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疋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繆寡孤獨帛各有差賜吏民爵二級無出今年租三月己巳丞相黃霸薨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國爲丞相初定國父于公爲東海郯縣獄吏郡決曹掾決

獄甚明理法者皆無恨郡中爲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老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去姑告鄰人曰我年老久累丁壯其後姑自剄而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驗治甚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婦孝養姑十餘年以孝聞於天下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乃抱具獄哭於府門上因辭病去郡中枯旱三年及後太守方召于公公曰前有孝婦不當死枉□誅 咎 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因表其墓天乃大雨于公其里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興故人爲之語曰于公高門以侍封嚴母除地以望喪定國少爲文法吏及在卿位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謙讓恭敬士雖貧賤徒步皆與均禮爲廷尉八年持法平端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天下自不冤然好飲酒至一石不能亂益精明郗吉之薨也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皆以次見用後太僕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萬年沛人也外行廉平內行修飾在位稱職然善事人郗吉疾病中二千石以下謁問疾吉遺家丞謝之已皆去唯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好爲曲意如此子咸剛直有異才萬年嘗召咸牀下教戒之咸瞻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謝曰且鏡

所言大人乃教咸諳也萬年乃不復言咸復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頗言石顯長短為顯所奏坐漏洩省中語一獄減死後歷州郡所在令行禁止官至少府其治嚴酷傲嚴延年然性奢侈其廉不及詔諸儒博士講五經同異於石渠太子太傅望之平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較梁公羊春秋左氏傳博士久為孫公主求歸年七十餘矣與烏孫男女二人俱來賜田宅奴婢朝見儀比於公主焉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廢遷房陵冬十月丁卯未央宮宣室閣災

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詔曰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賦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務為欺慢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計簿有疑不實者按之使真偽無相亂三月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官是歲未央宮殿輅幹官中雌雉化為雄毛衣變而不鳴無距冬十有二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宮

讀曰本紀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治之士咸精其能至於伎巧器械之資後世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遭植匈奴乘亂推亡固存申威北狄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德侔殷高宗周宣矣漢武之世得賢為盛公孫弘倪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上式發迹於牧羊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斯位乎孝武踐祚方用文武求賢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偃而歎息群士慕義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桑弘羊推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磬出於降虜斯亦當時板築牧牛之徒明矣漢之得人於斯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實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律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磬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至孝宣承統繼修鴻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鄒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之屬皆

有功迹見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前漢孝宣皇帝紀四卷第二十

前漢孝元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一 荀悅

皇帝癸未即位年二十六初宣帝寢疾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大傅蕭望之少府周堪至京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望之薦諫議大夫劉向以博學忠直爲散騎宗正給事中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赦天下賜諸侯王公列侯金二千石以下錢帛各有差封皇后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爲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封皇后父禁爲陽平侯禁即魏郡元城人也其先齊田氏濟北王安之後其子孫廢爲庶人時人謂之王家田氏焉禁父字翁孺武帝時爲繡衣御史捕逐羣盜黨與及長吏多所縱活而暴勝之奏殺二千石以下及通行酒食相連坐者大郡至斬萬有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職免翁孺歎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吾所活萬餘人矣後世其與乎翁孺徙居魏郡元城人建公曰昔春秋時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氏乎元城東郭五鹿墟即沙麓地也今翁孺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矣皇后字正君方娠正君夢月入懷長大許嫁未入門夫輒死禁恠之相者言當大貴年十八宣帝時入掖庭爲家人子以配太子一見

殿內即幸有娠生男即成帝也遣使者徵瑯邪王吉貢禹吉年老道病卒禹至拜諫議大夫王吉與禹相善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始吉居長安東家有棗枝垂吉庭中吉婦取其棗以啗吉吉後知之乃去其婦東家見吉去婦欲伐樹鄰人止之因固請吉婦還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樹完去婦復還其勵節如此貢禹字少翁初河南令以職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冠遂去官以明經潔行自修上既見禹虛已問以政事禹曰古者宮室有制度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墻塗而不雕木磨而不刻車服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高祖孝文孝景皇帝修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厩馬不過百餘匹後世轉爲奢侈臣下亦相倣效故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今齊三服官作工數千人一歲所費數千萬杯碗器物皆文畫金銀飾之厩馬數萬匹民饑而死或人相食廐馬食粟患其肥大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如是乎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不知禮正多藏金銀財物鳥獸六畜之類凡百九十物又取後宮女置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後遂遵之使天下化成下及百姓皆逾制度唯陛下大減損輿服

御物三分去二察後宮賢女留二十餘人餘悉歸之及諸園陵女無子者宜皆遣之厩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以爲田獵之囿餘皆復爲田以賜貧民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令自娛樂而已此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旨隨君上下臣禹不勝眷眷不敢不盡愚上喜納其忠詔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以賑貧民凡禹所言後多施行之夏四月光祿大夫王褒等七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失職之民登延賢俊招顯側陋觀風俗之化詔國被災害甚者無出今年租賦江淮陂湖園池以貸貧民勿收租稅賜宗室屬藉者馬一匹至二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吏民五十戶牛酒秋八月屬國降胡萬餘人亡入匈奴九月關東諸郡國十一大水人饑相食詔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減食穀馬食肉獸詔列侯舉茂才匈奴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二萬斛穀以給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立皇弟音爲清河王二月戊午隴西地震毀落太上皇廟敗縣道及城郭宮寺屋室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皆湧三月立廣陵厲王太子弟霸爲王罷黃門乘輿及狗馬水衡禁苑少府伏飛外池

嚴築池田假於貧民詔郡國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夏四月立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石右庶長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一級列侯錢各有差荀悅曰賞罰者國家之利器也所以懲惡勸善不以喜加賞不以怒增刑列侯重爵不可以虛加也秋七月己酉地震詔舉直言極諫之士東海翼奉字少君待詔對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形猶人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五臟病則氣色變於面六體病則伸屈見於形地震者陰氣盛也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建章未央宮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宜爲設員出其過制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爲大水然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災是也奉又上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起殷道聖人美之今國家郊禘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官室苑囿奢侈臣愚以爲誠難安居而易改作欲陛下徙都洛陽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改正制度無有繕治宮室不急之費三歲可餘一歲之畜臣聞天道有常王道無常無常者所以應有常有非常之主然後立非常之功

願陛下留神慮上異其言奉好災異占候之術爲博士諫議大夫是時史高典治尚書事而蕭望之爲副然望之名儒有師傳恩上信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長安令楊與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議論休譽不專在將軍何也此誠有所聞以將軍幕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古人疾其如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故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故曰飽不俟食感之甚者今平原文學匡衡才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在幕府即學士翕然歸心薦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是顯示庶衆名流後世不亦可乎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爲郎中時蕭望之周堪劉向及侍中金敞安上子中正敢言此四人者同心輔政而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比於史高與望之不同恭顯皆嘗坐法腐形爲宦者自宣帝見任用矣及上即位多不親政事遂委顯等望之以爲尚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遊晏後庭欲更用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等有隙待詔鄭朋華龍等者皆傾巧人也行汙穢欲入堪等不納更入許史因求見上怨毀望之等恭顯遂令朋龍等上書告望

之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候望之休沐日令二人上書事下恭顯恭顯奏望之及堪向黨與相構譖訴大臣誘毀親戚欲以專權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詔謁者召致廷尉上不省爲下獄可其奏後聞繫獄上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乃責顯恭即日出望之等令視事顯恭因今史高言上曰陛下新即位未有德化聞於天下先驗師傅既下獄又虛出之宜因決免之於是詔收望之印綬及堪向敞連坐皆免而朋龍爲黃門侍郎自此忠臣退而奸臣用事六月關東大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吏發倉廩府庫賑饑寒者上重望之不已乃下詔曰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厥功茂矣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上方欲以望之爲宰相會望之子侍中散騎常侍中郎將侯上書訟望之前事下有司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言失大臣之體大不敬請捕之顯恭等知望之素高節不屈奏曰望之深怨望歸非於上自以托師傅恩德終不坐非頗屈於牢獄抑其怏怏之心則聖朝無以施德厚上曰蕭大傳素剛直安肯就獄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於是遣謁者促召望之因命太常急發執金吾圍其第候者至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

生朱雲素剛直好節士教之自裁望之乃歎曰吾嘗備位宰相年餘六十矣而入獄以求生不亦鄙乎遂飲藥而卒上聞之大驚附手曰吾固疑其不就獄果然殺吾賢相太官方上食不肯食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乃解其子侯嗣爵關內侯歲時常遣使者祀望之冢暨終世望之八子育咸由侯皆至九卿育初爲茂陵令會考課時漆令以殿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扶風大怒曰君課等六裁自脫耳何暇與左右言及罷出傳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直出不還書佐隨牽之育按劔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後曹遂趨出欲去官明日會詔召入拜司隸過扶風府門而官屬掾吏數百人皆拜謁於車下咸由所在皆以功績著聞名流後世是歲丞相府家雌鷄伏子漸化爲雄有冠距鳴弘恭病死石顯爲中書令車騎將軍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迭呼韓邪侍子以歸昌猛見單于益盛又聞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既北則難約束因與單于盟約曰漢與匈奴各爲一家世世子孫無得相詐相殺有盜竊相報行其誅賞其有寇發兵相救敢有背約受天不祥令子孫世世盡無違盟昌猛與單于登弱水東山刺白馬以月支王頭所爲飲器飲血盟而旋公卿議者以爲單于難比猶不能爲害昌猛擅以國家世世子孫詛盟

罪至不道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

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珠崖郡山南縣反上博謀羣臣欲擊之待詔賈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韶盡美矣禹曰吾無間然矣以三聖之德地不過數千里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北盡朔裔南暨聲教豫聲教者則治之不欲豫者不強治殷周之時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而君臣歌德頌聲並作及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內叛孝文偃武行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行三十里爲程騎行五十里爲程朕乘千里馬獨安之乎乃還馬勅四方無來獻當此時天下無事斷獄數百及孝武皇帝西連諸國至於安西東過碣石至於樂浪北却匈奴數萬里南制南海爲八郡兵革數起父戰於前子鬪於後女子垂亭鄣孤兒啼於道老母寡婦飲泣街巷設虛祭於道傍招神魂於萬里之外廓地泰大征伐不休而天下斷獄餘數萬人今關東困乏至有嫁妻賣子此社稷之憂詩云蠶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叛自古而患之何況反覆南方萬里外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卧而俗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有之不足郡縣置也棄之不足惜也不擊之不損威臣竊

以往時羌渾言之暴師曾不滿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費四十餘萬錢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捐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拯饑饉全元元也方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本非冠帶之國禹貢所不及春秋所不理皆可宜廢之無以爲上以問丞相定國御史大夫陳萬年萬年以爲當擊之定國以捐之議是上乃罷珠崖郡民欲內屬者處之不欲者勿強上數見捐之言多納用後爲石顯所毀稀復得見其後長安令楊興以才能幸於上捐之欲因求見謂興曰令我得見上言君蘭京兆尹立可得我前後所薦皆如其言興曰縣官嘗言興逾勝薛大夫我易助也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甚速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尹京兆尹郡國之首尚書百官本也天下宜大治士則不隔矣興曰石顯上所信用今且以合意則得入矣捐之因與興共爲奏稱薦石顯又薦興京兆尹顯聞其譏白之乃下興捐之獄有司劾捐之興懷詐僞更相薦舉漏泄省中語罔上上道捐之棄市興減死夏四月乙未茂陵白鶴館災本志以爲白鶴館五里走馬之館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幸逸遊不正之臣勿在正位病石顯之象也赦天下夏早立長沙場王弟宗爲王

封故海昏侯賀子爲侯六月詔曰朕惟衆庶之饑寒
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官其罷
建章甘泉衛士令各就農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
陽者各三人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次位諸侯王
三月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有星孛於參詔太官無
日殺所供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之正事而已罷角觝
戲上林宮館希幸御者齊三服官北假官田鹽鐵官
常平倉博士弟子無置負以廣學者省刑罰凡七十
餘事御史大夫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
爲御史大夫禹奏言古者民無賦筭口錢今民生子
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加困產子輒不舉甚可痛之
宜令今兒生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十二乃筭又奏
言武帝時令人犯法贖罪入粟者補吏是以國亂民
貧盜賊並起郡國畏法則使巧能欺上府者以爲右
職姦宄不勝則取勇猛昔暴能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慢而便巧者尊於朝悖
逆而勇猛者貴於官行爲犬豕財富勢足是爲賢耳
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
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此宜除贖罪
之法選舉不以實及有賊者輒行其罪無但免官則
貴孝弟賤買人進賢能廉直而天下治矣十有二月

丁未貢禹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初
鄧支單于然漢擁護呼韓邪單于乃求其侍子漢遣
衛司馬谷吉送之鄧支單于乃殺吉遂依康居而居
馬時諸葛豐爲司隸劾舉無所迴避京師爲之語曰
問何闊逢諸葛上嘉之加豐光祿大夫侍中許章不
奉法度賓客犯法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
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下獄收章寤迫馳車去豐
追之章因而入宮自歸於上豐亦上奏因收奪豐節
司隸去節自豐始也

前漢孝元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一

前漢孝元皇帝紀中卷第二十二 荀悅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免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過無出田租上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上書言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移陛下日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馳騁于戈縱姿於野不卹百姓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與天下同憂樂上即日還宮詔丞相御史大夫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三月頒霜殺麥苗詔曰朕之不明無以知賢侯人在位括人壅蔽民漸俗薄去禮觸刑豈不哀哉其赦天下令勵自新各務農畝無田皆假貸種食吏賜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秋七月己未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賜金安車駟馬免上自酌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嘗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上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頸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渡矣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曰主聖臣直從橋安乘船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迴橋廣德病賜安車駟馬免平亥太傅韋玄成爲御史大夫九月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接者宣帝舅王無敬之子也冬十有二月丞相于定國賜安車駟馬免子永嗣位至御史尚

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也賢而有行永以選尚焉周堪復爲光祿勳與張猛皆給事中見親任而石顯等數譖毀之劉向以草莽臣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磬拊石百獸率舞及至周之開基西郊雜集衆賢莫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息忿爭之訟周諒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歡於外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諸臣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貽我來楚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人在位而邪議滄滄相是而背君子其詩曰滄滄嘗嘗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杆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諸愬其詩曰僂倪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替替當此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日有蝕之亦恐之醜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此皆不知賢不肖易位之所致

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厲王奔彘幽王見弑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叛而不朝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阨二彗星見三野鷄夜鳴常星不見夜中星殞如雨者一火炎十四長狄入中國三五石殞墜六鷗退飛冬康有蜚鸚鵡來巢葦晦冬無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死八月殺殺大雨雹雷電失序水旱饑饉蝗蝻俱出衆災並起當此之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鄭傷桓王戎執其使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遲不能復興由此觀之氣和致祥氣乖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德古今之通義也當今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乖忤分曹爲黨更相譖愆不可稱言是以災異並起皆妖氣之所致也夫履襄周之迹脩詩人之刺而欲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讒邪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旣已用賢令行善政而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消矣懷多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辭枉之門讒邪進者賢人退辭枉威者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善惡相消詩曰雨雪庶庶見覲曰消昔舜禹與驩兜共工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之時皆迭進相毀流言

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俱事於魯季斯與叔孫通並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斯與季孟而消孔子叔孫通故以大亂夫治亂之端在於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固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舉不爲朋黨禹稷皋陶更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而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引其類聚於朝故易曰見龍在天天大人造也在下位則與類俱進故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今姦邪與賢臣並進在交戰之內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天地所以見誠災異所以重至也自古聖王未有無誅而治者故舜有四方之亂孔子有兩觀之誅今以陛下之聖明宜深思天地之心察兩觀四放之意鑒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唐周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時之變仰鑒前古之事宜放速佞人之黨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明去就則百異消滅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顯等見其書而愈與許史比周而怨向向等遂禁錮十餘年初上內重周堪而患諸譖愆無所信時長安令楊興嘗稱舉堪上欲以爲助乃問興曰朝臣不可光祿勳何也興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旨曰非獨不可於朝廷

自州里亦不可臣前見堪等與劉向謀毀骨肉議者以爲當誅故臣前言不可也上曰然此何罪而當誅也今宜如何興曰臣愚以爲賜爵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忘師傅之恩此最計之得者上由是疑焉又惜其才乃遷堪爲河東太守張猛爲槐里令後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臣命之傳朕論議正直愛國之心以不阿專事貴孤特寡助黜退往者衆臣每有災異託咎此人朕迫逼於俗不得專心堪出之後天變仍臻衆亦嗆然堪治郡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稱說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知人朕有以自明也其復徵堪拜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堪病卒而顯遂誣張猛令自殺顯知專權恐左右耳目一日聞已者乃時還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出使自白曰恐後漏盡還請稱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後果有人上書告顯專命矯詔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下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辭下無不妬嫉欲陷害者類如此非一愚臣微誠不能以一身快萬衆任天下怨也願歸樞機之職充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上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之益信任厚其賞賜貲至萬數初顯殺望之知天下怨已因薦貢禹而深禮事之明進賢不妬望之其說變詐以自解免皆此類也顯

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心欲附之因薦奉世中子謁者遂爲侍中遂因言顯專權不可任上怒免遂歸郎官後御史大夫缺群臣皆薦昭儀兄野王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上曰然昭儀兄也恐後世以陛下越度衆賢私後宮之親上曰善吾不見是乃不用野王曰人皆以內寵貴我獨以內寵賤自此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矣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察觀其言行未必合於道者必此人也此亦察人情之一端也僞生於多巧邪生於多愁是以君子不尚也禮與其奢也寧儉事與其煩也寧畧言與其華也寧質行與其綌也寧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儉之一物不稱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孝弟力田帛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

爲丞相左扶風鄭弘爲御史大夫弘所在著名迹法度條教爲後世所稱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六月詔

曰元元之民困於饑饉朕爲民父母德不能覆而加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時災異數發上問言事得

失者博士匡衡上疏曰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公卿大夫相與修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民不暴

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順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治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

患上有自尊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尅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

皆在本也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鄉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

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宜正之本朝使海內昭然易其視聽道德興於京師淑問揚於疆外然後大

教成也傳曰審好惡治性情而王道興矣治性情之道必強己之不足而審己之有餘蓋聰明疏通者戒

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擁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沈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

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僞巧之徒不敢比周而妄進矣今

俗吏致治不奉禮讓而尚苛暴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陛下哀愍吏民綱法抵禁比年大赦

而今日赦令明日犯出相隨而入獄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不息是時赦令數故衡對及之

荀悅曰大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太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太赦之令

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

皆亂異心並起姦邪非一及武帝末賊後繁與群賊並起加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

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無赦矣君臣失禮政教陵遲犯法者衆亡命流竄而不擒獲

前後相積布滿山野勢窮刑威將爲群盜或刑政失中猛暴橫作怨枉繁多天下憂慘群獄姦昏難得而

治承此之後宜爲赦也或赦大逆或赦輕罪或赦一方或赦天下期於應變濟時也秋七月西羌反遣右

將軍馮奉世擊之奉世字子明上黨人也徙杜陵初前將軍韓增舉之自宣帝時爲名臣矣上議出兵奉

世曰虜無過三萬人而兵法當倍用六萬然羗衆守矛之兵耳器不鋒利可四萬人守屯足矣奉世曰國

家戰守之備久廢夷狄皆有輕邊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無畏懼戰則兵挫守則不足如

此怯弱之形見羗人乘利諸種並會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人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

决功相萬倍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奉世將萬二千騎以兩裨將至隴西分兵數處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上谷羗虜衆多漢兵爲羗所敗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乃足上乃大爲發兵六萬人拜太常任千秋爲奮威將軍以助之奉世上書願得其衆不煩大將上不聽遂並進兵羗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八月天雨草如莎相摻結如彈丸是歲有獻雄鷄生角者本志以爲黃龍元初末光鷄變三見王氏僭位之萌也黃龍元年而宣帝崩上即位皇后將立應是正宮之中鳴鷄爲雄不鳴不將無距者貴始萌而未成也元初元年封王婕妤父爲丞相由內史禁爲平陽侯婕妤立爲皇后故應是也丞相府史家雌雞爲雄即丞相內史女之應也伏子者明已有子將距者尊已成也以永光二年禁薨子奉嗣侯爲侍中衛尉始見用雄雞生角明布威行權從此始也卒成篡之漸矣三年春西羗平軍罷奉世還以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三月立皇太子康爲濟陰王夏四月癸未大司馬王接薨七月壬戌左將軍許嘉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嘉上之元舅即廣漢弟延壽之子廣漢無子嘉奉其祀冬十有一月己丑地震雨水大霧復鹽鐵官博士弟子貢以用不足民多復除故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所賑貸貧民勿收責三月行幸雍祠五時六月甲戌孝宣帝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蝕之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臣布職則群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聞於王道夙夜憂懼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教令多違民心未得邪說虛進事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未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後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秋七月罷衛思后園及戾后園冬十月乙丑罷祖廟在郡國者先是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景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依古禮宜止未及施行而禹卒於是追思禹言乃下詔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弘等十七人皆曰臣聞祭者皆由中出生於心者也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於京師之居射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尊尊之大義也五帝三五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一切勿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祀置夷守而已諸陵分屬三輔以渭城亭部北原上以爲初陵詔曰往者緣臣子之義秦徙郡國民

以奉園陵今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分
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
耗之災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詩不云乎民
亦勞止訖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初陵無置縣
邑使天下安土樂業無有搖動之心又罷先后父母
奉邑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效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祀后
土秋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士
卒遺還冬上幸長楊布車騎大獵十有二月乙酉毀
太上皇孝惠帝寢園是時丞相列侯中二千石博士
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
太祖繼太祖五廟皆迭毀毀廟主藏於太祖五年而
再獻祭言一禘一祫祫祭者言毀廟及未毀廟之主
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穆復為昭古之正禮祭
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而不為立
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周之所立七廟者以后
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
七焉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皆親盡而毀成
王承二王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從毀以行
為謚而已臣愚以高祖受命定天下宜為高帝太祖
之廟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文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
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是宜皆就太祖廟序昭穆如禮

大司馬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德化茂威
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
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議大夫尹更始等
十六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
上重序昭穆猶立廟而已世宗留不毀

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有石隕於梁國六三月行幸
雍祀五時秋八月有白蛾群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
道冬河間王元有罪廢遷房陵罷孝文太后孝昭太
后寢園上幸虎園闢獸後官昭儀等皆坐能逸出園
攀檻欲及上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
前當熊而立左右捨殺熊上問婕妤曰人情驚懼何
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恐至御座故以身
當之上嗟歎而嘉之傳昭儀甚慙由是與婕妤有隙
婕妤即右將軍馮奉世之女傳昭儀者少為上官太
后才人自上為太子得進幸為人有才畧善事人下
至宮人左右飲酒馾地皆况延之甚寵有男是為定
國恭王上欲殊於後官故曰昭儀位次皇后昭儀之
號自此始也

前漢孝元皇帝紀中卷第二十二

前漢孝元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三 荀悅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奉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益三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戶十二萬爲大郡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爲信都王與母婕妤爲昭儀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冬十有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深五尺樹折屋壞魏郡太守京房棄市房字君明東郡人也爲郎中以言災異屢中上親幸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何人也上曰君不明也而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耶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今何以驗之不賢上曰以其時亂君危而知之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二君而非笑之時任豎刁易牙趙高治政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悟安得危亡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災異並出人民饑饉盜賊不禁視今爲治邪亂邪所任者誰與房言謂石顯上亦知之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是時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房上弟子曉考功者欲試用之房薦上弟子姚平任良願以爲刺史臣得通藉殿中爲奏事以防擁隔石顯等進言用弟子不若師上

欲以房爲刺史顯等知刺史當得徑奏事因言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宜以爲郡守房自請歲盡得乘傳奏事上許之房既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霧氣蒙去太陽清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獨不得如意臣出之後恐爲執事者所蔽身死而功不成及辛巳霧氣復乘太陽侵危此上大夫侵陽之氣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顯果白詔止房無乘傳奏事房至新豐復上奏曰臣以六月言避卦不交法曰道人始去寒漏水爲災至七月漏水出臣弟子姚平謂房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今湧水出道人當避死尚復何言臣獨謂曰陛下與臣尤厚雖死臣猶言也平又謂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之時趙高用事有正生者非刺高而高感自此而成故秦之亂也正先趨之也今臣守郡竊恐未効而死惟陛下無使塞涌水之災異當正生之必死爲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者丙戌小霧丁亥霧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至壬辰五十分霧氣復起此消息欲正離卦之黨并力而爭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已丑有遠風盡辛卯而太陽復侵危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用事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去稍遠太陽侵奪願陛下察焉房

去月餘竟徵下獄房妻父張博淮陽王之舅也欲為淮陽王末入朝謂房曰淮陽王入朝可以為助因使房為淮陽王求入朝奏草又房為上道幽厲之事出對御史大夫鄭弘道之顯告房張博誹謗朝廷詿誤諸侯闕導以邪意漏泄省中語博腰斬房棄市時年三十一房治易事梁人焦贛贛為外黃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其說長為災變分為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有占驗焉鄭弘坐與房言免光祿勳匡衡為御史大夫

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及太郡都尉秩皆二千石六月甲辰丞相韋玄成薨秋七月御史大夫匡衡為丞相戊辰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副校尉甘延壽陳湯矯制發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羌胡兵攻鄧支單于冬斬鄧支首傳詣京師時鄧支強暴東擊烏孫西脅大宛諸國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尸鄧支不肯奉詔而困辱漢使上書驕慢曰康居困危已久願歸強漢是湯與延壽等謀曰鄧支單于威名遠震今烏孫皆大宛欲降伏康居如得此三國北擊伊婁西取安息南排月支數月之間城郭諸國危矣鄧支分離所在絕遠無城郭強弩之守如發兵直詣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以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定延壽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

大策非眾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久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延壽聞之起大驚欲止之湯按劔叱延壽曰大衆已集堅子欲沮吾眾耶延壽遂從漢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形勢兵狀即引兵分為六校尉其三校尉從南道逾葱嶺經大宛其三校尉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經康居萬餘騎救之數奔營不利輒却漢兵遂燒木城城中人皆入土城漢兵四面推櫓擁並入土城單于被創死得漢使節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關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五千餘人上議其功丞相匡衡大夫李延壽及石顯皆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加爵土又遣吏訊驗湯私盜金事皆不與湯故正宗劉向上疏曰鄧支單于殺漢使吏士以百數事暴於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討之意未嘗忘延壽湯承聖百倚神靈總百蠻之軍攬城郭之兵出萬死之計入絕域之地遂陷康居屠五重城塞翁侯之旗斬鄧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而掃谷吉之助立昭明之功蠻夷率服稽首來賓辭臣之功莫有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尹吉甫為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之其詩曰驪驪惇惇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今延壽湯所誅威振天下雖易之折首詩

之雷震不能及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
燕喜既多受社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
爲遠况萬里之外齊桓先有匡周之功後有滅項之
罪君子計功補過近事貳師李廣利損五萬之衆糜
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屢獲駿馬四十四匹雖獲宛
王之首不足復費而私罪甚衆孝武以爲萬里之伐
不錄其過厚加封賞今康居之國盛於大宛鄧支之
號重於宛王殺漢使甚於留馬延壽湯不煩漢使不
費斗儲比於貳師功德相百倍且常惠隨欲擊之烏
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列土受爵故言威武勤
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
事之功則高於長羅安遠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
痛之上於是救湯等矯制貪穢小罪封延壽爲宜城
侯湯爲關内侯食邑各三百戶延壽爲長水校尉湯
爲射聲校尉延壽北地人也本爲羽林士超逾羽林
亭樓以材力進湯字子公山陽人也家貧無行初富
平侯張敞舉湯爲茂材湯待遷父死不奔喪生下獄
論敞舉非其人削戶二百會敞薨謚曰謬侯湯立功
西域世以爲張敞知人初宣帝時前將軍韓增舉馮
奉世以爲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時莎車王與
諸國共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尤國
匈奴發兵攻莎車師不能下而莎車遣揚言曰北道

諸國已降匈奴矣於是攻却南道與之盟而背漢都
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以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
西域乃矯以節告諭諸國王各發其兵合萬五千人
追擊莎車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遂平威
振西域宣帝謂韓增曰賀將軍舉得人也議封奉世
以爲侯丞相將軍皆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
社稷專之可也宜加爵位少府蕭望之以爲奉使有
所指而擅矯制違命今封奉世關内侯後奉使者競
逐利要功於夷狄爲國家生事不可長也宣帝從望
之議及甘延壽之封也杜延年子欽上疏追訟奉世
前功曰比罪則鄧支薄量功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
寡制勝則奉世於邊境爲功多慮危則延壽於國家
爲禍深其違命生事則與奉世同延壽割地而封奉
世獨不見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別則
百姓惑願陛下下有司議之上爲前世事不錄
荀悅曰成其功義足封追錄前可也春秋之義踐泉
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
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
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
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宜焉
四年春正月以討鄧支軍于功告祠郊廟赦天下夏
六月甲申中山王竟薨藍田地震山崩壅灞水安陽

岸崩壅涇水涇水逆流

五年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夏六月庚申復戾后園壬申晦日有食之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衛思后昭哀后廟園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園上少弟楚孝主亦夢焉上召問丞相匡衡議欲復衡言不可衡乃禱高祖孝文孝景廟陳言禮正咎在臣衡當受其咎皇帝宜蒙福祐盡禱諸廟上疾久不平皆復儻舊祀如故山陽社中大槐樹吏民伐斷之其夜樹自復立故處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單于諸妻漢女以自親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字昭君為關氏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上下有司議皆以為便郎中令侯應以為不可許上詰問狀對曰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是死囹也至孝武出師征伐斥奪其地攘之於漢北建塞徵起亭隧築外城而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少安漢北地平少草木多大砂匈奴來寇抄無所藏隱從塞以南徑深山大谷往來差難邊境長老言匈奴失陰山後過之無不哭如罷備邊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單于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

辱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燧今纔足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義禮之則刑罰之禁臣愚猶禁犯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設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徵置屯戍非獨為單于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慢易忿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其子孫貧困一旦走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婢奴怨苦欲走者多自知匈奴中樂無奈邊侯急切何時有走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之間稍稍率徒卒築治費功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始終欲以一切息徭役十年之後百年之內卒有他變障塞取壞亭戍滅絕當發屯治繕累世之功不可卒就九也若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衛必深得漢請乘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以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未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上乃使車騎軍口喻單于曰中國亦有關梁非徒以備外亦以防中國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為制度以

專衆心遂不罷塞焉皇太子冠初定陶恭王有才藝
曉音樂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王皇后無寵上有意
欲立定陶王爲太子數稱其才樂陵侯史丹者悼皇
后之舅史恭之孫爲侍中護太子家於是丹進曰所
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
于絲竹鼓鼙之間是則陳惠李欽高於匡衡可爲相
國也於是上默而笑後上疾甚數問景帝時立膠東
王故事丹涕泣因以死爭之上亦以太子先帝所愛
卒不易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三月丙寅太子太
傅張譚爲御史大夫癸未復孝惠寢廟園孝文太后
孝昭太后寢廟園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匡
衡復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祀卒不蒙福請悉
罷於是毀太上皇孝惠孝景帝廟罷孝昭太后昭靈
太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廟園丞相御史大夫奏石顯
及其黨皆免官顯徙居故鄉濟南憂慙不食道病死
顯之歸也留其器物什數百萬以與故所厚萬章章
不受曰石氏之禍萬民反當爲福耶章者長安大俠
爲京兆尹門下督嘗從至殿中侍中諸貴人爭趨揖
章莫與京兆尹言者後京兆尹不復從章章旣游
俠亦得顯力及王遵爲京兆尹誅豪桀乃殺章
荀悅曰自漢興以來至於茲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觀
也開祖開建大業統辟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也時

天下初定康事草創故韶夏之音未有間焉孝文皇
帝克已復禮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刑罰幾措時稱
古典未能悉備制度玄雅禮樂之風闕焉故太平之
功不與孝武皇帝規恢萬世之業安固後嗣之基內
修文學外耀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典事創制
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燦然復存矣然猶好其文不盡
其實發其始不要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
竭萬民疲弊當此之時天下騷動海內無聊而孝文
之業衰矣孝宣皇帝任法審刑綜核名實聽斷精明
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爲中宗然不
甚用儒術從諫如流下善齊肅賓禮舊老優容寬直
其仁心文德足以爲賢主矣而佞臣石顯用事壞其
大業明不照姦決不斷惡豈不惜哉昔齊桓公任管
仲以霸任豎刁以亂一人之身唯所措之夫萬事之
情常立於得失之原治亂榮辱之機可不惜哉楊朱
哭多岐墨翟悲素絲傷其本同而未殊孔子曰遠佞
人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顯可
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初宣帝任刑法元帝諫
之勸以用儒術宣帝不聽乃嘆曰亂我家者必太子
也故凡世之論政治者或稱教化或稱刑法或言先
教而後刑或言先刑而後教或言教化宜詳或曰教
化宜簡或曰刑法宜畧或曰刑法宜輕或曰宜重皆

引為政之一方未究治體之終始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必則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變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並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義也或先教化而先刑法所遇然也撥亂抑強則先刑法扶弱綏新則先教化安平之世則刑教並用大亂無教大治無刑亂之無教勢不行也治之無刑時不用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畧則其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虐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虐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陷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毫毛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芥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故孔子曰不嚴以蒞之則民不敬也嚴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是言禮刑之並施也吾末如之何言教之不行也可以勝殘去殺矣言刑之不用也周禮曰治新國用輕典畧其初也春秋之義貶纖芥之惡備至密也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簡於始也繪事後素成有終也夫通於天人之理達於變化之數故能達於道故聖人則天賢者法地考之天道參之典經然後用於正矣

讚曰本紀稱孝元皇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自度聲曲分別節度窮極要妙少好儒術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賈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人之風烈

前漢孝元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三

前漢孝成皇帝紀一卷第二十四 荀悅

皇帝以宣帝時生號曰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曰
蒼字太孫帝置左右三歲而宣帝崩及為太子嘗被
急召不敢絕馳道行元帝遲之以狀對帝悅乃著令
今太子得絕道行自此始也六月乙未即皇帝位元
舅侍中衛尉平陽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
事有司奏言乘輿狗馬禽獸皆非不宜以葬奏可秋
七月孝元皇帝葬渭陵冬十有一月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祖宗悼考廟災本志以為
悼考廟不正不宜立王鳳秉政不正之象也故立河
間王弟良為河間王有星孛於營室罷上林詔獄二
月賜諸侯王以下至吏二千石黃金吏千石以下至
二百石宗室有屬藉者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錢
帛各有差吏民五十戶牛酒粟五斛大赦天下右將
軍長史姚尹使匈奴還去塞百餘里暴風火起燒殺
尹等十餘人封舅王崇為安城侯賜舅譚商立根逢
時五人等爵關內侯王鳳兄弟八人第二曰曼早亡
不侯夏四月黃霧四塞終夜下著地如黃土塵上問
羣臣諫議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以為陰氣侵陽氣
之象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
而侯非高祖之約故天為見異以譴失行言者以為
然鳳於是乃懼上書言陛下初即位恩慕諒闇故詔

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
有孛星赤黃之異咎在臣鳳伏願顯戮以謝天下今
諒闇日大義皆舉宜親覽萬機以當天心因乞骸骨
辭歸上報曰朕承先帝盛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
以陰陽錯繆日色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
躬今大將軍引過自欲辭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
大司馬官是明朕委任大將軍庶幾有感其專心固
意輔朕不逮六月有蠅數萬集未央殿中朝者坐秋
長信少府邵信臣奏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二十五
所又奏冬生菜強加溫火非時而生人不宜以供奉
養信臣字翁卿九江人也始為南陽太守乃為民興
利開通溝渠水門灌溉三萬餘頃禁止嫁娶送終奢
靡其化大行吏民親愛之曰邵父上賜信臣黃金四
十斤遷河南太守治化當為第一遂入為少府八月
戊午有兩月相承晨在東方京房易傳曰君弱而婦
人強為陰所乘則兩月並出九月戊子有流星大如
輒出於文昌宮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地形以貫紫
微宮冬十有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祀臣
衡之議也衡奏議曰帝王之事莫大於承天承天之
序莫大於郊祀祭天之南郊就天之義也祭地之北
郊則陰之象也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官即於雲陽
立泰畤今行幸長安郊見皇天及北之太陰祠后土

夏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鷄谷中阨狹百餘里汾陽即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供帳吏人困苦百姓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殊未合於承天之意也昔周文武郊於豐鎬成王郊於洛邑各因其居宜可徒郊長安又言郊崇饗地之義掃地而祭尚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侯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其牲用犧其席用藻秸其器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故尚質貴誠以彰天地之德今甘泉紫微殿有文章刻鏤齋殿文繡之飾又致女樂石壇仙人祠遼樂輅駢駒偶人龍馬之屬皆宜勿修又雍鄜密上下時及陳倉寶鷄祠本秦侯以其意所立非禮也及北時皆高祖未定時立不宜復修秦可本志初秦文公獵於汧渭之間卜居而吉文公夢黃地自天而下屬於地其口於鄜衍文公問史敦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宜祠之於是作鄜時郊祭白帝焉文王獲古石在陳倉北坂上祠之其神嘗以夜下光輝如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壇至地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雉夜雉名曰陳寶其神或歲數來或歲不至後秦文公作密時祠青帝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祠黃帝作下時祠炎帝及高祖自漢中東擊項藉入關問羣臣曰吾聞

天有五帝今所祠有四何也羣臣其知其說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曰北時而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宗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及鳥獸豺獮有祭是以皇王為之典禮故有神氏之官各司其序使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瑞災禍不至及乎末世饗祀無度昏黷齊明而神不蠲嘉瑞不降而災禍至矣昔共工氏霸有九州其子曰勾龍能平水土故祠為社烈山氏王天下有子曰柱能播殖嘉穀故祠為稷虞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備於群神又巡於四岳而柴祭焉及殷之十三世帝武丁祭之明日有雉登鼎耳以雒武丁懼而修德夢得傳說版築以為相殷道復興號曰高宗其後五世帝乙慢神悖禮震死及至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凡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其門戶井竈中霤是謂五祀土庶人祭祖考而已滯祀有禁及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先王正人事而已不苟求福於神祇不由其道則神不饗也又有八神祠一曰天主祠天齊居臨淄南郊山下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嶽主祠蚩尤在東平陸監卿四曰陰

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果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以迎日出八曰四時主祠琅邪八祠所從來久矣莫知其所起或曰齊太公以來作之八神祀上遇則因祀之去則已長安南北郊之日有大風拔甘泉泰時中木十圍以上者皆出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二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有神光並見閏月以渭城延陵亭爲初陵詔舉賢良方正二月北宮井水溢出南流元帝時童謠歌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本志以爲陰象春秋前有鸚鵡之謠後有來巢之驗卒有昭公居外之應井陰也竈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象王氏之應又有童謠歌曰邪徑敗良田讒巧害忠賢桂樹花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本志爲桂樹色赤漢家之象不實無嗣也黃雀王氏之象顛將有漢室辛丑上始祀后土於北郊丙午立皇后許氏大將軍許嘉女也罷少府技巧官夏大旱東平王牟有罪削二縣秋罷太子博望苑賜宗室朝請者減乘輿廐馬丞相匡衡又奏郡國應祀或疑無明文不可奉祀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祀請罷之又奏高帝武帝宣帝所立山川羣祠凡

百二十餘所非典皆罷之候神方士使者副使待詔七十餘人皆罷歸

三年春赦天下囚徒賜孝弟力田爵三級諸逋租賦賑貸勿收秋關中大雨水四十餘日京師人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號呼長安中大亂上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及上與後官可御舟船令吏民百姓上長安城羣臣皆從王鳳議王商者宣帝舅樂昌侯武之子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入城郭今政治和平何爲當有大水一旦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民上城重驚百姓耳止乃止有頃長安中稍稍自定上歎美商之固守數稱其議鳳甚慙自恨失言渭城女子陳持弓年九歲走入城門入未央宮掖庭殿門門衛者莫見至勾楯禁中覺而得本志以爲民以水相驚者陰氣盛也小女人官殿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壓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後有王莽篡天下陳氏之後也秋八月癸丑大司馬將軍許嘉賜金安車駟馬免御史大夫張譚坐遷舉不實免冬十月光祿大夫尹忠爲御史大夫十二月戊申朔十有蝕之其夜地震未央宮中詔舉方正直言極諫長安人谷永者衛司馬谷吉之水對策曰災異之發各以象其類日蝕須女之分地震官墻之內二咎同日

發厥咎不遠意者陛下志在闡闡不卹政事舉措失中內寵大盛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宴私之志放淫溺之樂罷倡優之笑絕不饗之義循禮而動力行不倦無淫於酒色無逸於游畋未有其身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婦之際安危之機也昔舜釐正二妃以崇聖德幽王惑於褒姒而周室淪亡誠修後官之政明尊卑之序貴不專妬賤者咸進各得其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官親屬勿預政事以遠皇甫之類損女黨之權未有閨門理而天下亂者也夫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退功則亂誠審思知人之術論才選士必稱其職明度量以旌其能考功實以定其德無以比周之虛譽無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擁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妄進小人人日消英又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無乖叛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天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天下分崩離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誠宜選溫良尚德之士以親百姓以治民命務省徭役不奪民時使咸安土樂業經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未有德厚

吏良而民叛者也此五者王政之綱紀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主猶嚴父之明誠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恭御六沴既侵六極其下惟陛下留神大將軍武庫令杜欽對曰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春秋傳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妻不承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睹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無疆大之國邊陲夷狄無逆禮之節此殆為後官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官中之部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陛下內推至誠深思其變則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神聽於庶事奢侈縱欲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欽字子夏目偏盲與茂陵杜業同姓字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為盲子夏欽乃作小冠以自別於是更謂欽為小冠子夏欽素依附王氏說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繼嗣重祖宗者也必即舉求窈窕之女不問其色所以助治內也姪姊雖缺亦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無厭女德無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

云或四三年言逸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源不可以救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公被納諫之謗申生受無辜之罪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將軍輔政宜因初始之隆尊九女之制為萬世之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鳳白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之鳳又不能立制度修故事而已越舊山崩丁丑丞相臣衛免初封樂安鄉侯以關陌為界初元年誤以平陵陌為關陌多四百頃積十餘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言丞相府衛諷掾屬郡不從故所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鄉侯衛收租教有司秦衡監臨守主車地盜土於是坐免為庶人衡字雄圭東海人父世為農夫家貧好學傭作以供養用尤精力過絕人善說詩衡子咸亦明經術位歷九卿四年春正月癸卯有石墮於棗四墮於肥累二罷中書官官初置尚書員五人三月甲申左將軍王商為丞相夏四月雨雪五月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袁豐於殿中秋桃李實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沉澆充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三縣敗毀官寺民屋廬四萬所九月長安城南鳳巢樹上桐栢尤多巢中無子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

決不憂職自殺壬戌少府張忠御史大夫河隄使者王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石以兩船夾載而下之二十六日河隄成上嘉其功拜為光祿大夫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歲京輔都尉王尊領京兆尹尊字子真涿郡人也為人果勇初為護羌校尉送軍糧而羌反絕糧道羌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突羌虜得免後為益州刺史先是瑯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卬焚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行部至阪上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阪邪叱其御者驅之曰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居部二歲徼外蠻夷皆歸附會坐事坐免官會南山羣賊數百人為吏民害發校尉將射士千餘人捕逐歲餘不能擒於是尊為京輔都尉領京兆尹事旬月之間盜賊清平乃以尊復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殺白馬祠水神親執圭璧使巫焚祝某因止宿隄上吏民數千人爭叩頭求之尊宿隄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走惟主簿立在尊旁尊立不動而水波稍稍却上嘉尊勇節秩尊中二千石賜黃金二十斤

河平元年春正月匈奴復秣象單于遣右賢王伊邪真演奉獻來朝正月既罷使者送至蒲阪伊邪真演言我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復還歸公卿議者

咸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
單于屈體稱臣奉使朝賀無有二心而今反受其遣
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開有罪之臣
絕慕義之君假如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
使人詐降以卜吉凶如受之虧德沮善今單于自疏
或使者詐僞反間欲因其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
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安危之源師旅動靜之首不可
不詳不如勿受上從之問其降狀曰我病狂妄言耳
遣歸復位如故又不肯令見漢使二月庚子泰山桑
谷有蒿焚其巢巢然墮地有三蒿穀燒死長安男子
石良劉歆相與同居有物如人狀在室中擊之為狗
而走後有數人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格擊之或
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夏四月乙亥晦
日有飢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光祿大夫劉向曰
四月交於五月同於孝惠日同於孝昭東井京師地
且說其占恐害繼嗣大赦天下六月罷典屬國官并
大鴻臚官秋九月復太上皇廟園是時刑書煩多上
詔曰周之甫刑大辟之屬有二百今辟之刑千有餘
條律令煩多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所以天絕無
辜豈不哀哉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
易知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其審核之務惟古法朕將
盡心覽焉時有司不能廣宣主恩建立法度徒學細

微小事以塞詔書而已本志曰昔周五刑之典墨罪
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
刑平國用中典者至穆王命甫侯作五刑以詰四方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
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凡五刑之屬三千稍稍煩
多矣及至戰國韓任申不害秦用商鞅起連坐之法
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為鑿額抽脅鑊烹之刑
而法禁等酷矣至高祖初入秦約法三章號為寬略
網漏吞舟之魚然時尚有夷三族之令當三族者先
黥劓左右指笞殺之梟其首置其骨肉於市其誹謗
罵詛者有先斷其舌故謂之具五刑高后元年除三
族罪至於孝文遂除肉刑而斬右趾者棄市斬左足
者笞五百劓罪笞三百率不勝笞多死孝景詔定播
令笞者乃得全及孝武之時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
是使張湯趙禹之屬修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
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有姦猾巧法
轉相比况死罪決事比至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
書盈於牋閣典掌不能徧觀是以郡國承用者班駁
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即傳生議所
欲陷則與死比宣帝即位深悼之始置廷尉平元帝
初立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
易避今法律煩多自典者不能分明而欲以羅元元

之不逮斯豈刑之中哉其議定出今及至孝成重下明詔及公卿卒不能定昔荀卿言曰俗說曰古有象刑無肉刑是不然矣以爲古之人莫觸其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用象刑矣若有重罪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罪至重而刑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實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所謂象刑惟明言象天道而作刑荀卿之言既然今之除肉刑者本欲以全人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其本意矣故死者甚衆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吏爲姦賊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懲也故刑者甚衆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輕之所生也死刑既重而生刑太輕民易犯之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車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治不可勝條是以網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慢由刑不正之故宜原其本剛定律令正其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盜吏受財枉法者皆從古刑詆欺文致細微之法悉蠲除之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民命全矣

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皆驚走音止乃還視地陷數尺爐分爲十一爐中消鐵散如流星飛去夏四月楚國雨雹

大如釜六月封舅禁爲平陽侯恭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同日受封故世爲五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職盈滿朝廷政事皆決左右常薦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才上召見甚悅之欲以爲中常侍取衣冠臨當拜左右曰未知大將軍旨意上曰此小事何須問大將軍左右叩首固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當權用事如此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刺史太守相皆出其門時五侯羣弟競爲奢侈起治第治百姓歌之曰五侯俱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境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虎其奢汰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與以相高尚時谷永與齊人樓護俱爲五侯上客各有所親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各得其歡心交結士大夫無所不傾護醫者子也爲人短小精辨議論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時人爲之語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唇舌言其甚見信用也及護母死送葬引車至二三千乘閭里爲之語曰五侯治喪君卿爲天水太守免歸家大司馬王商親往車騎至其閭巷平問之是時谷口有鄭子真西蜀有嚴君平皆修行自保非其食不食鳳慕其名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屈君平卜於成都市以卜筮爲業而可以惠人人有非正之問則依蓍龜以言利害與人子言依

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各因其勢導之以善曰從吾言者已過半矣或曰問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帷而授老子經博覽無不通依老子之言著五十餘萬言李疆為益州牧將發京師謂揚雄曰吾其得嚴君平為吏矣雄曰君備禮而待之其人可見不可屈也疆以為不然及見君平不可屈之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可謂哲矣

前漢孝成皇帝紀一卷第二十四

前漢孝成皇帝紀二卷第二十五 荀悅
三年春正月楚王翳來朝詔曰孝弟仁慈在國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書不云乎用德彰厥善其封翳子勲為廣戚侯二月丙戌雋為地震山崩擁江水逆流秋八月乙卯晦日蝕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劉向校經傳考集異同云易始自魯商瞿子木受於孔子以授魯槁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人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國田何子裝及秦焚詩書以易為卜筮之書獨不焚漢興田何以易授民故言易者本之田何焉菑川人楊叔傳其學武帝時為大中大夫由是有楊氏學梁人丁寬受易田何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著易說三萬言寬授槐里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讎為博士喜為丞相掾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此三家者宣帝之時立之京房授易於梁人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劉向校易說皆祖之田何唯京房為異黨不與孟氏同由是有京氏學元帝時立之東萊人費直治易長於筮無章句徒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沛人高相略與費氏同專說陰陽災異此二家未立於學官唯費氏經與魯古文同尚書本自濟南伏生為秦博士及秦焚書乃

壁藏其書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文帝欲徵伏生時年九十餘不能行遣晁錯往授之千乘人歐陽伯和傳其學而濟南張生傳尚書授夏侯始昌始昌傳族子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氏頗與勝異由是爲大小夏侯之學宣帝時立之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官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及論語孝經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詩始自魯申公作古訓燕人韓嬰爲文帝博士作詩外傳齊人轅固生爲景帝博士亦作詩外內傳由是有魯韓齊之學趙人有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作詩傳自謂得子夏所傳由是爲毛詩列於學官禮始於魯高堂生傳士禮十八篇多不備魯人徐生善爲禮容文帝時爲禮官大夫宣帝時爲少府后倉最爲明禮而沛人戴聖戴德傳其業由是有后倉大小戴之學其禮古經五十六篇出於魯壁中猶未能備歆以周官十六篇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禮經置博士樂自漢興制氏以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但紀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河間獻王與毛公等共采周官與諸子樂事者乃爲樂記及劉向校祕書得古樂記二十三篇與獻王記不同春秋魯人穀梁赤齊人公羊高各爲春秋作傳景帝時胡毋子都與董仲舒治春秋公羊皆爲博士瑕丘人江公治穀梁與

仲舒議春秋不及仲舒武帝時遂崇立公羊而東平嬴公受其業昭帝時爲諫議大夫授魯國睦孟孟授東海嚴彭祖彭祖授顏安樂由是有顏嚴之學沛人蔡千秋治穀梁與公羊家並議帝前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議大夫遂立穀梁始魯人左丘明又爲春秋作傳漢興張蒼賈誼皆爲左氏訓劉歆尤善左氏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後復皆廢及論語有齊魯之說又有古文凡經皆古文凡書有六本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有六體謂古文奇字篆書隸書蟲書也秦時獄官多事省文從易施之於徒隸故謂之隸書昔周之末孔子既歿後世諸子各著篇章欲崇廣道藝成一家之說旨趣不同故分爲九家有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明成敗興廢然後知乘要持權故尚無爲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以授民時者也法家者流蓋出理官也名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故正名也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尚儉宗祀嚴父是以右鬼神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順四時五行是以非命以孝示天下是以尚同縱橫家者流蓋出行人之官遭變用權受

命而不受辭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各引一端高尚其事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捨所短取所長足以通萬方之畧矣又有小說家者流蓋出於街談巷議所造及賦誦兵書術數方伎皆典籍苑囿有采於異同者也劉向卒上復使向子歆繼卒父業而歆遂撰群書而奏七略有輯略有詩賦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伎略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自是以來稍稍復增集

荀悅曰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之節在於四時五行仁義之大體在於三綱六紀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淫則荒越民失其性於是在上者則天之經因地之義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當時則爲道德垂之後世則爲典經皆所以總統綱紀崇立王業及至末俗異端並生諸子造誼以亂大倫於是微言絕羣議緣焉故仲尼畏而憂之詠歎斯文是聖人篤文之至也若乃季路之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夫潛地窟者而不觀天明守冬株者而不識夏榮非通炤之術也然博覽之家不知其穢兼而善之是大田之莠與苗並興則良農之所悼也質樸之士不擇其美兼而棄之是崑山之玉與石俱

捐則下和之所痛也故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孝武皇帝時董仲舒推崇孔氏抑絀百家至劉向父子典校經籍而新義分方九流區別典籍益彰矣自非至聖之崇執能定天下之疑是以後賢異心各有損益中興之後大司農鄭衆侍中賈逵各爲春秋左氏傳作解注孝桓帝時故南郡太守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悅叔父故司徒奏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充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而馬氏亦頗行於世爽又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又去聖久遠道義難明而古之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好之然希各得立於學官也是時夜郎王與與勾町王及各諸外國更相攻伐遣大中大夫張匡持節以和解之與不承詔命刻木爲漢使而射之於是臨邛陳立爲牂柯太守立喻告與與不從命立奏請誅之而未報立從數千人出行縣至與國且同亭召與與以從邑各數百人詣立責數與因斬與頭巴君曰誅無狀請出曉士衆皆釋兵降勾町王等其王震怒乃入粟牛羊以勞士衆立還歸郡與妻父翁指與與子務邪收餘兵迫脅旁邑立奏募諸蠻夷與都尉長吏攻翁指等蠻夷共斬其首以降西夷遂平會巴蜀郡多盜賊徙立爲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

爵左庶長後徙天水太守勸耕農為天下最賜黃金四十斤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王商坐未央廷商為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盛大容貌絕人單于見商謁拜商起離坐與言單于仰視商容貌遷延却退甚畏敬之赦天下二月單于罷歸三月癸丑朔日有蝕之遺光祿大夫博士孟嘉等行次河所傷歎不能自存者賤貨收葬之壬辰長陵臨涇岸崩壅水夏四月壬寅丞相王商免王鳳既以議水事恨商而瑯邪郡有災害商按太守楊彤鳳為彤請商不聽遂奏免彤而按果寢不下鳳由是重怨商乃令人誣告商與父侍婢姦商女弟淫逸使奴殺其夫又疑商教殺之上欲勿治鳳固爭之遂收丞相印綬商免三日發病而歐血死

荀悅曰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智也非以傷鳳也將欲忠主安民事不得已而鳳以為慨恨焉婕妤之當能非欲見舅也非欲求媚也非以高左右也憫怛於心將以救上而傳昭儀以為隙皆至於死真可痛乎夫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本

不敢立於人間况敢立於朝乎自守猶不免况敢守於時乎無過猶見誣枉而况敢有罪乎閉口而獲誹謗况敢直言乎雖隱身深藏猶不得免是以竄武子伴愚接輿為狂困之至也人無狂愚之慮者則不得自安於世是以屈原然而自沉鮑焦憤而矯死悲之甚也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鬼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屠狄蹈甕之河痛之極也悲夫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是以古人畏患苟免以計安身撓直為曲斷方為圓穢素絲之潔推亮直之心是以羊舌職受盜於王室遽伯玉可卷而懷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難乎哉夏六月丙午光祿大夫張禹為丞相禹字子文河內人上為太子時禹為博士以論語孝經授上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上皆賜爵關內侯禹為人謹厚然內殖貨財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澆灌極高腴上買財物皆稱是庚戌楚王翳薨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為陽朔陽朔元年春二月丁未晦日有蝕之三月赦天下冬京兆尹王章下獄死章泰山人也好節義敢直言元帝時為左曹中郎將為石顯所排免上即位大將軍王鳳專權舉章為司隸校尉貴戚皆敬憚之以遷為京兆尹章雖為鳳所舉疾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召見言鳳誣罔不忠不堪任用上悟謂章曰微京

兆尹直言吾不聞吾社稷計且惟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因薦瑯邪太守馮野王上欲以代風時風弟侍中王音私聽之告風風懼稱病就第乃上書乞骸骨辭旨甚哀切太后聞之流涕不食上少而親風亦不忍廢風復起視事先是風進小婦弟爲美人已嘗適人章以爲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以正世而風進已出之女不忠不敬於是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薦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比上於夷狄非所宜言罪至大逆死獄中妻子徙合浦初章學長安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子辭訣涕泣其妻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者誰逾仲卿也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其鄙也及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事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及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泣曰我君死矣獄上呼囚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章果已死衆庶感而痛之先是王尊爲京兆尹及章死王吉子駿爲京兆尹皆有能名故京兆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九江人梅福以布衣因縣道上書言變事曰故京兆尹王章質性忠直非有反逆之辜而戮及妻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君臣皆知其非罪然不能爭天下以言爲戒此最國家之大患也羣臣順旨莫有執正

何明其然也試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者試下之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可見矣方今君命圯絕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盛隆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以賢師良傳教以孝弟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後福又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越職也位卑而言高觸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鎖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全身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齊景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階陟丹霄之塗當戶牖之法坐展平生之愚慮雖無益於當時有遺於後世此臣寤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昔武王伐紂未及下車而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氏以其存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非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禮亦宜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之德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無極何則追聖人之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若能爲之後世必以爲法不滅之名可

不勉哉福自以疎遠又譏切王氏前後數上書輒不見納及後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人傳以爲僂去其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爲市門吏

二年春寒失節三月赦天下御史大夫張忠卒夏四月丁卯侍中大僕王音爲御史大夫五月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秋關東大水八月甲戌定陶王康薨

三年三月有石隕於東郡八月六月穎川鐵官徒申

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

國遣丞相長史丞逐持以軍與從事皆伏辜秋八月

丁巳大司馬大將軍王鳳薨鳳病篤上臨問執其手

垂泣曰將軍而有不諱平陵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

泣曰譚等雖於臣至親行皆奢侈不如御史大夫音

謹飾臣敢以死爭之初譚嘗倨不肯事鳳而音恭敬

鳳薦之鳳薨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秉政而譚鎮城

門兵音以從舅越次小心親職上嘉焉封安陽侯而

譚見音越度與音有隙不受城門職而薨上閔悔之

乃今成都侯立作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大將軍

府郎中魏都杜業說音曰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

報祥夫戚而不見異親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

角弓之所爲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

母弟春秋譏焉周邵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不

以聖德獨兼國寵分職於陝並爲輔弼故內無怨恨

之隙外無輕侮之嫌俱饗天佑兩荷高明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明詔所以優寵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

往時每事凡誼必與及之昔魏文侯悟大鴈之獻而

父子益親陳平供一飯之饌而將相加歡所接雖在

樞陞俎豆之間其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音甚納

其言而業後爲涼州刺史冬十月丁卯光祿勳于未

爲御史大夫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夏四月雨雪秋九月壬申東平

王宇薨閏月壬戌御史大夫于永卒

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少府薛宣爲御史大夫二月

壬午行幸初陵赦作徒以新豐戲鄉爲昌陵縣奉初

陵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繆家孤獨高年

帛遺貸不入者勿收三月庚戌丞相張禹賜金安車

駟馬免夏四月庚辰御史大夫薛宣爲丞相宣東海

人也爲人清淨有恩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然

經術淺薄長於政事初爲不其丞瑯邪太守趙貢者

廣漢兄子謂宣曰薛君丞相德也我兩子亦中丞相

史察宣孝廉遂歷州郡所在樹名迹衆職修治及爲

丞相頗號煩碎而趙公兩子除爲丞史京兆尹王駿

爲御史大夫詔民年未滿十歲賊關殺人及犯殊死

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冬黃龍見真定

二年春行幸雲陽二月博士行鄉飲酒禮有雉飛集

于庭歷階昇堂而雒後集諸府又集丞明殿門屋上
大司馬音上書言災異天戒後日上詔音曰朕聞捕
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邪對曰皇
天見災異欲以戒人主不知誰爲佞諂之計詿誤聖
德左右阿諛者甚衆不待臣音臣音復諫如是而使
陛下不覺悞大禍且至臣音當先受誅陛下即位十
五年繼嗣不立而日夜出遊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
痛之憂而終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何敢望獨有
極言待死而已是時上好爲微行谷未諫曰易稱得
臣無家言王者得臣天下故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
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享厥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
卑字崇聚僇輕無義之人以爲私客置私田於閭畜
私奴婢車馬北宮數挺身獨行與小人晨夜相隨烏
集辭鮑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混淆無別典門戶奉宿
衛之臣執干戈於空官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
數年昔號公爲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言將以庶
人受土田也諸侯聞曰猶爲失國而況王者畜私田
財物爲庶人之事乎時太后及諸舅皆憂上無繼嗣
數爲微行故推谷未令切諫而爲之內應詔舉敦厚
行義能直言者夏徙郡國豪傑資五百萬以上五千
餘戶於昌陵五月癸未有石隕於杜郵三六月立中
山憲王孫宏爲廣德王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大旱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
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乃止聞於平襄二百四十里
野雉皆鳴石長一丈三尺廣厚畧等民俗名曰石鼓
石鼓鳴有兵云秋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冬十有
一月甲寅皇后許氏廢許后聰慧善史書自爲妃至
上即位常寵於上後官希得進時數有災異谷未杜
欽等皆陳咎在於後官上然其官於是省減掖庭後
宮椒房用度皇后上疏自陳以爲上誠太迫急上於
是採言事者之意以報之曰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
營室者後官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王氣之極
白氣者西方之氣也於春當廢今正於皇極之月興
廢氣於後官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
星出於文昌貫紫微官臨鈞陳此又彰顯前災著其
內也其後則北官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
人民說言相驚僮女入官此陰氣盛溢違綱紀之應
也鼠巢於野樹鳥聞其巢於泰山之域易曰鳥焚其
巢旅人先笑而後號咷喪牛於易凶言王者處民之
上如鳥之處巢不卹百姓百姓叛而去之若鳥之自
焚其巢也雖先快意恍笑後必號咷而無及也百姓
喪其君若亡牛耳故稱凶泰山易姓告代之處今正
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夏四月己亥朔日有蝕之於
東井東井京師地也已土也亥水也明陰氣盛咎在

內也虧君體於戊己著絕世於皇極於東并者禍敗及京都也變惟兼備未來益重成刑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侵屢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皇后其剋心秉德稱順婦道深惟無忽是時后官多新愛而皇后寵益衰后姊安平侯夫人謁等爲后求媚道呪詛後宮妊娠者太后大怒下史考問謁等誅死而后廢處昭臺宮內親屬皆歸故都山陽本志以爲是後趙飛鸞爲皇后姊爲昭儀姊妹專寵卒害皇子果絕嗣後上暴崩昭儀自殺皇后亦誅此災異之應非許后之咎也一日王氏貴戚將生易代之禍云趙婕妤譖嫪毐班婕妤挾媚道呪詛上考問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爲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何可望若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敢爲也上善其對而憐之賜黃金百斤班婕妤恐終必見危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初上遊於後庭嘗欲班婕妤同輦載辭曰觀古之圖書賢聖之君皆有賢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褒姒之幸乎上善其言而止婕妤兄伯爲光祿大夫侍中上嘗設燕飲坐及羣卿諸侍皆引滿座中與伯談笑大詭時帷坐屏風盡紂醉據俎已上指問伯紂爲無道乃至是乎伯對曰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何有倨婦於朝所謂衆惡

歸之不如是之甚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去式號式呼大雅所以留連詩書淫亂之戒原皆在於酒上慨然嘆曰嗟乎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因罷坐太后聞之爲涕泣而言曰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伯弟遊博學有雋才爲右曹中郎將以選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有子曰嗣顯名當世遊弟穉少爲黃門郎屬國都尉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募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

前漢孝成皇帝紀二卷第二十五

前漢孝成皇帝紀三卷第二十六 荀悅

四年秋雨魚於新都長五尺勃海清河河水溢灌縣
 邑三十一壤官亭民舍四萬餘所丞相御史李尋以
 為陰氣盛溢水則為之長故一日之內晝減夜增所
 謂水不潤下猶日月變見於天也應之以政災變自
 除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宜因其決且可
 勿塞以觀其勢河所居之處稍刮除自成水迹跳出
 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財力寡於是
 止不塞冬鄭躬之嘗侵廣漢舉且萬餘拜河東都尉
 趙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旬
 月平遷護執金吾賜金百斤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災戊午戾太后園
 闕災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二月河南鄴
 亭樗樹生枝狀如人頭眉目鬚皆具無髮耳京房易
 傳曰王者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為人狀夏四月封
 趙婕妤父臨為陽城侯五月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
 王莽為新都侯莽幼孤貧獨折節恭約謹身學業平
 陽侯鳳薨以託太后而成都侯商願分戶邑封莽當
 世名士多為莽言者上由是賢之遂封遷光祿大夫
 侍中莽遂交結將相卿大夫救贖名士賑於賓客家
 無餘財故在位者更相推薦遊談者為之言說故虛
 譽日洽傾其諸父矣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本長安

官人後屬陽阿公主善歌舞號曰飛鸞上微行陽阿
 公主家見而說之及女弟俱為婕妤好貴傾後宮許后
 之廢也欲立為皇后太后甚難之太后嫌子淳于長
 數往來傳言勸太后立之先是諫議大夫王仁上疏
 言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太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
 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亡
 也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娥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
 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王所觀是以聖
 王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
 無監宿痼天下之醜女也齊一君以計勝色立為后
 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如是欲立
 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
 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父
 長非一切畢決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滕妾
 非天下之母為說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
 姬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上不聽
 竟立之諫議大夫劉輔諫曰夫妙選有德之士考卜
 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之心猶懼或失之今乃
 觸情縱恣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愧
 於人惑莫大焉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
 為主天人之所不與也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知其
 非朝臣莫肯一言臣竊傷之上怒使御史收輔繫掖

庭秘獄群臣不知所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竊見諫議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議大夫此其言必有卓絕切至當於聖心者旬月之間收下詔獄小罪宜隱忍如有大惡宜暴之理官與衆共之不宜困于掖庭秘獄公卿已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莫敢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傷之上乃徒繫共工獄滅死罪一等論爲鬼薪終於家趙皇后旣立寵乃少衰而弟絕幸爲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壁糝漆切皆銅杏黃金塗白玉陛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貝飾之自有官室已來未之有也初諶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驚啄矢本志以爲燕者飛燕木門蒼琅根宮門銅鋪也言其將尊貴也張公子謂富平侯張放也即安世之孫父臨上敬武公主放以公主子開明得幸嘗與上遊臨俱適陽阿公主家而見飛燕故曰時相見放娶皇后女弟上爲供帳賜以甲第及乘輿服飾兩宮使者冠蓋相望不絕賞賜以千萬數號爲天子娶婦皇后嫁女甚爲貴寵安世到臨世履恭儉臨母登閣殿嘗歎曰呂霍爲我戒豈不厚哉唯放爲驕者是歲昌陵猶未就光祿大夫劉向上疏曰昔黃帝葬喬山堯葬濟陰丘壘皆少

小葬葬倉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私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祈年館下樽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壘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處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墳高四尺遇雨而崩延陵季子之適齊而反其子道死葬於麤博之間穿欵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於上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悌弟其葬君親皆微薄矣非苟爲約誠便於禮也至吳闔閭違禮厚葬十餘年越發之秦惠文武昭莊襄皆大其丘壘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曝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陵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棺槨之麗不可勝原項籍發掘其墓後牧童云羊羊入其墓牧者持火燒其棺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禍內罹牧豎之災豈不哀哉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益微無德寡智者葬益厚發掘必速以此觀之照然可見也今昌陵增卑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以萬數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結於陰陽因之以飢饉臣竊愍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墳墓爲害多矣若其無知又焉用大謀之賢

智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矣若苟以悅愚夫淫奢之人亦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其厚聰明疎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以崇劉氏之業而欲與亂秦之暴政競爲奢侈比方丘壟悅於愚夫之日隆於一時之觀違賢智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有司議曰昌陵增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客土中不保幽冥之靈外澆不固卒徒功庸日以萬數至黷脂火夜作取土東山與栗同價作治數年天下遍被其勞國家疲弊府庫空虛下至衆庶歎嗷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上處勢高敞傍近祖考前已有十餘年功績宜還復故陵上知不就

秋詔罷昌陵

荀悅曰夫葬之侈也從來久矣是以直節迷志之士見其失而矯之武帝時楊王孫者學黃老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將終告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復吾真死則爲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取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從命往見友人祁侯祁侯曰豈禮哉王孫曰蓋聞聖人因人之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令則越之是以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糜財殫弊盡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土而明日見發此真與曝骸中野何異夫死者聚生之化而物之歸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各反

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其尸魂然獨居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隔以棺槨支體束絛口含金玉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此言之焉用遠宅故聖王不加力於無用不殫財於無益謂今費財厚葬皆爲歸隔至生者不知死者不得是謂大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裸葬焉立城陽孝王子理爲王秋八月丁酉太皇太后王氏崩九月乙巳晦日有蝕之京師知之四方不見二年春正月乙巳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長二丈繹繹未至地滅乙酉晦日有蝕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對曰賦歛有不得所致也四方見京師不見陰蔽也天戒若曰好治宮室大增墳墓賦歛滋重百姓虛竭禍在外也元年日蝕京師知之四方不見天戒若曰沈湎於酒君臣不別禍在內也三月丁酉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御史大夫王卒京兆尹程方進爲御史大夫秋八月方進貶爲執金吾冬黑龍見東萊十月己丑丞相薛宜免十一月壬子光祿勳孔光爲御史大夫夫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白白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羔穿穿生子慎斌斌爲魏相慎生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惠帝時爲博士長沙王太傅襄生忠忠生武武

生延年延年生安國位至臨淮太守延年生霸字次
孺元帝時爲太子太傅時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經
元帝立以霸爲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曰褒
城君給事中霸爲人謙退常稱爵位太過何德以堪
之上欲致之相位自貢禹之卒薛廣德之免輒欲拜
霸霸讓至三四上知其誠乃弗用霸薨上素服臨弔
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丹贈以列侯禮葬諡曰列君
霸生光光爲尚書僕射職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
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而對不希上旨苟合亦不強
諫諍以是久見委信有所奏言輒削其草以爲彰人
主之過以訐爲忠直人臣之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
其人聞知休沐兄弟宴語終不及省中事或問温室
中樹皆何等木光默然不應更答以他語其重慎如
此執金吾程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方進字子威汝
南人也初爲府小吏相於同郡蔡父父曰小吏有封
侯骨當以經術進乃辭後母至京師學後母憐其幼
隨至長安織屨以給之對策甲科遷議郎諸儒稱之
時宿儒胡常與方進同經陰構毀之方進同常大都
講日遣生杏問疑義因記其說卒改意而親友後爲
丞相司直從上至甘泉行馳道中司隸陳慶劾奏方
進沒車馬方進伺慶微過劾奏免官此地浩商殺義
渠長丞相請遣司隸與掾郡都刺史遠賊司隸涓勳

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於諸侯之上尊王命也
今丞相欲遣宰士督察天下奉使大夫專權作威甚
悖違順之理乃止方進於是伺勳微過劾奏勳左遷
昌陵今方進類免兩司隸朝廷憚之其任勢立威以
取世資皆此類也能探人主微旨以濟其事然方進
內行修飾事後母甚篤爲丞相後母猶存及亡既葬
三十六日除服視事以爲身被漢相不敢淪國家之
制在位公潔請託不行然持法深刻上行幸河南雍
祠五時侍中淳于長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初將作
大匠解萬年奏請管作昌陵常侍王闕數言昌陵不
可成長亦言之上以趙皇后之立也欲封長乃詔曰
常侍王闕前爲大司農中丞上言昌陵不可成朕以
長言下闕章公卿議者皆合長策長首建至策闕省
息大費民以康寧宜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闕前賜
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罷昌陵勿徙吏民萬年佞邪不
忠雖遇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燉煌郡而陳湯
俱徙燉煌湯素與萬年相善昌陵之計湯與及之又
見黑龍或私問湯湯曰是謂玄門關上數出入不時
微行故龍非時出也是時丞相奏廢昌陵邑中屋奏
未下湯以爲上須順衆心昌陵亦恐復發徙也湯坐
非所宜言大不敬故徙先是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
王子也案驗實王子湯坐下獄當死谷永諫湯曰臣

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秦不敢闕兵并陘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牧夫戰虓之將不可不重也蓋君聞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出西域念到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愾億義勇奮發興師殺逆橫厲馬孫逾其都頓屠三重之城斬到支之首報十年之邊誅雪邊吏之宿耻威振百蠻武揚四海自漢元已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破趙括以纖芥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流涕今湯親秉斧鉞席卷乘勝歃血千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以言事爲罪無烜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人君者也大馬於人有功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鞞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愚臣庸淺謂湯卒從吏議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勵死難之臣也上乃出湯奪爵位爲士伍及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上書願發諸城堡及燉煌兵以自救時大臣議數日不決上召問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此無可憂也夫胡兵朴鈍而不當漢兵一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兵法客倍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勝

陛下勿憂且兵法輕行五十里重行四十里而會宗欲發城郭諸兵歷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

兵也上曰其解可以乎湯知烏孫瓦合不得久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至四日軍書至言已解矣湯旣徙燉煌久之議郎耿育上書訟湯與延壽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臣係萬里難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威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說豈不哀哉天子乃還湯京師

三年春正月乙卯晦日有蝕之夏大旱冬十一月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雍五畤陳倉寶雞祠上自以父無繼嗣故復之上頗好鬼神四方多上書言祭祀方術事合水上說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怪神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非仁義之道不尊五經之法言而稱奇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應無福之祀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黃曰變化之術皆姦人或象挾邪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辭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蕩蕩若擊雷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襄弘欲以鬼神之道輔尊靈王而周室逾微襄弘死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師而兵破

地削身辱國危及秦始皇甘心神仙之道而天下怨
叛漢興辛垣平齊人少翁樂大之屬皆言神仙鬼神
之事貴寵尊盛卒無絲髮之効皆伏誅往事之迹以
揆今惟陛下拒絕此類無使姦人有所闕闕上善其
言十二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殺陳留太守刼
掠吏民自稱將軍謀爲大逆徒李譚等共格殺並等
皆封爲列侯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
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
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逮捕汝南
太守嚴新捕斬令等遷大司農賜黃金百斤時上不
親政事貴戚驕恣交通賓客藏匿亡命長安中群輩
殺吏受任報讐相與探丸爲號赤丸殺武吏黑丸斬
文吏白丸主治喪城中暮烟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
乃選酷吏尹賞等守長安令得以一切便宜從事賞
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墮治爲椰名曰虎穴乃
令吏民舉籍長安中輕俠少年惡子弟無市籍商賤
不作業而鮮衣盛服者得數百人一日悉掩捕皆刼
以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視之十置其一餘悉致之
虎穴百人爲葦覆以大石數日乃出其死者埋寺垣
外爲表其姓名百日後令家得收葬賞所留者皆其
魁首或故吏善家子失意隨輕俠者於是舍其罪詭
令立功百效者因親用爲爪牙由是賊盜止息然道

路壟嘻有哀聲矣賞爲江夏太守坐殘賊免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官郊泰時神光降集紫殿大
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如雲陽行幸所過無出田
租夏大旱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及未央官司馬門
皆災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詔曰聖王明禮制以
序尊卑異車服以昭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
踰制故民興行方今世俗奢侈靡有厭足公卿列侯
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
或有奢侈逸豫務廣田宇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
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度吏民慕効故習以成
俗而欲望百姓節儉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鼓
鍾于宮聲聞于外又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宜申勅
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宜
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七月辛未朔日有蝕
之冬十一月庚申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賜金安車駟
馬免

前漢孝成皇帝紀三卷第二十六

前漢孝成皇帝紀四卷第二十七 荀悅

元延元年春正月長安章城門牡自亡函谷關亦然
 谷永對曰章城門通露寢之門函谷關距山東之險
 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門牡自飛壬戌王商復
 為大司馬衛將軍三月行幸雍祀五時四月天清晏
 然無雲殿殿有聲如雷有流星其首如瓶長十餘丈
 皎然赤白從日下東南行四面或大如杵或如鷄耀
 燿而下如雨自晡及昏而止本志隕星而雨為王者
 失勢諸侯起伯之異放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
 時谷永為北地太守方之官上使使問永所欲言對
 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治而立王者通理之方制
 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為民也舜三
 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明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
 也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九之標季涉三七之節
 紀遇無妄之卦運值六百之厄會加之以災異因之
 以饑饉內則有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
 卒起之敗外則有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今陳勝項
 籍之禍此臣所以為陛下破膽寒心也願陛下正君
 臣之義黜群小嫌濟之臣修後官之政抑遠嬌妬之
 寵常近婉順之行加惠失意之人懷柔怨恨之士保
 至尊之重乘帝王之威朝觀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
 而後行減損諸宮用度流恩廣施問民疾苦循行風

俗宣布聖德以慰元元之心防大姦之隙至誠應天
 則異禍消伏何憂慮之有竊恐陛下公意未專而私
 好尚存弗肯為耳上甚感其言復永為大司農而終
 黨於王氏每言無傷王氏之意專正上身與後官而
 已四月光祿大夫劉向上奏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音秦始皇之末及二世之初日月薄蝕山陵淪
 亡星辰出於四五大白再經天無雲而雷在失夜光
 榮惑襲月變火燒官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大人
 見臨洮長星孛於大角秦民以亡及項籍之敗亦孛
 於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季夏
 有雨血日蝕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有泰山崩石
 自立上林死中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
 此為特異孝宜興起之表也天狗夾漢而西行天久
 不雨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兆也故觀秦漢之易惠
 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宜之紹起天之去就
 豈不昭然哉今日蝕奎婁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官
 有識長老莫不振動此變之大也今同姓疏遠母黨
 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之宗保守社
 稷安固後嗣也其事難一二而記臣謹案圖上猶須
 口說願賜清閑之譙指圖陳狀上納之而終不能用
 時上無繼嗣災異浸敷向謂陳陽曰災異如此而外
 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同姓末屬累世家國厚

思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王上以我爲先帝舊臣當優禮吾吾不言誰當言者乃上封事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而常危莫不欲存而常亡此皆失御臣之術也今王氏一姓而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牣宇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威並作威福出入不待報命擊斷自恣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行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稱舉者登進忤恨者中傷遊談者爲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挑擯宗室孤弱公族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道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牙歷自古已來未有其比物感則必有非常之變先見其徵象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出屋根挿地中雖孝昭立石起柳之異無以過此之明也夫事勢不兩大劉氏王氏亦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外夫家而內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消禍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黜遠外戚皆罷令就第使王氏未存保其爵位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內外子子孫孫爲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則田氏復起於今六卿復起於漢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機事不密則

害成矣秦上上召見向悲嘆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爲中壘校尉上欲用爲九卿輒爲王氏所排及在位大臣所抑故終不遷大位前後四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向卒後十三年王氏篡封蕭相國後喜爲鄭侯時社業說上繼絕侯之世曰昔唐虞協和萬方致雍熙之政虞夏以多祥后嚮恭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民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貢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存亡國至於武王伐紂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尅顧辟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先於天府故追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宇愛敬勅厲命賜厚備大孝之隆於是爲至其後世聖主嘆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而猶不伐况其舊乎是以燕齊之後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壞豈無邪辟以祖宗之竭力故支庶賴焉漢初功臣亦皆剖符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間而絕滅失姓枯骨孤棄於丘墓苗裔流絕於道路以往况今甚可悲傷雖難盡繼宜舉其隆功者於是封蕭何之後其餘未錄冬十一月乙未大司馬王商爲大將軍辛亥商薨庚申王根爲大司馬驛騎將軍張禹以光祿大夫特進居家爲天子師甚見親任禹既年老自治塚塋奏請平陵肥牛亭地上許之徙亭於他地王根聞而爭之曰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出遊之地又徙

壤舊亭非所宜上不聽根由是害禹寵數賤惡之上
逾敬厚禹禹疾上親臨問禹拜牀下禹曰老臣有三
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
父子私請恩與相近上即日徙咸爲弘農太守禹小
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即於牀前拜黃門侍郎給
事申長子閔官至太常第二子官至校尉國家每有
大政與禹定□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諷切王氏者
上意然之而未有以明也及是上乃車駕至禹家辟
左右問禹以天變及民所言王氏事問禹禹自見年
老子孫幼弱又與曲陽侯王根有隙恐爲所害即謂
上曰災異之事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性與天道
子貢不得聞陛下宜以善應之與天下同福慶此經
義意也淺見鄙儒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愛信禹
由是不疑王氏曲陽侯及諸王氏子弟聞禹言皆悅
遂親禹焉故魯國博士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
曰朝廷大臣皆尸祿素餐願賜臣尚方斬馬劍斷佞
臣一人頭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曰安昌侯張禹上
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庭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持
雲下雲攀檻檻折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
下足矣未知聖上何如主耳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
慶忌者武賢子也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
着狂直之名於世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宜容之

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後將理檻上曰勿
易因而輟之以旌直臣初元帝時五鹿充宗與石顯
皆貴幸治梁丘易帝令諸易家考合異同充宗乘貴
口辯諸儒莫敢與抗皆稱疾不會有薦雲能說易者
雲攝齊升堂抗辭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連柱充宗諸
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由是爲博士杜
陵槐里令以忤於貴戚遂稱疾廢因終於家是歲趙
婕妤害侯官子時許美人生男婕妤大怒曰帝常與
我言不從後宮中往來今許美人兒安從生乎以手
自搏擊以頭觸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涕泣不食上
亦爲之不食昭儀曰陛下常言不負汝今竟負約云
何上曰要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無憂也後使中黃
門靳嚴封綠囊書與許美人乃殺兒置葦篋中封
發昭儀與上共視之復封函詔掖庭丞籍武埋
屏處□武取埋獄垣下又宮中學女史曹才官
幸御上有脈生兒掖庭才官令舍人令中黃門田閔
持詔記與武取才官令舍婦人新生兒及婢六人盡
置暴室獄無問男女誰兒女也武迎置獄三日復令
閔持詔問兒死未武對曰未有頃闕出上與昭儀大
怒曰何不殺武叩頭泣即因閔奏封事曰陛下未有
繼嗣子無貴賤宜皆留意奏入上令閔持詔與我夜
上水五刻令持兒與中黃門王愛會掖門武以兒付

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養善視之無令漏洩時兒生八九日昭儀聞之大怒後三日詔賜才官藥令自殺才官曰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帝今兒安在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及婢六人皆自殺後十餘日詔取兒去不知復何置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四月立廣陵孝王子憲爲王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初烏孫未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誅未加於是遣右中郎段會宗發戊己校尉諸侯國兵即誅未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逃亡不可得即選精兵騎弩四十張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數其罪以手劒擊殺之小昆彌烏黎靡者未振將從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謂言來誅之意今圍殺我如去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懸頭於葉街烏孫所知也小昆彌曰何不豫告我今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之恐亡匿爲大罪即飲食之以付我恐傷骨肉之恩耳昆彌咸服號泣而罷會宗還賜爵關內侯會宗天水人也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擁江水竭逆流三日乃通劉向以爲岐山崩三川竭而周幽王亡岐山周之所興也蜀郡本漢所興今所起之地山崩水竭殆必亡矣二月封侍中衛尉淳于長爲定陵侯三月行

幸雍祠五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館二月罷司隸校尉官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甘露降於京師有石隕於關東二綬和元年春正月赦天下二月戊午御史大夫孔光貶爲廷尉廷尉何武爲御史大夫癸丑立定陶王昕爲太子光祿師丹爲太子太傅初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及昭儀及帝舅王根皆勸立定陶王於是引大臣入禁中議丞相方進大司馬王根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以爲定陶帝弟之子也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孔光以爲非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之親弟也以尚書整庚言之弟及王爲比中山宜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有言遂立定陶王光以議不合上意故左遷廷尉荀悅曰聖人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爭一統序也春秋之義立嫡以長立子以貴是以言嫡無二也貴有常也以弟及兄則貴有常矣兄弟之子非一也不可以爲典雖立其長猶非正也且兄弟近而親所以繼父也兄弟子疎而卑所以承亡也俱非正統捨親取疎廢父立子非順也以弟繼父近于義矣春秋傳曰太子亡則立母弟無則立長立均以順義均則卜之道也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封中山王舅馮參

爲宜鄉侯益封中山王三萬戶以慰王心詔求殷後封孔吉爲殷紹陽侯三月進爵爲公及周承休侯爲公各食邑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乙丑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爲大司馬罷車騎大將軍官御史大夫何武更爲大司空封汜鄉侯益大司馬大司空位秩如左丞相是爲三公先是武爲廷尉奏言王者法天三光備三公官各爲分職今丞相獨兼三公職所以久廢而不治宜建三公之官分職更任以爲考功効至是乃置之武字君蜀郡郫人仁厚好進士朋黨絕請託其臨州郡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初武兄弟五人皆爲吏郡縣敬之弟顯家有市籍租顯數負其課市責夫仇商捕辱顯家顯怒之武曰以吾家租稅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即白於太守召之爲吏州里服焉及爲三公功名畧比薛宣其才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遇之時司空掾平陽何並字子廉武高其志節舉爲長陵令道不捨遺時邛城太后家貴寵王林卿爲侍中通輕俠傾京師免官歸過長陵上塚因猶數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謁曰謹以時歸先是林卿殺人埋塚舍下並陰知之非並時事不發覺林卿怒並遣之北渡渭橋令騎奴還拔刀剝寺門建鼓並即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窘迫令奴冠已冠自身從間道馳去及追及冠奴遂收之奴曰我乃奴

耳並心知已失林卿乃因曰王君因乃稱奴得免死邪並斬奴頭并所剝建鼓置都亭下書其罪吏驚駭以爲林卿實死由是威名流行後爲潁川太守潁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甚用事有權元弟威爲郡掾犯罪贓千金並過辭廷尉廷尉爲弟免冠請一等之罪並曰罪在身弟與君法律不在太守旣至郡威所犯多在赦前並勅吏驅使入函谷關無令汙民間不入關乃收之威留止洛陽吏遂格殺之及誅俠趙季李款等郡中清肅並廉潔妻子不到官終潁川遺令勿受賄賄梃足周棺棺足掩尸而已其治名次黃霸秋八月庚戌中山王與薨冬十月甲寅大司馬根病免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定陵侯淳于長大逆不道下獄死長與廢許后嬖嬖私通許后因嬖賂遣長欲求復爲嬖奸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許言欲白上立爲左右皇后嬖每入長信官長輒與嬖書戲侮許后慢易無所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曲陽侯根輔政以久病免長次第當代根王莽害長寵因曰根曰長私與許貴人姊交通受其衣服又見將軍久病私喜對人議謁相署根怒令莽白之上怒免長官就國長素與涇陽侯立有隙及長就國因立子融厚路立立爲長國請上疑之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今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遂通長

繫獄窮治其罪服戲謔長信宮謀立左皇后長死於獄妻子徒合浦長母歸故鄉立歸國許貴人賜藥死侍中光祿大夫莽以首發大姦拜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遂尅已忘倦招延賢良賞賜邑俸盡以享士身執謙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養妻迎之衣不曳地著布蔽膝見者以爲僮僕使人問乃知其夫人其飾名如此十二月罷刺史置州牧秩二千石是歲捷爲得石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說上曰宜設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雖不能具夫禮樂以養人爲本就有過差是過於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亡今禮樂雖非唐虞之典刑亦非咎繇之則而有司請定刑罰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有刑罰而無禮樂大不備也爲其俎豆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教化比於刑罰教化重而刑罰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刑罰助治者也今廢所治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治太平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衰秦之餘緒民漸漬惡俗不親大化終以不改上以向言下公卿立辟雍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營表長安城南將立辟雍未及作

方違堯是時熒惑守心占者以爲大臣當應之以塞災異上召方進告之方進不得已乃自殺上秘之加贈禮親臨喪赦天下大水平襄縣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太僕廐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一寸八分行幸河東祠后土三月丙午帝崩於未央宮上素康世無疾病向晨欲起因失音不能言晝漏十刻而崩衆皆歸罪於趙昭儀昭儀自殺富平侯張放素親幸放不奉法度太后及大臣以爲言上涕泣而遣之就國及上崩放思慕哭泣而卒荀悅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人之賊也上崩辟雍遂不立左將軍孔光爲丞相皇太后詔曰皇帝即位定郊祀已來未有皇子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卒不蒙福其復南北郊於長安如前夏四月己卯皇帝葬延陵自崩及葬三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讚曰本記稱孝成帝善修容儀陸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也傳覽古今容受直言公卿稱職威儀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沈於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已後王氏始執國命迄爲哀平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漸矣劉向朱雲之忠言明矣若得而用之福祚未已張禹不吐直言佞於毒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官郊泰時二月壬子丞相翟

死亦可痛哉

前漢孝成皇帝紀四卷第二十七

前漢孝成皇帝紀上卷第二十八 荀悅

皇帝丙午即位年十九五月立皇后傅氏帝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從弟女也封皇后父晏爲孔鄉侯傅太后稱尊號於是追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帝傅太后爲恭皇太后帝母丁太后曰恭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官中官追尊傅太后父爲宗德侯丁后父爲褒德侯舅丁明封爲安陽舅子滿爲平周侯追諡滿父忠爲懷德侯封趙太后弟欽爲新城侯太傅師丹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丹諫曰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而多封爵外親及臣等不宜蒼卒如此不聽六月曲陽侯王根前定策封二千戶太僕安陽侯王舜有舊恩益封五百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各益千戶詔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治喪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有司上奏王侯已下至庶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賈人不得占田過科沒入縣官齊三服官禁民諸綺繡難成害女工之物皆止無作除任子令誹謗欺誣法掖庭官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爲庶人禁郡國無得貢獻名獸益吏三百石以下俸察使殘酷雪者以時退免有司不得舉赦前事博士弟子父母與寧假

三年秋七月丁巳大司空王莽乞骸避丁傳賜黃金駟馬免庚午左將軍師丹爲大司馬封高鄉亭侯八

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帳組繫劍佩之招殿前署長命曰天帝令我居此官考問褒故公車大卒病狂忽忘不自知入官狀下獄死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人冬十月大司空何武免癸酉大司馬師丹爲大司空郎中令哀黃門令殷由等言定陶恭王太后恭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爲恭皇帝立廟京師上下其議皆以如哀等言師丹獨議曰今定陶恭皇后以定陶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今不宜復改禮爲人後者爲之子陛下既王承先帝宗廟之禮義不得復奉恭皇后祭入其廟今立京師令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自當毀去一國太祖不廢之禮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恭皇后也丹由是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者云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復故幣上以問丹丹對曰可改事下有司議者以錢行已久矣不可改丹老忘其前語從公卿議上以丹反覆二辭言無所守又丹使吏上書奏事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漏洩省中語下廷尉遂奏免丹丹上書還大司空高樂侯印綬丹字仲公琅邪人廉正守道以儒術進既廢終於家曲陽侯王根成都侯王

商皆有罪根就國商免爲庶人歸故郡詔曰乃者河南潁川郡水汎處浸殺人民遺光祿大夫循行舉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無出今年租賦博士申咸數言高陽侯薛宣爲丞相時後母死不行三年喪不宜居相位宣子况爲黃門侍郎賅客楊明欲令所戚面使不復用會司隸校尉闕忌戚爲之遂使明所戚於官門外斷鼻辱事下有司御史大夫衆等議以爲况恐戚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迫切官闕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隔塞聰明抑絕論議之官桀黠無所畏忌禮下公門駘路馬敬近臣謂其近至也况首爲惡明手傷人功意俱惡明當以重刑况皆棄市廷尉以爲况謀先定非恐爲司隸造謀也本幸私變以父見謗無他大惡雖於掖門大道中與凡民道爭無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明當以賊傷人况與謀者皆削爵減死爲議且於先况減死罪一等後燉煌宣免爲庶人卒於家宣次子惠亦至二千石

建平元年春正月有石隕於地十六是月大赦天下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爲大司馬喜太后從父弟初爲右將軍太后預政事諫后故收喜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奏兩大司空何武尚書令沛國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夫忠臣社稷之衛也魯以

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端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金以疎亞父喜立於朝陛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復用之丁未有白氣着天廣處如一疋布長十餘丈西南行彗彗如雷一刻而止定襄有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馬飲食本志以爲馬武用其後大司馬董賢幼少見用之象也新都侯趙欽城陽侯趙訢皆有罪免爲庶人徙遼西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家坐皆以賜民秋九月甲辰有石隕於虞二冬十月壬午京兆尹朱博爲大司空中山王馮太后嬖弟宜鄉侯參皆自殺時中山王疾上使中謁者張由將醫至中山由素有狂易疾發怒去歸長安尚書薄責擅去事狀由恐誣言中山王太后呪詛上及博太后太后素怒中山太后遣御史按驗考試卒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今史陳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親治其事立受傅太后旨冀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等死者十餘人誣對言服呪詛立奏言呪詛謀反大逆無道責問馮太后無服詞立曰當熊之上殿何其勇也今何怯也后曰此欲陷殺我乃飲藥而死參家凡死十七人宗族歸故園張由歸賜爵關內侯立遷

中大夫太僕馮參兄弟四人長兄野王爲大鴻臚則直不曲名重當世次迨次立皆二千石以治行稱參好爲容儀進止恂恂甚可觀也矜嚴直操不屈於五侯貴寵之家十有二月有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厠廣如疋布長十餘丈十日而去二年春正月有星孛於牽牛七十餘日本志以爲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曆數之元也韋李加之改更之衆丁丑大司馬傳喜免安陽侯丁明爲大司馬大司空朱博奏言高皇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上下相監選授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更司空與丞相同位中二千石未更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上從之罷司空官夏四月戊午大司空朱博爲御史大夫論曰丞相三公之官而數變易非典也初丞相秦之制本次國命卿故置左右丞相無三公之官詩云夙夜匪懈以重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自上已下必參而成位易曰鼎足以喻三公所以參事統職立官定制三公蓋其宜也乙亥丞相孔光免議太后失旨也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傅趙玄爲御史大夫博奏言尊恭皇太后號曰帝太皇太后稱宋信宮恭皇后曰帝太后稱永安宮立廟於京師赦天下徙罷州牧復刺史荀悅曰州牧數變易非典也古者諸侯之國百里而

已故易曰震驚百里以象諸侯之國也夫國小人衆易統也古諸侯皆父其位視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建諸侯之賢者以爲牧故以考績黜陟不統其政不御其民惠無所積權無所并故牧伯之位宜合古也惟周制爲不然大國不過五百里而公侯伯子男以次小焉今漢廢諸侯之制以爲縣治民者本以強幹弱枝一統於上使權柄不分於下也今之州牧覽爲萬里總郡國威尊勢重與古之牧伯同號異勢當周之末天下戰國十有餘而周室衰矣今牧伯之制是近於戰國之迹而無治民之實刺史今爲監御史出督州郡而還奏事可矣六月庚申太后丁氏崩葬定陶發濟陰陳留近郡五萬人穿土待詔賀良等奏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太平經者成帝時齊人甘忠詐造云天帝使真人赤松子教我此道時劉向奏言忠可殺假鬼神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而賀良受其書劉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司隸解光平陵李尋好之勸上從賀良等議時上多病乃赦天下改年爲太初元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刻漏以一百二十爲度秋七月以渭城未陵賀良等又欲變亂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大夫以解光李尋輔政時上疾自若以其言無

驗遂下賀良等議皆伏誅光尋等減死一等徙嶽煌李尋字子良平陵人也治尚書好災異初以待詔問對曰陛下乘四海之衆會無積幹之臣朝廷無人則爲亂賊所輕惟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進用忠良無聽讒佞竭邪臣之態諸阿保乳母甘言悲辭之訴斷而勿聽勉大義絕小不忍尋雖失其議於賀良先言災異數中擢拜騎都尉言多忠切

荀悅曰夫內寵嬖近阿保御豎之爲亂自古所患故尋及之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性不安於道智不周於物其所以事上也唯欲是從唯利是務飾便假之容供耳目之好以姑息爲忠以苟容爲智以伎巧爲材以佞諛爲美而新近於左右詭習於朝夕先意承旨因問隨隙以惑人主之心求瞻其私欲慮不遠圖不恒大事人情不能無懈怠或忽然不察其非而從之或知其非不忍割之或以爲小事而聽之或心迷而篤信之或眩曜而不疑之其事皆始於纖微終於顯著反亂弘大其爲害深矣其傷德甚矣是以明主唯大臣是任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請求之事無所聽焉事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物有善而不居惡而不可避甘醴有鴆毒藥酒有治病是以君子以道折中不肆心則不縱體焉惟義而後已秋七月甲寅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趙玄孔鄉侯博曼有罪博

自殺玄減死二等論晏削色三分去一傅太后欲稱尊號晏詔諛順旨而晏與博結謀立尊號博遂為丞相太后怒傳喜使晏諷博令免喜博素與晏交善許之御史大夫趙玄止之傳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得相死何況至尊博亦有死耳玄遂許可奏免喜并孔鄉何武并免為庶人上疑博玄受諷旨即召玄尚書省問狀玄辭服有詔議其罪議者以為春秋之義姦以事上常刑不赦遂抵罪初博玄皆拜於上前有音如鐘殿中郎吏侍陛者皆聞上以問黃門侍郎李尋尋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明為衆所惑空名而得進即有應而無形不知所從至其傳曰其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加辰已有其異是為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大夫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日期年其人自受其咎博杜陵人也始為冀州刺史行縣吏民夜遮道自言者數百人從事請留見自言事者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博出駐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勅告吏民夫欲言懸丞尉者刺史不容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行部遠詣治所民為吏所冤欲言盜賊辭訟事者各使詣屬所部從事駐車次遣四五百人皆罷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此老吏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自此州郡吏民畏

服其威後為廷尉自以不曉文法恐官屬欺誣之乃召見正監典法掾吏曰試為廷尉撰前世決難知者十餘事得諸覆思之於是共條白十事召正監掾吏坐而問博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服博才過人也博初起為亭長為人廉潔不好酒色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稀見面然好遊俠欲士官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帶之其趣事待士如流而無大正卒以此敗是時茂陵原涉為州里大俠初涉父為南陽太守死官郡內賦歛千萬時俗皆適受之唯涉獨不受行喪三年由是名顯年二十治劇縣為谷口令不言而治居歲去官為季父報仇郡國豪傑有氣節者皆歸慕之人無賢不肖傾身相待所在闔門閭里盡滿然身衣服車馬其節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急為務涉畧似郭解外溫人謙遜內隱忍耻恥於埃塵獨死者甚衆王莽時以涉為鎮戎大尹荀悅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已下至於上庶人焉有等差是以民服其上而下無詭譎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治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罪夫然故上下相順庶事治焉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國命陵遲以至於戰國合從連衡易政爭強由此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齊有孟

嘗皆籍王公之勢競爲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拔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桎脫遊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親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道廢矣及漢興禁網踈濶未之匡正是以代相陳稀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魏其武安之徒皆競逐於京師希交遊於天下劇孟郭解之徒皆馳騫於閭閻權行州郡力折公卿衆庶覲其名迹榮而慕之雖陷刑辟自爲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何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六國之罪人也况郭解之論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罪已不容於誅矣然觀其溫良汎愛朋急謙退不伐亦有絕異之資惜乎不入道德苟放縱於未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徒天子切齒至於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皆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之常莫足言者唯王氏五侯賓客爲盛而婁護爲師諸公之間陳遵爲雄柴閭里之俠獨涉爲魁首九月光祿勳平當爲御史大夫十月甲寅御史大夫平當爲丞相京兆尹王嘉爲御史大夫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爲廣平王九月帝母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災三月己酉丞相平當薨當字子思平陵人也以明經忠賢進初拜丞相以冬十月賜爵關內侯其春上召欲詔封當稱疾篤宗族皆謂當曰何不強起受侯印綬爲子孫邪當曰吾在大位已負素食之責矣起受侯印還寢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爲子孫也後月餘卒子晏亦以明經位至大司徒封防鄉侯有星孛於河鼓夏四月丁酉御史大夫王嘉爲丞相嘉字公仲平陵人也爲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名剛直弘毅有威上敬重之河南太守王崇爲御史大夫九月立魯頃王子郡鄉侯閎爲魯王冬十月汝南西平遂陽樽樹臥生枝葉如人形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凡長六尺一寸有耳十一月壬子復甘泉泰畤后土祠南北郊東平王雲有罪自殺雲后謁棄市是時無鹽邑山有石立自開道故汝南太守孫寵以遊說顯名與侍詔河內息夫躬相結察事躬陰與寵誣言告東平王雲欲以獲封躬乃與中郎右師譚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東平王依律時泰山石立而宣帝與雲與后日夜祝詛冀獲非望下有司按驗伏誅是歲零陵大樹偃仆地圍一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根長七尺餘皆枯三月樹自立故處有大魚出於東萊長丈八尺高丈一七枚皆

死京房易傳曰后妃專權厥妖木卧復立棄正作淫厥妖木斷復續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

前漢紀卷第二十八

前漢孝哀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九 荀悅

四年春正月關東民相驚走或持箚相與號曰西王母箚道中相逢多至數千人或披髮徒跣斬斫門關逾墻入屋或乘騎奔馳或致驛傳行經歷郡三十六所至京師又聚會祀西王母設祭於街巷阡陌博奕歌舞又傳言西王母告百姓佩此符者不死不信我言視戶樞中有白髮故梁州刺史杜業以中正舉對曰春秋災異指象爲言語箚者所以記數也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爲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也度數放逸妄以相與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閭閻內與疆外也臨衆盤樂元陽之應也白髮衰老之象也體尊性弱難治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君人之所由執持其要甚明著今外戚丁傳甚盛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無以過此指象昭昭以覺聖朝奈何不應也本志以爲丁傳所亂者小此王太后與莽之應也二月封帝太后從弟傅商爲武昌侯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爲長信侯上將封傅商問僕射平陽侯鄭崇諫以爲不可因持書按出不受詔太后怒曰天子反爲一臣所制上乃下詔封商崇以爲侍中董賢貴寵過度數諫由是重得罪每以職事見責發疾疽癰欲言事長見罪欲乞骸復不敢尚書令趙昌素害崇知其見

疏因奏崇典外族通疑有毒下獄死

荀悅曰夫臣之所以難言者何也其故多矣言出於口則咎悔及身舉過揚非則有干忤之禍勸勵教誨則有刺上之譏下言而當則以爲勝已不當賤其鄙愚先已而明則惡其奪已之明後已而明則以爲順從違下從上則以詭譎遠上從下則以爲雷同與衆共言則以爲專美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知則衆以爲蓋已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之則以爲附隨雖得之不以爲功據事不盡理則以爲專必謙讓不爭則以爲易窮言不盡則以爲懷隱盡說竭情則爲不知量言而不効則受其怨責言而事効則以爲固當或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左不便於右或合於前而忤於後或應事當理決疑定功超然獨見值所欲聞不害上下無妨左右言立策成終無咎悔若此之事百不一遇其知之所見萬不及一也且犯言致罪下之所難言也佛言忤情上之所難聞也以難言之臣于難聞之主以萬不及一之時求百不一遇之知此下情所以不上通非但君臣而凡言百姓亦如之是乃仲尼所以憤嘆予欲無言也三月光祿勳賈延爲御史大夫夏四月天雨血山陽湖陵廣三丈長五丈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京房易傳曰佞人祿功臣戮厥妖天雨血上欲

封董賢乃下詔曰孫寵息夫躬本因賢告東平王遂封賢爲高安侯孫寵爲防陽侯躬爲宜陽侯右師譚賜爵關內侯董賢字聖卿雲陽人少爲太子舍人美顏自喜上即位見幸出則參乘入侍左右旬日之間賞賜巨萬貴震朝廷上嘗與賢寢偏籍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又召賢女弟爲昭儀及賢妻並旦夕侍左右賜賢父恭爵關內侯爲衛尉賢妻父爲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楹梁衣以錦繡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尚方珍寶其選上等並在賢家乘輿所服乃其副也乃至東園秘器珠襦玉匣皆以賜賢無不備者又令將作大匠爲賢起冢義陵傍內爲便房剛栢題漆外爲徹道周亘數里門闕罕慮甚盛詔書罷死而以賜賢二千餘頃賢第新成無故門自壞又上乳母王阿聖亦多受恩賜及武庫兵器執金吾東海母丘隆諫曰春秋之義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不以本藏給無用不以民力供浮費所以別公私示正路也賢等便僻弄臣恩私微妾陛下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舉國威器供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護其微妾非所以正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諫議大夫鮑宣上書曰今朝廷無耆艾之臣厚外親小僮及

勲賢等皆在公門省戶陛下欲以共承天地安海內
甚難今國家空虛用度不足賊盜並起吏爲殘虐歲
增於前民凡有七亡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賦二
亡也貪吏取受三亡也豪強大姓吞食無厭四亡也
背吏徭役農桑失時五亡也部落鳴鼓男女遮列六
亡也賊盜劫掠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歐
殺一死也治獄深刺二死也寃陷無罪三死也盜賊
橫殺四死也怨仇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
氣疾病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富誠難
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陛下不能安之
民將安歸乎奈何獨私外親與董賢夫官爵非陛下
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
欲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辨足以移衆
權足以獨立姦人之雄宜時罷退外親幼童未精通
經術者宜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戚故
大司空何武故丞相孔光故將軍彭宣可任以政壘
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大官不敢爲姦
可大任委也陛下前以小過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
尚能容無功德者甚衆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
用天下之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上之皇天見譴下
之衆元怨恨次有諫諍之臣陛下雖欲自薄而厚惡
臣天地不聽也上以鮑子都名儒遠優容之深納其

言使徵武等爲三公拜宜爲司隸校尉後丞相光行
園陵行馳道中宜出逢之使吏拘止丞相吏沒入其
車馬宜坐摧辱宰相事下御史至司隸欲召捕宜從
事閉門不內宜以拒使者不敬下廷尉博士弟子濟
南王咸等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立此幡下
會者千餘人守關上書遂免宜抵罪減死一等既免
乃適上黨以爲其地宜畜牧少強豪因家焉息夫躬
上言災異屢發法爲兵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
行邊勒武備斬一郡守以威四夷用以厭異上然之
以問丞相嘉嘉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
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上天神明而可欺哉辯
士見一端而妄措意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
道也夫議政者苦其詔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詔諛則
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懸辯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
惠惟陛下深察之上不聽遂欲出兵會董賢沮躬議
以爲不可上乃免躬官就國未有第舍寄居丘亭姦
人數守之躬恐每立亭中祝盜人有告躬祝詛上者
遂躬繫獄仰天大呼因僵地絕咽而死躬母聖葉市
家屬徙合浦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毋壹懷子先未
生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藏之陌上三日人過聞
啼聲母掘出收養之是時豫章男子化爲女人嫁爲
婦生一子本志以爲陽變爲陰上變爲下生一子將

復一世乃絕也夏六月尊帝太后為皇太后秋八月
恭皇后園北闕災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蝕之赦天下丁巳帝皇
太后傅氏崩三月丞相王嘉下獄死初廷尉梁相疑
東平王獄有誣辭奏請傳詣長安更下公卿議尚書
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上怒三人皆免嘉薦
相明習治獄持平深重譚頗知文雅鳳經明行修臣
竊為朝廷惜此三人上以此非嘉後二十餘日上益
封董賢二千戶因下詔曰公卿朕即位已來寢疾未
平及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
王雲呪詛朕躬嘉上言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
地而封不得其宜感動陰陽以致災異今陛下體久
不平臣所以內懼也孝經云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
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臣非敢愛
死而不盡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殺上怒召嘉詣
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盡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
倍人臣之義君位□公以分明善惡為職而稱舉
相等迷國罔上近自君始謂速者事下將軍中朝者
皆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為嘉坐
薦相等罪微薄不應以迷國罔上不道不可以示天
下遂使謁者召嘉詔廷尉詔獄使者到掾吏涕泣和
藥進嘉嘉引藥盃擊地曰丞相備位三公奉職負國

當伏刑都市以示萬姓豈小兒女也何為咀藥而死
嘉遂詣廷尉使吏侵掠嘉責之曰君由當有以負國
入獄不虛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位宰相不能進
賢退不肖以此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之名曰
賢是孔光何武不肖是董賢父子遂不食歐血死元
始中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謚嘉曰忠侯夏
御史大夫賈延免五月乙卯光祿大夫孔光為御史
大夫秋七月光為丞相何武為御史大夫由王嘉之
舉也光與武奏言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
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博士左丞等五十三人皆以
祖宗已下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
宗並列子孫雖欲褒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帝雖
有功烈親盡宜毀王舜劉歆議曰臣聞昔周宣北伐
徽猷詩頌其功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春秋美之及
漢興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其為害久矣非一世
之漸也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南伐
百越起七郡之師北攘匈奴降十萬之衆置吾屬國
起朔方以牽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
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起燉煌酒泉
張掖斷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漢北四方無事
却地遂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
以大安天下富貴百姓規模可見招集天下賢俊與

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祀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代賴之單于守藩百蠻華服萬世中興之功未之有也高祖建大業爲太祖孝文德至厚爲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爲世宗此孝宣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大夫三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又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故德厚者流尊德薄者流卑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已下降殺以兩而已七廟者其正法數可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戒成王由是言之宗無常數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曰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民患則祀之竊以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此在於異姓猶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而無其文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賢貴功之道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送毀之道

自有常法無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愚臣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如此不宜毀上賢欲議而從之先是歆爲光祿貴幸欲奏請立左傳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諸儒咸不聽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尚書左氏皆古文舊書並藏於秘府往者經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大事則幽冥莫知其原然猶補殘守缺扶恐見破之私意而忘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豈不哀哉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有明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與其過而廢之寧若過而立之必若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遠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諸儒咸忿恨而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乞骸大司農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變亂舊章遂不得立八月御史大夫何武免前將軍光祿大夫彭宣爲御史大夫上舅大司馬丁明免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故廢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年二十二雖爲三公仍給事中領尚書賢私過孔光光

衣冠而出門外待之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
又退入閣賢下車光乃出拜迎送甚卑恭上聞之嘉
拜光二子爲諫議大夫常侍賢由此權與人主侔上
置酒與賢父子親屬宴飲上放酒從容顧賢而笑曰
吾欲法堯禪舜如何侍中王閔平阿侯之子諫曰成
王戲以桐葉封弟叔虞於晉周公入賀曰天子無戲
言夫天下者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以藩
王入嗣孝成皇帝後當奉宗廟傳於子孫無窮漢帝
制位統業至重不宜數有戲言上默然不悅左右皆
恐於是遣閔出歸郎署二十日長樂宮深爲閔謝又
御史大夫彭宣上封事言安國危繼嗣事上覺悟召
閔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
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
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天地昔
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
賜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孫弘以布被修德擢備宰相
巧言令色君子不貴昔成湯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
呂尚於釣濱武丁顯傅說於版築桓公舉甯戚於擊
角皆以立霸王之功騰茂績於無窮豈以利耳悅目
爲得意哉今大司馬衛將高安侯董賢累世無功於
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
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主曆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

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
不當天心也昔齊神虻變化爲人實生褒姒亂周國
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
以建卓爾垂法後世陛下採芻蕘賢負薪冀有益於
毫釐言雖不從多門年少志強卒爲賢恕之

二年春正月匈奴烏孫留珠單于烏孫太昆彌伊秩
靡來朝伊秩靡即公主之外孫也單于之將朝也上
書自請時上有疾左右咸言匈奴來朝中國輒有大
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庫可且勿
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六經之
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
而國家不許臣以爲匈奴從此隙矣北狄之地五帝
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
帶甲數百萬而不敢闕西河漢以高祖之威靈四十
萬衆困於平城孝文時侵暴北邊烽火通於甘泉京
師大骸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關上以備之孝武即
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覺而去徒費財勞師其後
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世之基乃大興師數十萬連
兵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漠破顛顏襲單于王庭
窮極其地封狼居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
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遂求和親然而未肯
稱臣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

沙漠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斃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投餓虎之口殫運府庫之財填葉廬山之壑而不悔至宣皇之初而虜尚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故北狄不伏中國不得高枕也其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攜國歸化扶服稱臣然尚羈縻之不能專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朝者不強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陵堅敗敵如彼之難也既伏之後慰藉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壁探姑繒之壘藉蕩姐之場倒鮮卑之旃推南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三時之勞故已羸其庭稜其廬立郡縣處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不然真中國之仇也三垂比之懸矣今單于欵心歸義此乃上世之遺莢也神靈之所相望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日之恩開將來之隙使自絕於漢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喻之不能焉得不憂乎夫伯牛勤之一朝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上乃召還匈奴使而許之賜雄帛五十疋黃金十斤雄爲人博學有大志性清淨少嗜慾簡易侷僮口不能刺譚默而沉思居貧或無擔

石之儲晏如也非其義雖富貴不事也給事黃門郎與王莽董賢同位時莽賢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其淡榮寵如此時人皆忽之唯劉歆范滂以禮敬之沛國譚桓甚重之鉅鹿侯芭師事之雄好賦頌又似司馬相如晚節以爲無益而輟止乃依易著太玄經其文五十萬室之以三十筭關之以休咎播之以人事義合五經而辭解刺玄體十一篇復爲章句又著法言十四篇欲以象論語劉歆嘗問桓譚曰雄之文能傳乎譚曰必傳顧君與我不見也人情貴遠忽近見雄容貌爵位不能動人則輕其文若後世遇明識君子當度越諸子二月單于昆彌歸夏四月日有蝕之五月正三公官各分職丞相孔光爲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封長安侯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時王莽以侯在第六后召之備佐喪事莽曰太后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賢與妻皆自殺夜葬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徹視之因埋獄中賢故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掾收賢尸恭怒以他事殺之賢家屬徙合浦斥賣董氏財物凡三十五萬太后詔公卿舉可爲大司馬者時群臣皆舉莽前將軍何武與後將軍公孫祿謀曰往孝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不宜置異姓大臣持權親陳相錯爲國計不便於是祿舉武可大司馬武亦舉祿莽諷有司更相劾

奏互相舉皆免就國大司馬彭宣見莽專權乞骸莽
白太后免宣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安車與金八
月王崇爲大司空徵立中山王衍元帝庶孫中山孝
王子是也是爲孝平帝九月壬辰皇帝葬義陵
議曰本紀稱孝來自爲藩王及太子文辭博敏幼有
今聞雅性不好聲色時覽下射武戲觀孝成之世祿
去公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務攬主威以則武宣然
董賢用事大臣誅傷有覆餗棟橈之凶自初即位有
痿痺之疾末年滯劇享國不永亂臣乘間豈不哀哉
世主覽此足以見成敗之基收后族之權清儉愛民
可垂統也

前漢孝平皇帝紀卷第二十九

前漢孝平皇帝紀卷第三十 荀悅

皇帝壬寅即位九歲大司徒孔光爲大傅左將軍甄
豐爲少傅右將軍馮異爲大司徒太皇太后臨朝大
司馬王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之孝成趙皇后孝哀
傳皇后皆以前驕恣廢自殺莽以孔光名儒歷相三
主太后所敬天下所信伏於是感專事光莽素所不
悅者皆傳治其罪爲請奏光不敢不上莽白太后
皆可其奏皆免官徙諸遠方平阿侯仁莽之從父兄
也中正直言紅陽侯立莽叔父莽恐其害已從容言
於太后皆奏遣就國於是附順者皆拔擢之忤恨者
誅滅之以王邑爲腹心甄邯甄豐主訣斷平宴典機
事劉歆主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
發南陽陳崇皆以才能稱得幸於莽並在顯職莽色
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徵見風采黨與承旨而顯奏之
因因謙讓示不得已上以惑太后下以取信於衆庶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二莽令
益州諷使之也群臣奏言莽功德比周公宜賜號安
漢公益封三萬戶莽因辭封孔光等以定策安宗廟
皆益封二月丙辰太傅孔光爲太師車騎將軍王舜
爲太保大司空左將軍甄豐爲少傅立故東平天雲
太子開明爲王孫故挑鄉項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封
宣帝玄孫信等三十六人爲列侯自漢初至此王子

侯者凡四百八十人令諸侯王關內侯列侯無子有孫者若同產子皆得為嗣三月置義和官秩二千石外史閭師秩六百石班教化朔方廣牧女子趙春死官欽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死夫與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本志曰死者又生至陰為陽下人為上丙辰義陵寢神衣在匣中自出在外牀上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赦天下尊帝母中山孝王姬為后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帝女弟四人號皆曰君食邑各二千戶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向四臂共臂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本志以為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上不一也手多下僭濫也足少不勝任也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媒瀆也人生而大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郡妖推此類或人不改乃成凶秋九月赦天下徒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三月癸酉大司空王舜病死夏四月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為廣宗王江都易王後肝貽侯宮為廣川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封周勃霍光樊噲後皆為列侯鄒商等子孫一百三十人爵關內侯食邑丁酉少傅甄豐為大司空夏大旱蝗青州尤甚安漢公四輔公卿大夫吏民為百

姓困乏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賦貧民罷安定池苑以為安民縣六月有石隕於鉅鹿二秋九月戊申晦日有蝕之赦天下是歲光祿大夫孫寶為大司農寶字子嚴潁川人也初御史大夫張忠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忠謝之後以為主簿或問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子為之何也寶曰大夫薦用一府不以為非者人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聞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屈身屈何傷且不遇者何所不為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慙薦為議郎後為丞相司直紅陽侯立與南郡太守李尚共為姦利寶按劔劫立尚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卒以是廢後為京兆尹處士侯文常稱疾剛直不肯仕寶以禮自請文為布衣交會立秋曰文自請受署督郵有杜稚季者大俠也善定陵淳于長長深以託寶文欲誅之寶問其次文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寶默然不應稚季聞之杜門不出外穿後墻為小戶旦暮自持鋤治園不敢犯法越嵩郡上言黃龍游江中大臣稱莽功德比周公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尤不悅今有一事郡臣同聲得非不美者乎時大臣皆失色而寶不變坐免官終於家

三年春詔博采二王後及周孔世卿列侯在長安適子女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與已女爭位上書言莽

女不宜與諸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皆勿采於是吏民守關上者千餘人願得以安漢公女爲天下母太后不得已獨采莽女群臣卿士僉曰安漢公女宜爲后參以著龜咸曰元吉乃考定娶禮正十二女之宜夏安漢公奏車制度之宜吏民養生送死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郡國學校教訓之禮陵陽任橫等稱將軍盜庫兵攻宮寺皆伏誅秋八月天雨草狀如莎相膠結如彈丸莽世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怨即私於帝舅衛寶勸令帝母上書求入朝莽白太后不聽宇與其妻兄呂寬及師吳章議其故章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章因推類而說莽令歸政於衛氏宇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執宇送獄及妻皆死衛氏盡誅滅窮治其事呂寬所連及郡國豪傑素非己者殺於市門海內震焉吳章者大儒所教千有餘人莽悉欲禁錮其門人門人改名他師時司徒掾平陵侯李歆獨自効爲吳章弟子收葬章尸王舜聞而義之比之樂布表爲諫議大夫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文帝以配上帝改嚴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詔婦人非自犯法男子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召捕皆得繫其當驗聞者則驗問二月丁未立皇后王

氏赦天下遣太僕王憚等八十人置副假節巡行天下觀風俗賜九卿已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屬籍者爵各有差賜民爵一級饑寒孤獨高年帛時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七子皆封有司以爲宜如所言遂假安漢公號爲宰衡位上公賜莽大夫人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紵子男皆封列侯太后親臨前殿莽拜於後如周公故事莽奏立明堂辟雍尊孝宣廟爲中宗廟莽欲悅太后意乃以致支功尊孝元廟爲高宗爲學者築舍萬區所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有才能及小學異藝之士前後至者數千人群臣奏宰衡位在諸侯王上初置西海郡徙天下犯法者處之時莽遣多持金帛誘塞外羌豪等獻地請降曰聞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近歲已來羌人無疾苦故思樂內屬莽因奏言謹按已有東海未有西海請以羌獻地爲西海郡又賂匈奴令上書曰聞中國讎二名故名囊知互斯今更名智以順制作梁立有罪徙廢漢中自殺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莽所遣使者八人行風俗還言天下郡國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又奏市無二價官無獄訟民無盜賊野無饑人道

不捨遺男女異路交致太平

五年春正月拾祭明堂詔太上皇已來族親各以世

氏郡國致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考察不從教今有

究失職者宗師因郵亭上書宗伯以聞夏四月乙未

太師孔光薨大司徒馮商為太師是時吏民上書薦

莽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

公卿見者皆叩頭言宜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詔策加

莽九錫之命羲和劉歆等四人治明堂辟雍王憚等

八人使行風俗宜明德化皆封為列侯閏月立梁孝

王九世孫音為梁王冬十月乙亥高原廟殿門災本

志以為高廟長安城中原廟在渭北不宜立初惠帝

為出遊長樂宮方築復道在高廟道上叔孫通曰子

孫奈何乘高廟道上行帝懼遂急毀之叔孫通曰人

君無過舉願陛下因為原廟滑上衣冠出遊之處立

廟

太后導而臨朝任莽非正之象也冬十

有二月長樂少 為大司徒丙子帝崩於未央

官時元帝統絕宣帝有孫五畏其長也言兄弟不得

不應禮皆發其冢既開傳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臭

聞數里發丁姬冢有火出四五丈群燕銜土投冢上

講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威觀其

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於

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居攝元年春二月立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夏四月

安衆侯劉崇與丞相張紹謀曰安漢公必危劉氏吾

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之遂合黨萬餘人攻宛城不

能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關

自歸莽赦之不罪竦為嘉作奏曰建初元壽之間大

統幾絕陛下聖德拯救國命復延臨朝統政動以宗

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故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

禍則引其福絕則接其繼切則代其任夙夜孜孜不

已凡以為天下厚劉氏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大法流

聖化天下願願引領而嘆頌聲洋洋滿耳人無愚賢

男女皆喻旨意而劉崇獨懷悻惑之心操畔逆之慮

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子臣之仇宗室之讎也是故

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叛而棄其兵進不跬步

室唱始父子兄弟持春荷鋪馳到南陽潯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盛稱功德莽大悅封爲師禮侯七日皆賜爵關內侯封疎淑德侯長安爲之誦欲得封過張伯松力戰關不如巧作奏自後反者皆汗池云群臣復白太后劉崇等所以謀反者莽權輕也宜尊莽以鎮海內五月甲辰莽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日有食之是歲西羌麗恬傳幡反遣護羌校尉竇況平之

二年春竇況破西羌夏四月更造貨錯力一直三十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並行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劉信爲天子東平王雲子也翟義方進小子也義將起兵謂其姊子上蔡陳豐曰莽必代漢吾父子受國厚恩當爲國討賊假令時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先帝汝其從我乎豐年十八壯勇許諾遂與東郡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璜結謀初信兄開明立爲王無子而信子匡嗣立爲東平王故義并東平王而立信義自爲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傅蘇隆爲丞相丹爲御史大夫東平王孫卿素有智略以明兵法在京師義乃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移書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以絕漢今天子已立恭行天爵郡國振動比到山陽衆十餘萬莽惶恐抱孺子禱郊廟作策告遣諫議大夫桓

譚等告諭天下當反政之意乃收族義家後母及兄宜皆死遣王邑孫建等十八人將兵擊義又置腹心七將軍屯關中以自備冬十有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斬劉璜義與信棄軍亡義捕得傳戶長安磔陳都市信卒不得初聞兵茂陵以西二十三縣賊盡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劫掠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宮殿前其

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明鴻等皆破莽自以威德遂威復天人助乃謀即真之事秋七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喪爲總纒服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之禮自以爲攝天子位不敢服其私親也凡一甲會葬皆如初令新都侯崇爲主服喪三年廣饒侯劉京上書言齊郡臨淄縣亭長卒當薨見人曰天公使我告亭長居攝皇帝當爲真不信我亭中當有新井亭長起視庭中有新井百尺又太保臧洪奏新井亭長命言雍巴郡得銅符帛圖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莽於改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期門郎張充等交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作銅匱爲兩檢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二曰赤帝璽某傳與黃帝莽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言莽爲真天子圖書莽大臣八人有王盛王興素章因自竄其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以付高廟僕射以聞戊辰莽

到高廟拜受金匱遂即天子位改正朔易服色以十二月爲正以鷄鳴時爲朔色尚黃初高帝時得秦玉璽因服命之名傳國璽莽令王舜從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舜汝不顧義我漢家寡老婦且暮且死用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號泣而言左右莫不垂涕舜悲不自勝良久乃曰太后曰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之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恐欲劫之乃出投之於地曰我老已死矣知汝兄弟不久滅族矣乃尊太后爲新室文母莽以十月癸酉朔爲建國元年春大赦天下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佑乃太祖歷代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天之曆數在子予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宥於戲敬天之休往踐乃位無廢朕命以平原安德潔陰隔重丘合凡萬戶爲安定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泣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傳將太子下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以孝平皇帝后爲安定太后復更號曰黃皇室主欲嫁之主不聽莽案金匱輔臣皆封拜王舜爲太師平晏爲太傅劉歆爲國師哀章爲國將是爲四輔甄邯爲大司馬王尋爲大司徒王邑爲大司空是爲三公甄豐爲更始將軍

王興爲衛將軍孫建爲立國將軍王盛爲前將軍是爲四輔將軍凡十一人以應符命之名孺子居其邸使者監護勅阿保乳母不得與語至壯大不能名六畜莽定諸侯王皆稱公及四夷皆更爲侯更作小錢徑六分文曰小錢與大錢一直五十者爲二品並行夏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千數起兵於其國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爲扶公國在即墨快攻殺殷閉城拒快敗走死莽增殷國爲萬戶復井田制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以著代漢之符赦天下五威將軍皆秉乾文軍駕坤六馬背負鸞鳥之毛服飾甚偉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各如其方色將軍持節稱大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各雷桐華真定劉都等謀起兵發覺誅真定常山大雨雹其

二年莽之九月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共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自稱漢大將亡入匈奴十有二月雷更名孺子號曰降奴服于知時多作符命以得封侯其不爲者戲曰獨天帝無除書自是莽乃禁之初甄豐劉歆王舜等建安漢宰衡之號非復今莽居攝也及即真歆舜內懼而豐性剛形於顏色豐子尋復作符命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妻莽發怒收尋皆死連者數百人詞及揚雄時校書在天祿閣使者欲

敗之雄恐懼自投閣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豫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歎子豪從雄問奇字有詔勿問莽之爲人大口顰頭露眼赤睛大聲如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反膺仰視或云所爲鴟目虎喙豺聲也故能噉人亦爲人所噉莽聞而誅之王舜自莽即位病憊而死其

三年遣謁者持節安車印綬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秩上卿使者之郡太守縣邑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入勝舍致詔書勝因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加勝輒推去使者自上請留守勝以秋涼發勝知不免謂門人高暉等曰吾蒙漢之厚恩豈以一身事二姓遂不食十四日而死有父老弔哭甚哀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出莫知其誰勝字君賓與同郡龔舍字長倩友善故世稱兩龔並著名節勝哀帝時爲諫議大夫薦龔舍寘壽皆徵勝曰竊見國御巫醫尚爲駕御賢士宜有駕於是詔從之壽稱疾不至舍至拜諫議大夫以疾免即就家拜太山太守使者到縣請舍到庭受拜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於官遂就家拜之至官數月以疾乞骸歸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莽以安車迎齊薛方曰竟舜在上下有巢許今則主上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

欲守箕山之節莽悅而聽之隃糜郭欽杜陵蔣詡字元卿皆以郡守刺史以廉耻著名齊國栗融字容卿北海禽慶字子夏蘇章字山陽曹竟字子期皆大儒俱不仕莽池陽有小人影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皆自稱三日乃止海濱蝗河水汎清河以東數郡莽徵能治河者至以百數大畧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嘗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也關焉治河本空此地以爲南北不過百八十里河空此地不爲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掾張式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一石水六斗泥今西方諸郡及京師民引河渭水以溉田春夏少水時故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小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墻而貯水也可順從其性無復以灌溉則水道通利無溢決之害矣臨淮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璜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地悉爲海水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書曰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却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綠西山足乘高地東北入海乃無水災事

亦無施行者其

四年夏赤氣出東方竟天東北西南皆反亂侵邊其
五年二月文母皇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水絕
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
莽為后服喪三年西域焉耆國叛殺都尉冬十有一
月彗星出其

六年三月壬申晦日有蝕之四月殞霜殺草木六月
黃霧四塞秋七月大風拔樹木北闕城門瓦飛雨雹
殺牛羊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帥大尹職如
太守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
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皆世其官分長安六卿置
六師各一人分三輔為六尉郡河東河南河內弘農
潁川南陽為六隧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
尉及它官名悉改大都至分為六郡縣以亭長為名
者三百六十其後數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旋復其
故吏民不能記每下詔書輒繫其本名而兼言之令
天下小學以戊子代甲子為六旬首其

七年春日中星見民訛言黃龍墮地死黃山官中百
姓奔走觀者萬數莽制禮作樂說六經公卿旦入暮
出連年不決十一公分布勸農桑班令於天下中郎

綉衣執法在郡國乘權勢更相奏舉案章交錯道中
召會吏民逮捕證左白黑紛亂貨賂相冒守宮闕告

訴者甚衆莽自以專權得漢政故咸自擅衆務常御
燈火至明不能治有司受成苟免因緣為姦而已上
書者連年不決數宰郡者至數年兼領一切競為貪
苛拘繫縣獄者至連年遂赦乃得出衛士不交代者
數年冬以郡縣災害率減吏祿終不得祿者各因職
為姦利以自給穀糴常費百姓窮困起為賊盜邯鄲
以北大雨水出流殺人其

八年春二月大雨雪深者二丈栢竹咸枯死地震莽
詔曰地者有動有震震者為害動者不害故易稱曰
坤動而靜辟骨萬物生焉其好自誣飾皆此類
也長平觀西岸崩墜涇水涇水不流郡臣上壽以為
土填水匈奴滅亡之兆也臣下從諛亦如之秋七月
丁酉霸陵城災戊子晦日有蝕之翟義黨王孫慶捕
得莽使大醫尚方巧屠共刺刺之量度五藏以竹挺
尋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其

九年瑯琊女子呂母為子執仇黨衆浸多至數萬人
號曰赤眉莽親至南郊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
之形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兵令有司命人員
之其

十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莽一切收長吏家財五分
之曰以助邊令吏得告將許奴告主欲禁姦恣愈其
樊崇刁子都等以饑餓相聚於瑯琊衆皆數萬其

十一年令太史更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
布告天下時匈奴寇邊莽乃大募發丁男死罪囚吏
民奴一切挽吏民皆三十取一傳莽有伎術者待以
不次之位上言便宜者以萬數矣或言能渡水不用
舟楫連馬接車濟百萬之師或言不持斗儲食藥物
馬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莽輒試之取大鳥翮作
翼頭與身皆着毛通引錄鈕飛數百步輒墮莽知其
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大將軍賜以車馬待詔發
遣大司馬武建伯嚴尤與將軍廉丹擊匈奴皆賜姓
王大凡十三部將四十萬衆賁三百日糧欲同時並
出塞追匈奴內之丁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千
嚴尤諫曰匈奴為害久矣周秦漢皆征之然皆未得
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之
時儼狄內侵命將驅之盡境而反其視夷狄之侵譬
猶蚊蚋之害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
帝選將練兵嘗糧深入雖有尅復之功胡輒報之兵
連禍結四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
武是為下策始皇不忍小忿而輕民力恢長城之固
延袤萬里輪轉之行起於負海疆場未定中國內竭
以衰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北年饑饉
而北邊尤甚今發四十萬衆賁三百日之糧東據海
岱南取江淮然後能備計其道理一年尚未集合兵

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朽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
城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
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米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
當自資食加二十四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
往事揆之軍出不滿百日牛必死盡且餘糧尚多人
不能勝此三難也秋冬甚寒春夏則多風膏釜鏹薪
炭重不可勝食精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勢
不能久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
虜徑遁逃勢不相及幸而逢虜則累輜重如遇險阻
銜尾相隨虜邀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
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又復引古者名將
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論邊事凡三篇及當出師庭
議尤固爭之宜先憂山東莽怒策尤為庶人以董忠
代之師久屯不行運轉不已天下搔動翼平連率田
況奏言民背不實莽復三十稅一以况忠言憂國進
爵為伯衆皆罵之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巨毋
霸長一丈六尺大九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匈奴出
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輶車不能勝即以大車駟馬
載霸詣闕願陛下作大思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軍
一人虎賁百夫迎之於道京師門不容者開太高之
欲以示百蠻意欲以諷莽莽聞而惡之留霸新豐更
其姓曰巨毋霸謂因文太后霸王符也博以非所宜

言棄市其

十二年大順時之今春夏斬人都市二月壬申月正黑七月大風毀玉露臺杜陵便殿乘虎文衣載在室匣中自出立於外堂上良久乃委地莽欲示萬世之基乃營長安城南隄封百頃以起九廟黃帝虞陳胡王齊敬王濟北閔王凡五廟不毀云濟南伯王元城孺王陽頊王新都顯王黃帝廟東西南北各四丈高十七丈餘各半之金銀雕飾窮極工巧費用巨百萬卒徒死者以萬數鉅鹿馬適求舉燕兵以誅莽發覺誅死南郡張霸江夏辛收王匡等起兵於綠林下江共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合羣為池其

十三年更州牧為監如刺史莽子臨與莽侍婢通恐漏洩乃謀殺莽發覺自殺秋陰霜殺菽關東大饑莽問群臣擒賊方畧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宜誣天文以凶為吉太傅唐遵飾虛偽以取名國師劉歆顛倒五經毀壞師法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業羲和庖匠設六管以勞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以取容今下情不得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莽怒令虎賁扶祿出時民皆鐵愁州縣不能慰安又不得擅發兵故盜賊浸多唯冀平連率田況發四萬人授以兵車與刻石為約亦盾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莽切責况擅發兵赦罪記

以擒賊况自請出擊賊所向皆破莽使况領青徐二州牧况請無出大將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散小國徒其老弱置大城中積穀并力固守賊攻城不得勢必不能聚所過乏食以此招之則降擊之則滅今出大將軍郡縣苦之乃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二州盜賊必平莽畏惡况陰為發代賜况書將代監其兵况隨使者還齊地遂敗其

十四年閏月霸橋災數千人沃之不滅關東民相食蝗蟲蔽天自東來至長安入未央官發吏民設購賞以捕之時下江兵威新市朱鮪平林陳收皆復聚衆莽遣大將軍孔仁嚴尤陳茂擊之前州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擊赤眉巨丹皆敗莽知天下潰叛乃分遣使除六管諸禁詔令民不便者皆收還之特世祖與伯升起兵與平林合攻棘陽十有二月有星孛於張筵其

十五年二月辛巳劉聖公立為更始皇帝即世祖之族兄也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號百萬擊更始二公兵敗於昆陽關東震恐道士西門君惠謂莽從兄王涉曰讖云漢復興劉秀為天子天子國師劉歆是也先是歆依讖改名秀涉以語大司馬董忠共語歆歆於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歆亦怨殺其二

子又畏大禍將至遂謀與忠切莽東降忠等誅死歆涉以親近莽惡其人聞遂隱誅歆涉自殺莽師徒外破大臣內叛無所復信憂慙不能食性好小數但爲厭勝之事遣人壞漢園陵景慰云無使民復思漢如此類也崔發言國有大災則與以厭之莽乃率群臣至南郊大哭告天下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甚者除爲吁嗟郎漢兵至遂發莽先人墳墓燒其棺槨焚其九廟火照城中十一月戊申朔漢兵入城城中人皆降避火前殿莽猶按式迴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乃昇漸臺執威斗抱符命群臣從者尚千餘人王邑兵盡乃還父子守莽下脯時兵衆上臺邑等戰死邑者成都王商之子也莽藏室中地隅間校尉公孫賓就斬莽頭軍人爭莽身支紛節解肌肉齶切遂傳首詔更始于宛孝平后曰何面目復見漢家遂投火而死後姪瘞有志操自劉氏廢稱疾不朝會莽欲改嫁之今立國將軍孫建子將醫問疾后大怒鞭其旁侍者發怒不起莽遂不敢逼之鍾武劉望聚衆汝南稱尊號嚴尤陳茂投之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十餘日望兵敗尤茂并死司命孔仁以兵降漢乃嘆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乃自刎死本傳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安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衰之際勤勞國家直

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莽既不仁而有邪佞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惡而成篡奪之禍推此言之亦有天時非人力也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謂唐虞復出乃始恣睢奮其威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被諸夏亂起蠻貊未足逞其欲焉故海內夏然喪其樂生之心內外怨悵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今天下城邑爲墟丘壠發掘害偏生靈延及朽骨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經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亡滅此皆亢龍之絕氣非命之運會紫色鍾聲餘分閏位爲聖王之驪除云爾王莽既敗天下雲擾大者建州郡小者據縣邑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據隴擁衆收集英雄班彪在焉彪即成帝婕妤之弟之稚子也嘗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代然後始定昔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乘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論曰周廢典與漢稍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郡縣治民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祚短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

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其位不卹於人心是以即位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騷動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豪傑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嘗曰先生之言周漢之勢可至於見愚人習識劉氏而謂漢家重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氏逐而得之時民復知漢乎彪感其言又閔禍患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於稷禹成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遭遇異時而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後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運紹之始起豐沛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福祚必有明聖顯應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爲神明所福饗天下所歸徃未見亡命功德不紀而能崛起於此者也世俗見高祖起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比於逐鹿捷者幸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俗所以多亂臣賊子也若然豈徒掩於天道又不觀於人事也夫鱗鱗流離羣蹙道路思短褐之襲稽

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也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隗禬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就鼎鑊伏鎖烹煮分裂又況麼麼不及數子哉而欲掩干天位者乎是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竊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屑之子不秉帝王之量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欲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汝家婦汝世貧賤卒得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羽必亡之劉氏將興是歲陵爲漢將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曰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爾謹順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陵心其後果定漢陵爲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敗之機傳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丈夫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日是堯舜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信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而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

鄴生之說悟戊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必舉此高祖之大略也所以成業焉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夫初劉媪姪高祖夢與神遇雷電晦冥有龍蛇之恠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媪武負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

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趣舍不厭斯位符應不同斯慶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鑕之英雄誠知淵覺悟畏禍戒超然遠覽昭然深識收輿陵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警說審神器之受授無貪不可幾者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彪知置不寤乃避難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訪問焉舉茂才爲徐令彪子固字孟堅明帝爲郎據太史公司馬遷史記自高祖至於孝武大功臣紹其後事迄於孝平王莽之際著帝紀表志傳以爲漢書凡百篇述其帝紀其辭曰

皇矣漢祖慕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於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

越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人五星同晷項氏畔矣絀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怒乘釁而起席卷三秦割據山河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欺述惠紀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農不供貢罪不收卒官不新館陵不崇基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高漢道述文紀

孝景范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念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忒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乃迪斯文憲章六學統一聖真封禪郊祀祭秩百神協律改正享茲永年述武紀

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蓋講張實獻實聰罪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紀

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邁燁耀威靈龍荒朔漠莫不來庭丕承祖烈尚於有成述宣紀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老優容亮直外割禁苑內損御服離官不衛山陵不邑闈尹之疵穢我明德

述元紀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壹闡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揚述成紀

孝哀彬彬克摯威神凋落洪枝顛倒鼎臣婉孌董公

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橈實凶述哀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

凡漢有天下地東西萬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二千

三百六十八里隄封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

四百五頃除邑居道路山林川澤郡國不可闕者定

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六十七頃郡國三事三十

縣一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三侯國二事四十一戶

千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六百五十九

萬四千九百九十八人此在國家強盛之時

凡漢紀其稱年本紀表志傳者書家本語也其稱論

者臣悅所論粗表其大事以參得失以廣視聽也惟

漢四百二十有六載皇帝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

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于萬嗣闡綜大猷命立國典以

及群籍於是乃作考舊通連體要以述漢紀易稱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詩云古訓是式中興已前一

時之事明主賢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亦足以監矣

撰漢書百篇以綜往事庶幾來者亦有監乎此其辭

曰

茫茫上古結繩而治書契爰作典謨云備明德惟馨光於萬祀其在中葉實有陶唐丕顯伊則配天惟明蕩蕩厥猷有煥其章至于周對日重光於赫大漢統辟元功穆穆惟祗二祖六宗明明皇帝纂承洪緒遭國閉凶困於荼藖實天生德應運建主矯矯俊臣惟國作輔綴我思成有德思祐撥亂反正大建惟序武功既列迺贊斯文禮惟前軌命我小臣爰著典籍以立蕃勲綜往昭來永監後昆侍中悅上

漢紀本凡七萬二千四百三十二字

王莽一萬字莽攝政三年即真十五年合十八年

前漢孝平皇帝紀卷第三十

